

清
(一)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畚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清(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清

浙東紀略 十一則

嘉定縣乙酉紀事 八則

研堂見聞雜記 九則

甲申朝事小紀 全

鹿樵紀聞 全

揚州十日記 全

秋思草堂遺集 全

廣陽雜記 一百二十一則

池北偶談 一百零二則

香祖筆記 三十五則

板橋雜記 五十五則

松下雜鈔 二十二則

目次

徐芳烈

朱子素

婁東無名氏

王朝

梅村野史

王秀楚

女史陸莘行

劉獻廷

王士禛

王士禛

余懷

闕名

歷代小說筆記選 清

螢窗異草 十三則

淶水亭雜識 七十四則

西征隨筆 三十則

觚賸 六十八則

笑笑錄 一百二十八則

消夏閑記摘鈔 五十則

聽雨軒筆記 三十八則

西清筆記 四十三則

蜀碧 三十九則

明齋小識 二百零四則

新齊諧 三十五則

續新齊諧 三十二則

茶餘客話 五十八則

履園叢話 一百十三則

灤陽消夏錄 二十則

槐西雜志 三十二則

二

浩歌子

納蘭性德

汪景祺

紐 琇

獨逸窩居士

顧公燮

清涼道人

沈 初

彭遵泗

諸 聯

袁 枚

袁 枚

阮葵生

錢 泳

觀奕道人

觀奕道人

咫聞錄	四十九則
虞初新志	二十四則
虞初續志	十五則
夜雨秋燈錄	七則
歸田瑣記	三十則
浪跡叢談	四十一則
浪跡續談	四十三則
四時對雪樓雜錄	全
香飲樓寶談	二十五則
南浦秋波錄	五十九則
金台殘淚錄	三十一則
夜譚隨錄	七則
蟲鳴漫錄	六十四則
鷗陂漁話	三十四則
重論文齋筆錄	四十則
郎潛紀聞	五十七則

目次

慵訥居士	張潮
鄭澍若	宣鼎
梁章鉅	梁章鉅
梁章鉅	梁章鉅
陳登龍	陸長春
華胥大夫	華胥大夫
華胥大夫	華胥大夫
霧園主人	采薇子
采薇子	葉廷瑄
葉廷瑄	王端履
王端履	陳康祺
陳康祺	

燕下鄉脞錄 四十八則

冷廬雜識 一百十二則

瀛海雜志 五十七則

壺天錄 二十四則

金壺七墨 八十六則

兩般秋雨盦隨筆 五十九則

蘿菴游賞小識 三十則

閒居雜錄 一百二十五則

此中人語 三十則

耳郵 五十八則

鋤經書舍零墨 八十八則

津門雜記 九十六則

淞南夢影錄 六十一則

雨窗消夏錄 二十八則

賭棋山莊筆記 十六則

春在堂隨筆 二十八則

畏廬瑣記 六十二則

陳康祺

陸以湑

王 韜

百一居士

黃鈞宰

梁晉竹

李慈銘

竹柏山房

程趾祥

羊朱翁

黃協損

張 燾

黃協損

牛應之

謝應鋌

俞 樾

林 紆

歷代小說筆記選

清

浙東紀略

清徐芳烈

乙丙之交。大清尙未一統。浙東一隅。亦以南北分之。紀實也。使易辨也。

甲午春。潞藩自淮而南。次武林。請居焉。

乙酉五月十一日。清兵至金陵。弘光皇帝走。城爲之空。

二十五日。馬士英從太后至杭。武林沸騰。

初十日。陳盟朝監國。出語士英曰。「事不可爲矣。」午後。總兵鄭鴻逵亦至。鴻逵卽請監國入闕。不允。詰

以官眷渡江。亦不允。遂出城。時黃道周適在江干。連章勸監國卽位。且責馬士英誤國賣君之罪。薄暮。陳

鴻範遣報城中云。「北使明日至。且許監國仍令五浙也。」

十二日。監國遣官持諭召陳盟入闕。盟具疏辭。遂之剡上。是夕。會稽庠生王毓著（字元趾）感痛激烈。

作憤時致命篇。首曰。「羣奸誤國。廟社淪行。憤懷事變。恨不手斬賊臣之頭。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

肉。養兵千載。大帥惟識奔逃。積粟千倉。墨吏半肥私橐。」又云。「冠裳世祿之家。養窟以待新朝。郡邑蒞

事之長。收鬪以修杭表。追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衫。供奉大清之牌。遍傳黔首。文非飾過。則口暫屈必伸。當

效會稽之辱。忍耻苟全。又云長往不返。駕言東海之逃。又云「呼號莫聞。痛哭無路。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稱五死。何俟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惟茲清流碧水之中。正是明倫受命之地。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踪。魂果有靈。當逐伍言之怒。真能雪耻。自任願激發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致相招于冥土。」又遺書上左都御史劉宗周曰。「著已得死。所望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中夜不語。兄弟不別。妻子命開沽醪。正襟浮白。勞以餘瀝。且戒勿從。持炬出門。貼致命篇於宋唐衛士奇之祠壁。肅衣冠赴水於柳橋。

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字啟東。號念台。六月十三日。北兵至杭。二十三日絕食。二十五日乘舟入鳳林。投西洋港。救不死。遂詣辭先墓。暫息靈峯寺。北使以書幣聘。劉口授答書曰。「大明孤臣某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貽譏名教。取玷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原書不啓投還。」自此勺水不入口。作絕命詞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堽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奉高。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又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又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遺命下葬。暨牌於墓南道。顏其額曰。有明念台先生藏衣冠處。劉宗周婦曰氏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吾生平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王。絕食久。後子洵泣請曰。「尙有未了事否。」先生曰。「他無所事。孤忠耿耿。又命洵曰。「汝

停我於山。當於三年後葬。」洵問之。先生曰：「先帝梓宮尙未落土。」門人環侍。嘆曰：「學問未成。命賴諸子。爾曹勉強去。」閏六月初六日。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北首臥。初七日。命取几上筆硯書魯字。初八。傳言投見鄉紳歸。先生聞之。太息。齧齒者再。戍刻氣絕。雙眸炯炯。雖殮不瞑。二十一日。台州紳衿士庶。共推擁魯藩監國。以張國維。宋之普。居內閣。陳函輝爲詹事。張文郁爲工部侍郎。國維仍管工部事。乃告歸募兵。又于嵎縣山中徵陳盟者。再盟辭疾不赴。而越中當事聞之。已俱有擁戴迎立之意矣。

斯時大軍雲集。自起事以來。浙東蜂湧之將。不可勝紀。人盡招兵。人盡派餉。甚且抄掠頻聞。搜括殆遍。始猶取投北者。括其財。繼則富家大室及農工商賈之人。靡不推索。誅求。題官送筭之類。種種惡套。轉相効尤。日甚一日。愈競愈巧。愈出愈奇。而諸營曾無壓足。嘗稱匱乏。識者知爲不終朝之計。而實亦莫之能挽也。王之仁原食甯餉。因其子王鳴謹防守定關。甯餉多爲所留。於時西興營兵稱匱乏之仁。乃首攻吳孟明。金蘭姜一洪。張六口四家。令各出十萬金相助。遂有以賂鑽入他營求庇者。於是派助之議起。而方國安之營加甚焉。更且大小相欺。強弱相併。如都督僉事裘尙爽。原以嵎兵食嵎餉。而淮撫田仰從海上來。乃遂分派一萬。而方國安中軍定南伯俞玉。又欲分十分之五。以餉兵。開遠伯吳凱。原以台兵食台餉。而總兵李礎。尊派黃岩。長史谷文光。坐派甯靜。國舅張國淩。坐派天台。而張總鎮及本道標。又復坐派臨江。並吳凱之兵。無仰給。孫嘉績。熊汝霖。原以姚兵食姚餉。而靖江伯王鳴謙。提兵至姚。欲其盡供。王用不聽。支取。至於定遠將軍陳悟。行檄西征。問渡東海。移鎮臨山。奉旨撤回。終住餘姚。殺金原。張岱之子張鉞。盡

取金帛妻妾而有之。總督水師荆本徹奉命西征。不過浙西一步。而權取甯餉。打糧屠毒蛟水。幾無安堵。臨數百里地面。則盡爲方國安諸營。札取屋廬作寨房。門壁燒營火。今日捲東。明日捲西。以致室家離散。村落蕭條。有難一一道者矣。然而江上諸師志猶奮銳也。樞輔張國維慨訂戰期。欲以初八日始有連戰十日之約。方國安諸營及張國維兵司上流。

蕭山株墅翁遜字大生。向與陳潛夫熊汝霖共事。至是聞磧溪渡方氏先潰。江上軍無固志。翁扼腕甚。自陳請再視江潯。沿江上下疾走數百里。壁壘皆空。還謂陳曰。國尙可爲乎。南北淪陷。不意又及江東也。皇皇欲何之。我將以錢江潮盡我鬱憤也。請先辭去。遂躍入大江死。

六月初二日。諸暨庠生涓池傅日炯。字中黃。走門人何綦柄齋頭。晏訣悲歌浩歎。作絕命詞曰。國耻未伸。母命如線。勢不可爲。髮膚將獻。畜固難存。雍亦羞見。賚志已滿。死不當殮。其母錢氏知炯之殉難也。特來戒其酒。恐人以炯爲酒誤也。炯受教。送母歸。冠孝巾。服麻衣。往宗祠別祖父。又歸別其母。母躬具酒。餽命幼孫。持漿滿觴。而三酌之。慶慰備至。至末觴。則跪而勿飲。母詰之。則曰。子樂母戚。是弗忍飲。母曰。兒飲。子勿戚也。遂飲之。炯更滌觴。酌獻母曰。惟願我母無楚於家。母復笑飲之。母子歡飲。半日。炯乃呼母上坐。四拜永訣。而出。炯回顧母亦顛。炯母又卽命曰。兒勿顧。於是竟往江潯。忽憶江中有石名曰又羅石。其形挺直。其平如削。又高歌曰。世汚濁兮涓江清。人善時焉羅石古。惟伊人兮客何方。逍遙此兮石上旅。吟畢。投入江中而死。次晨。乃果於又羅石上獲尸以歸。

馬士英携家眷匿嵒縣大岩山中。居數日。入四明山之金鐘寺剃髮。北至出降。北盡殺其兵於林中。令騎

一駟之台州。招降方國安。已渡黃岩。與北隔江。北白標先至。方元科欲盡殺將士妻妾。決死一戰。國安猶豫不忍。北兵抄出後路。馬士英適至。爲先容。諸軍一夕圓帽成。髮盡落。頭盡白。人盡清矣。方國安出。方元科等亦降。

嘉定縣乙酉紀事

清朱子素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三月丁未，思宗烈皇帝既殉社稷，其年夏五月庚子朔，南京文武諸大臣奉福王監國壬寅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弘光元年乙酉春三月，北兵由河南分道南下，夏四月丁丑破揚州，五月庚辰渡江，壬辰聖安帝西幸忻城，伯趙之龍，李文武開門迎降，北帥豫王遂入南京，方議分兵徇諸郡，未發，從降臣請傳諭安撫，乃以前御史王懷大理丞劉光斗鴻臚少卿黃家鼎等分行，是時三吳百城望風奔潰，長吏多解印綬去，其士大夫或聚鄉兵保鄉土，或從江湖起義，往往而是，家鼎至蘇州，巡撫霍達走太湖，會前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入郡，家鼎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鼎及從者數人，盡誅之，發取庫積而去，家鼎副使周荃本郡人，獨匿民間得免，倉皇歸豫土，且請兵，王聞家鼎見殺大怒，遂發兵八萬分下蘇杭，而吳郡之被兵自此始矣。

六月二十七日戊寅，吳志葵率兵入城，旋去入海，百姓聞志葵至，執香以迎，志葵慰諭曰：「昨不殺北官，恐爲民累也，今上流官軍旦夕舉事，爾民各宜聚鄉勇守地方以待。」食畢遂去，偕志葵來者爲前都督蔣若來，視庫存銅銃數十，使人舁之行，遂由徐家行入海。

閏六月十三日，薙髮令益急，人心益憤，市上大呼曰：「安得官軍來爲我保此髮膚，苟有倡義者卽揭竿相向矣。」於是諸鄉義兵不約而起。

十四日甲午境內義兵會剿東關。夜焚北船四十餘艘。斬首八十三人。得勝以身遁。是時邑中首義爲舉人王某及弟諸生某。起於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閣部監紀知縣支益。起於石岡。先後悉起。王某等初謀約以十五日潛師入城。誅北官守城隍。俟四境雲集。然後內外夾擊。殲東關之敵。規圖掃蕩。會十四日早。忽傳吳總鎮合諸路兵復吳郡。殺敵過半。已勒兵而東。俞飛熊以飛檄至。飛熊邑人。令嘉定鄉兵環集城下。午後協力會剿。於是遠近歡呼。持兵爭赴。王某等卽率其衆同石岡南翔兵齊至南門。欲入城。城門已閉。城上謝曰：「殺敵者從東門去。」蓋須明微拒之也。而志葵亦未嘗至。諸兵不得已徑趨東門。與北兵隔水而陣。薄暮。崑山陳參將宏勛提兵來赴。入自西門。明微止之於城隍廟。名曰犒師。實則尼之。宏勛善槍。明微與之揖。令家丁竊去其槍。宏勛回顧失槍。覺其意。卽不食去。時我軍與北兵矢礮相當。互有殺傷。得勝見勢危急。據高岡。使其兵三五作隊。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返旆。石岡踵之。亦却走。獨王莊首令都司許龍。率先赴敵。戰頗力。頃之中流矢死。我軍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二十三都素稱盜藪。其人皆輕捷敢戰。斬殺甚多。時漏下三鼓。諸兵蜂擁而前。競舉火燒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毘陵京口諸處。所獲精金美珠名劍寶刀無數。悉付一炬。其未及燬者。盡爲鄉兵取去。舟中多載婦女。悉被焚。其中一女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幸救我。」鄉兵皆曰：「可躍入水。」女哭曰：「我是被鎖不得脫。」語未竟。烈火燒其身矣。煙焰蔽天。通紅數十里。天明始熄。得勝乘夜東奔。狼狽得達。成棟聞變。震驚繞牀而走。終夜不寐。

十九日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入城。與士民分部巡守。淳耀等令元演作書。急趨其父峒曾入城。鄉兵

亦列職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其子元演、元潔及邑諸生朱元亮等佐之。西門，涼耀爲主。其弟諸生淵耀佐之。南門，秀水教諭龔用圖舉人張錫眉爲主。邑諸生夏雲蛟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太學生朱長祚等佐之。處分已定，各帥衆上城巡邏。嚮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啟閉。仍用屋木亂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二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並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下戶只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給錢日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是日，一鄰鄉兵縛投牒者至，稱爲間諜，鞠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等語。

二十一日，獲太倉賊四人，梟於市。是日，志葵牌至云：「即日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午後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前互異，嚴鞠之。供爲太倉賊浦漳、浦嶠僞造，欲乘我不備，襲取我城。旣得實，立斬之。爾時聲氣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望重，避難士民扶老携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揚白旗，大書嘉定，俟勦義師。奈兵餉兩絀，所伏惟城外鄉兵。諸鄉兵至，是各保村落，不可復聚矣。乃遣人多齎名刺，凡在嘉定轄中，悉訪其拳勇少年，勢力能鼓衆者，敦請來前，備賓主禮，假以詞色，令各歸集衆。因誡曰：「勉之人，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辦此兼可自爲匪獨爲人也。」此輩驟蒙下交，皆驚喜，頗爲效力。皆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鄉兵益盛。而是日，石岡有鍾氏之禍。人言鍾益嘗在史閣部標下，領胖襖銀五千兩，揚州破，悉飽私

秦盡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兄弟死者五人。悉斷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鎮獲明徵妻子。斬割屠裂。一如明徵。而南翔復有李氏之禍。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其裔孫貢士李陟。年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就鎮中糾合義旅。號曰定軍。未就。里兒忌之。聲言李氏潛通清兵。因率擁至門。陟與其族抗之。等自恃無他腸。對衆罵。罵自若。市人素畏李氏。恐事定後。陟等必正其罪。佯言搜得奸細。李氏無少年皆殺之。投尸義塚。縱犬食其肉。慘酷備至。莫敢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槍戮死。棄屍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城內外殺人無算。窮鄉僻壤。自相讐殺。時正亢旱。炎威迫人。道傍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鄉兵。無遠不屆。事露。引頸受刃。卒無一言。民間鼎沸。凡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爾時雖五家之市。亦稱鄉兵。以無餉故。大率一至城下。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流光皇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于是來者漸衆。

七月初四日。癸丑。城陷。左通政侯嗣曾。進士黃淳耀。教諭龔用圖。舉人張錫眉等。皆死之。成棟進兵。居其城。五更大雨。守城百姓。盡立三晝夜。兩眼泥爛。已膏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濕。兼之飲食盡絕。不能日支。於是漸有去者。嗣曾父子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止。然不能禁矣。北兵攻愈急。多舉雲梯衝城。一將以大桌覆其首。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嗣曾猶坐城樓。指揮自若。二子待。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語未絕。見守陴者奔過。大呼城破。嗣曾急墜。二子去。不從。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嗣曾怒。

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倉卒投淵，爲馬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成棟。梟示西門。一日復懸峒曾門右旗竿上。大署倡亂，逆賊侯峒曾首級示衆。越三日，北兵棄城去，偶懸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大學生朱之熙遇之，亟捧歸，篋送廠頭里，竟屍身不得。其僕哭於路口：「老爺殉難時，下體着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道俱爲亂石阻塞，困頓顛躓，僅乃得達。號哭求啟關，淳耀堅握鎖鑰不聽。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尙數千百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時，大雨濘泥不能行，淵耀自控一馬至，趣淳耀急乘騎，親爲執鞚。至中途力竭，有王姓者翼之行，得抵南菴。平日與其友陳傲讀書處也。主僧無等尙在，獻茶啜茶，畢索紙筆，謂主僧曰：「大帥急避，予兄弟卽此別矣。」遂鍵戶禮佛，取筆大書云：「大明進士黃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夷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復再拜，顯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嘆，遂緘其左。初，淳耀精心理學，於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旣連掇魏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敕家人勿與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聞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首泣曰：「六郎，汝豎子何無知！時事至此，汝大兄必死，卽我不忍獨生，汝將來不知流落何所，尙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家人皆詫爲不祥。至是其言果驗云。張孝廉錫眉聞城破，謂其

友曰：「宜速死。」答曰：「城破之由，不關吾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眉歸，先驅其妾入水，作絕命詞，大書於袴曰：「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俱亡，死亦爲義，舉家殉之，惜非其地，後之君子，不我遐棄。」遂自溺，衆教諭用圓抱其兄，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之事，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耶？」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諸生用厚，携妻子出避，尋自溺。蓋一門俱盡云。時守城諸公皆死義，惟唐咨禹未卽引決，爲北兵所獲，脅取金帛，無算方釋。初六日，復遇他兵，所求不遂，亂槍戮死。蓋城之初破，在東門城樓第一鋪，成棟尙在城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卽封刀。時日晷正長，日入後始發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掠，家至戶到，雖小街僻巷，無不窮搜，甚至亂葦叢棘中，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滿意方釋去。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斫一二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徧體。此屢斫使然，非一人所致也。初斫一刀，大呼都督爺饒命，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斫，寂然不動，刀聲砉然，達於遠邇，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勝計。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路旁，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百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齒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骨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婦，有美色者，掠人民舍，白晝當衆奸淫，恬不知愧，膠俗雅重婦節，其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傳矣。

研堂見聞雜記

婁東無名氏

蘇郡之雍頭也。以閏六月之十二日。令既下。民惴惴。一日而畢。已而楊文驄者。向嘗殺黃家。竊劫庫而走。盤桓湖藪間。觀釁而動。有奸作數人。擊府獄。雍頭令下。以爲民必生心。是可乘也。疾驅而至。大呼狂叫。號召居民。聚薪各城門。穴之而入。城內民亦狂呼應。各執白杖。其數萬人。公廨府舍。無不舉火。燄烟蔽日。城內亂。以爲大兵且夕盡矣。而大兵自聞變。卽移駐府學。作劇飲自如。若爲不聞也。者諸狂徒提兵至其所。見張滿以待。亦逡巡不敢動。但肆行焚呼而已。如是者一日。楊劫府獄四人去。城內人亦氣盡無成。李侍郎欲屠城。民軍門士國寶力爭之。先期出示。使居民速移避禍。至十六日。以三十六騎。自北察院殺而南。及蕪門。老稚無子遺。而蘇城始定。

雲間殉節者。夏公允彝。陳公子龍。李公待問。奚公士龍。皆以一死自盡。孝廉如徐公孚遠。則間步浙閩。至今不歸。諸生中。則如王子珩。石同弟名世。皆知名士也。一旦退隱。耕於隴上。人無一知者。客至則與話桑麻。高風隱節。人皆義之。又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力守孤城。大兵臨之。被殺者千萬計。城破慘死。可謂鐵中錚錚矣。

張獻忠之破蜀也。赤地千里。殺戮無子遺。至塞井夷竈。焚屋伐木。蠶叢數百縣。無一草一樹。雞犬存者。積屍至與峨眉齊。流血川江。數百里不絕。方其下成都也。吾婁吳志衍爲成都令。沈岱來爲華陽令。前任州守劉瞻。父爲司理。既將諸官殺之。而獨以劉吳賢聲大著。賊欲活之。劉公終不屈死之。而吳公則勉就官。

心終不平於文中連用銅馬黃巾等事。獻忠怒立誅醢之。夫人一子皆被殺。吳丁丑進士。善文章。淳篤著鄉黨人皆愛慕之。當其萬里就官。有愛之者。謂宜單車行。其夫人不謂是也。乃同行。獻賊至成都。弟士衍欲挈姪先逸。而夫人曰：「此吾一塊肉。必不以付他人。」後士衍竟間關得遁歸。而夫人與子俱不免。吳爲若放鬼嗟乎。同時被難者。有季子恕先。黃子錫侯。恕先以理訟往。錫侯以授書往。皆血化游魂。身膏野草。悲夫。劉公士斗辛未進士。廣東南海人。任吾婁二年。廉明仁恕。爲立州以來第一人。失意於郡。推官周之夔訐之。罷官解任。日州士民爲之罷市。有愁嘆者。有涕泣者。有憤憤不平者。其去也。千萬人至以石塞門。攀號不得出。後以聽按公之處分也。復還婁。千萬人自玉峰迎之。皆執香前導。蟻簇歡呼。如赤子之望見慈母。嗟乎。吾婁雖薄俗。然卽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公道之不泯。亦爲開州以來第一盛舉。後終迫於上官之議。將周之夔兩罷之。顛躓既久。復起爲成都司理。而遭賊手。雖游魂不歸。而忠貞之氣。廉明之名。與吳蜀兩邦同爲千古。

洪承疇者。閩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朝爲大司馬。總督諸道兵。與我朝戰。陣潰。疑洪亦陷沒矣。天子震悼。賜祭九壇。立碑於其戰死之地。所以議卹。議贈者甚厚。而洪公竟不死。當戰敗。爲大兵席捲而去。乃死。心事清。寵幸在人臣之右。當時之士大夫。竟無一知者。及新天子平江南。公以內院大臣。鎮撫江甯。人方知其不死。無不嘖嘖驚怪。而石齋黃公之起義也。逮至江甯。而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如果洪承疇者。則當年戰死。大子且爲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者。洪承疇碑。而安得冒若名耶。」是時。洪汗霰霰下。幾不能仰面。而黃公卒死。後洪還朝。旋統大師。勦撫秦楚。勛名富貴。當時無兩。野史氏曰。方

洪之釋褐爲進士也。實惟丙辰時。天命皇帝方以一旅起事。三韓以北。蛟龍欲起。而不知佐命元臣已於唱名五色雲中見之。君臣遇合。如磁引鍼。如薪引火。眞宰濶召異哉。我期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凡中朝臣子。皆束髮頂進賢冠。爲長袖大服。分爲滿漢兩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爲計。首剃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以其爲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爲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際。獨存漢舊。此迺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中原之人。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鼉門。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貧慕富貴。一念無耻。遂釀荼毒無窮之禍。丁亥歲。山東有謝遷奮起。攻破州縣。入淄州城。首將之獬一家殺死。孫男四人。孫女孫婦三人。皆備極淫慘。以斃。而之獬獨縛至十餘日。五毒備下。縫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耳。當其舉宗同盡。恐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亂離之後。士多戴平頭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嚴敕。方巾爲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雖巨紳孝廉。出與齊民無異。間有惜餼羊遺意。私居獨戴方巾。一夫窺。憐禍立發。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雜衆中。按公瞥見。卽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十梟斬於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旣而嚴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裝。間有鄉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仍服其衣。斃。竄行道中。無不褫衣。陵逼赤身露歸。卽爲厚幸。後幸禁少弛。

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爲奴。卽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贖之。卽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因事卽得

因緣上下累累起家爲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飢寒。更借託聲勢。外人不得輕相呵。卽有犯者。主人必極力衛扞。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爲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卽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爲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在主人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食井窳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衆。每日有數千人。鼓噪而行。羣夫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如是數日。而勢稍定。城中倡首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轉控上台。而是時新定江南。惡一代之言不祥。斥之。自是氣稍沮。屬浦君舒用事。恨其爲罪首。忽一夕牽出斬之。而天下始快。迨吳撫台至州。州中金姓以亂奴控。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復叛。而主僕之分始定。

吾妻廣文楊先生。蜀中宦家子。少年領鄉科。應南宮試。不第。遂留京。會烈皇崩。本朝定鼎。因緣覓一官。乘鐸時。蜀中大亂。張獻忠殺人無子遺。楊妻子在蜀。無可奈何。而妻之盛。秦昭方釋褐。爲陝之洛陽令。洛陽與蜀爲南北襟喉。楊以盃酒餞之。曰：「倘至彼中。得吾家消息。勿斬片鴻。」盛姑領之。赴任一載。偶以事出。見有婦人負書。匍匐道左者。衫襟敝裂。行止仍大家物色之。卽楊之室也。適假之一椽。周以薪米。飛書廣文。婦人囑落一指。以血作字。同指裹來。楊得之。慟卽出二百金。授來地。使僦車南下。已而南宮期近。楊例得同應公車。竟不能忘情雞肋。束裝且北。舟至京口。有北舟歛然而南。訝問之。則楊夫人之舟自陝來也。相別十餘年。流落萬死。又不意猝遇於兩舟之偶觸。相對大慟。誠不能使其鐵石作心也。向使早暮無

打鑼之警。卽兩舟覩面失。廣文且至北。又不知幾閱月後。適晤矣。楊於是意慘甚。斷絕公車。念謝同行者。擁夫人南。有一女。方楊出門時。尙在襁褓。今已覓婿。同兩家丁。出入萬死。吳尾楚頭。一朝合鏡。誠古今一奇也。

辛丑正月。大行旣賓天。哀詔至吳。吳縣令任某者。素貪穢。郡人惡之。至是復以漕米徧糶易金。以飽撫臣。朱國治於是郡人大譁。而詔適至。吳諸臣哭臨。郡諸生數百人。環聚於龍馭之前。愬縣令不法狀。撫臣愕然大驚。而又陰觸其諱。遂倡言此謀逆者。卽以鎮鑄繫諸生。閉之獄。具疏於朝。特敕大臣勘狀。勘臣至江甯。諸生十八人。皆械訊。箠數十夾。幾棍幽繫牢中。獄就。駢斬於市。而郡紳顧松交。予咸素與撫臣議左。撫臣心銜之。諸生之變起。撫臣始亦欲松交爲調人。松交不應。於是願得而甘心。旣具疏。勘臣至。逼諸生。並牽染松交。亦卽逮至江甯。同閉獄。去不死無間矣。松交好友張無近。爲之行金上下。捐數萬金。與四輔特批免絞。並免革職。得不死。而諸生斬未斬之先。撫臣在江甯。一夕馳歸。郡守余公午入議事。陰諭之。至晚。同郡倅領騎四出。將十八人及顧家。一一抄沒。男女啼號奔走。卽踰墻越河者。縛之無一免。而財盡入官。輿皂及諸上官。各業業挾歸。質明。將諸人送獄。黃童白髮。啼哭滿路。後皆流上陽保。

諸生有金聖嘆者。有逸才。批七才子書。一時紙貴。是變爲哭廟文。亦入獄。同日斬。明史之獄。發難於吳之庸。後攀染無數。凡藏書者。與著書一體同罪。嚴旨逮捕。吳江有兩生。一爲潘聖章。一爲吳炎。平日閉門讀書。亦私著明史一部。藏之家。未及梓。莊允誠以其同心也。列之參評。後按籍擒捕。兩縣令一司理。登門親緝。一則方巾大袖以迎。一則儒巾襤衫以迎。辭氣慷慨。凡子女妻妾。一一呼出。盡

以付之。兩縣令一司理。謂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爲破卵。兩生曰。吾一門已登鬼錄。豈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而挺身至杭。就訊。既見兩部官。痛罵不屈。夾二棍。罵益甚。兩部官蹴其齒。盡聞。兩生於我朝定鼎之後。閉關不與人通。一以著書爲事。其譏明史也。虞山錢宗伯以書三航。供其纂輯。至今髮未剪。亦首陽之民。其慨然以妻子齏出者。豈真鐵石心哉。一腔熱血。有難言者存矣。

甲申朝事小紀

清 王 朝

凡例云是編之輯專紀崇禎宏光兩朝忠節諸公及朝野闕失其間詳略參差隨見隨紀若事已入史傳者不更贅至文采不倫或出諸文人學士之筆或竊之裨官野史之餘依文直紀不敢妄有改竄
禁禦秘聞

宮女讀書

凡內廷選入宮女未有名位則曰某人女必連其父之名爲稱恐得寵後防假冒也女初入門選內宮之博學善書且有德行者教之讀書先讀百家姓千字文次及孝經女訓女孝經女誠內則詩經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其有志學者隨意讀之學規最嚴能通者陞女秀才陞女史陞宮正司六局掌印凡宮中太后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爲贊禮官主引禮其宮女有罪發落責處或墩鎖或提鈴以苦之提鈴者每夜起更二更三更四更之交四點則自乾清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門仍還乾清門裏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不許避辭其鈴聲遠聽若四字一句之文如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水戲奇法

熹廟好馳馬看武戲又極好水戲用大木桶大銅釘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之以爲笑樂皆自運巧思出人意表

天子巧藝

熹廟性好爲匠。在宮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鋸。斲削引繩度木。運斤成風。施設旣竟。卽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爲之。性又急躁。有所爲。朝起夕卽期成。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改毀。惟快一時之意。當其執器奏能。解衣盤礴。非素善侍臣。不得窺視。或有緊要本章。奏事者在側。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且聽之。畢卽分咐曰：「汝們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營造得意。卽膳飲亦忘。寒暑罔覺。其專意如此。

萬乘刺船

熹廟五年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卽幸西苑。與巴巴卽客氏乘舟。飲酒樂甚。上身自刺船。二內臣佐之。隨波盪漾。方相顧歡笑。擬若登仙。倏忽大風陡作。舟覆。上與二內臣俱墜水底。兩岸驚呼。從者俱無人色。內官談敬急奔入水。負帝以出。二臣已斃於水。船上金寶酒器。並湮沒無存。

客禍絕嗣

天啟時客氏以乳母擅寵。妬不容后有子。初立中宮張氏。乃河間生員張國紀女。客氏捏言是重犯孫二女。譖欲斥之。張后有孕。客暗囑宮人於捻背時重捻腰間。孕墜。又裕姬張氏亦有身。客矯旨斥其答應。內使封閉其宮。絕其水火。無所飲食。數日匍匐於簷溜下。伏啜雨水數口而氣絕。又成妃李氏。平日見裕妃活活餓死。慮后来亦招其毒。預將乾食藏於宮簷瓦磚縫之中。後亦果絕其飲食。幸得前食。食之不死。

魏闈始末

魏闈原名李建中肅寧縣無賴子也。家貧，妻改適，無子，自刑入宮，掌甲字庫，漸饒裕。時光廟在春宮，殊淡泊，忠入爲辦膳，凡財物玩石，必營獻之，希寵。又陰結乳媪客氏，內援光廟，登極，忠已得勢，及熹廟立，楊紳卽參忠二十四款，旨下司禮監查明具奏。忠巧計，時內臣有與同姓名者，將事款卸其名，下而身在御前，爲之營救，事得寢，乃改名魏忠賢，性善射，好蹴鞠，跑馬，熹廟所好，頗相同，因極寵愛，外結朝士爲線索，逆焰滔天，殺妃嬪，絕皇嗣，皆出其手，至糾參者七十餘疏，皆置不問，竈煬於上，羽黨於下，至稱賞忠賢功德者，日累千百，出外小民戶設香案，供花插燭，路旁跪迎，馬塵蔽天，車聲震地，普天下郡縣皆像立生祠，內閣諸公又欲爲降九錫，姪良卿封伯爵，良材蔭都督，同知駱僭橫侈，神人共憤，梟首河間，奚足蔽其辜也。

客媼始末

客氏名巴巴，定興縣民侯氏之妻，生子一口國興，景歷三十三年入宮，乳皇長孫，天啟初封奉聖夫人，住咸安宮，每日黎明至御前，夜分始歸，與魏忠賢相表裏，凡危中宮，殺裕妃，絕皇嗣，皆客氏謀，自居皇上八母之一，穢聞豔煽，道路傳謂上甫出幼，客先邀上，隆寵矣，出宮入宮，必傳特旨，清塵除道，儀仗大約與皇后同，內臣皆蟒袍玉帶，步行擺隊，客氏盛服，褙乘錦玉輦，從宮婢數百，前提御爐，焚爇沈香，氳氳如霧，紗燈角燈，紅蠟黃炬，亮于數千，黎明耀如白晝，呼殿之聲，遠近數里，清徹悠長，擬於擊蹕，從者數千，皆車如流水，馬若游龍，客氏張青蓋羽幟，儼然神仙在上，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都人上見者，無不咋舌，到家升堂，登坐，衆役叩頭，稱千歲，千歲，其聲如轟雷，賞犒銀錢，不下千萬，一日三餐，上仍徹御膳，賜其家中，使絡繹旁午，住家中朝事，無不出其手，子國興封伯爵，天啟七年，勒歸私第，臨行赴熹廟，梓宮前，出一

黃袱包。上繡龍紋。內包數指甲。齟齬。焚化痛哭而去。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笞死。焚尸揚灰。子國興。伏誅。弟容光遣戍。

宦者姦淫

閹人割勢。以便宮中役使。古今用之。豈有勢既割去。尙能淫亂者乎。嘉靖中。宦者劉榮與宮人亂。事聞。黜役遣使。天啟間。宦者趙進教。徐應元。魏忠賢三人相爲嬖友。又魏忠賢與宦者魏朝共私。客氏。世法錄載。石允官河南僉事。民女被閹宦逼淫而死。問抵刑。合數事觀之。宦者姦淫不虛矣。通鑑世法。係儒生作。或不及詳酌。中志乃宦者作。亦言及此。要不妄言也。

崇禎宮辭。王譽昌撰。

熹宗崩。大奄魏忠賢謀迎福王。懿安召上入繼。大統密戒云。「勿食宮中食。」上從周皇親家作麥餅。懷以自餉。

禁中有東一長街。西一長街。街有樓。樓以石爲座。銅爲壁。銅絲爲窗戶。中設路燈。每日晚內有供用庫監工。灌油燃火。忠貢概令廢之。以便偵察。諸宮諸直房之言動也。至是乃復舊焉。

凡奉旨點收宮人。選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擇日拜先聖。請詞林衆老師。從北安門出入。每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贄。給內則一冊。並千家詩。千字文。諸書。有犯老師批本。監提督責處。輕則學長以界方打掌。重則罰跪於聖人前。每日暮臨散。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腔韻而已。上以其褻詞臣。更用內臣之有學者掌教焉。

上喜讀書。各宮王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則隨手批覽。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羣臣。因而頒行天下。士子咸誦焉。

翊坤宮有放鴿台。每飼善鴿。當風日晴朗。領以一二帶鈴者。縱之羣飛。盤空而上。鈴聲直逼層霄。

一日上諭買元宵。卽粉團也。所司隨進一碗。上問其價。曰「一貫錢」。上笑曰「朕在藩時。每以三十文買一碗。今算一貫耶」。仍諭准給一貫。所司慄慄累日。

五六年間。宮眷每繡獸頭於鞋上。以辟不祥。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

上嘗過一便殿。老闍以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敢之。得古畫數幅。有一人戴進賢官者。七曰官多法亂。有數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

每日暮。各宮門掛紅紗燈。二聖駕臨。幸某宮。則宮門之燈先卸。東西巡街者。卽傳九宮俱卸燈。寢息承華宮。在徽音門內。陳妃居了。數年之間。止此一幸焉。

一日錢守俊侍上。天甚寒。上顧之曰「汝寒否」。曰「寒」。命取一煖手賜之。且諭曰「合此於掌中。以籠袖。則通體俱暖矣」。守俊謝恩。煖手蓋雄黃之最明透者。大如餅。重七兩。試之果然。

淨身男子。大約閩人居多。崇禎十七年中。選三次。增萬人。每歲月米增七萬二千石。靴料增五萬。其未選中者。散於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俗稱無名白內官。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門。

十八日更餘。上召太監王承恩入。整內員。爲出亡計。已而微服。欲奪門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燈籠三盞。遂回。白籠燈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

上與王承恩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俱醉，上起携承恩手，至萬壽山上崩，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脰同死。今思陵墓門之右，爲承恩墓，以從死祔焉。司兵柄者外，則李國楨內則承恩也。

長平公主被劍死，復甦，昇歸周皇親家。順治二年，主上書求爲尼，特訪元配周世顯，備物遣嫁，卒以憂傷成疾，甫週歲而逝，葬於彰義門之賜莊。

黍離小志

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此古今未經見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慘。然賊非有親舊心腹之臣，而結仇怨於不用之臣也。總原明之士大夫，自欲投用者衆，故賊之用刑，亦有二：在要津清華者，則夾以索其銀，而在冷員間散者，則夾以釋其怒。然有已受夾而仍納銀以求用者，有寧受夾而不肯到吏部報名者，人品攸分，姑並存之。

周鍾勸進表一聯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見馬士英疏。二百戶周基，良鄉人，周鍾嘗厲其家。時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戶投降。百戶手挽鍾帶至，斷不應。百戶大慟，自經。

周鍾授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並獻下江南策。逢人便云：「牛老師極爲欽賞，錢位坤授國子監丞，初牛賊不用，乃托周鍾蚤緣，僞文選司顧揚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使非凡人了。』」故京師有不凡人傳云。

龔鼎孳降賊之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爲科臣時收娶秦淮媼婦也。見馬士英疏二。

闖賊未入都之日。倉場尙書黨宗雅。御史熊世懿等。先期投降。傳言不待攻城。開門納款。卽雞犬不擾。以致守城官軍懈心。一到城下。卽有內豎等獻門。及入門。卽將獻門人殺死。又稱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爲五段。據稱以淫掠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張市店。嘻嘻自若。初來寇猶零星入搶。四五日後。恣行掠取。先令十家一保。一家逃亡。十家同斬。於是滿城百姓。無不家家傾竭。尤可恨者。搜取婦女。携抱而出。青天白日之中。俱撲抱於馬上。有一寇挾兩人者。又有身撲一人。餘馬夾帶兩三人者。不避耳目。恣行淫戲。此真古今未見之辱也。

衆賊各肆擄掠。李闖或禁之。輒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亦不與吾輩耶。」

李自成僭位詔係周介主筆。其文曰：「上帝鑒觀。實惟求莫。下民歸命。祇切來蘇。命旣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恃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襲大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略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制擅宗周。閭左之脂膏。殆盡。肆吳天。肆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祿朕起布衣。日擊憔悴之狀。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避湯火。躬於恒翼。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識帝心。未驗朕志。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嘉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下略

吳三桂討闖賊李自成檄

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平西伯吳。爲興兵勦賊。光復神京。奠安宗社事。闖賊李自成。以么魔小醜。糾集草寇。長軀犯闕。蕩穢神京。弑我帝后。禁我太子。刑我搢紳。汙我子女。掠我財物。戮我士庶。豺

狼突於宗社。犬豕踞我朝廷。赤縣坵墟。黔黎塗炭。妖氛吐燄。日月無光。成祖烈宗之陰恨。天壽淒風。元勛懿戚之盡鋤。鬼門泣日。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涉必窮乎滅頂。悲夫。悲夫。虜虜未滅。寇篋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霜圖。豈無追其三駕。乃者。駕馬橫馳。乎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悲歌。嗚呼。不共天。但憑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土。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贊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棗爲里雄。各施壯謀。共圖義旅。使不需於武庫。糗無壅於庖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醜類之鋤。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而九廟爲之鑒臨者也。

戾園疑迹

大行皇帝四子二女。太子名慈煥。甲申年十六歲。次長公主。次永王。名慈煥。少四歲。俱周后出。次定王。名慈傑。少六歲。山妃出。次坤儀公主。袁妃出。次懷隱王。田妃出。懷隱王少而甚慧。上絕愛之。登林病將薨。忽稱奶奶爲九蓮菩薩。並言奶奶卽隆慶李后。萬歷母親也。先是李皇親武清侯。以不助餉斥爵。時九蓮菩薩具言于皇子口中。因是復武清侯爵。而宮中事佛亦自此始。

闖犯闕。上命太子王出匿。而自縊。十九日闖入。卽下僞令。求王及皇子甚急。二十晨起。永王定王見執。闖令行君臣禮。不從。遂長揖。闖曰。「若父王何在。孤必無殺意。何不出一見孤。」王曰。「不能面辱於汝。自縊宮中無他去也。」闖又曰。「曾飯乎。」曰。「尙未進膳。」因進飯共食。少頃得上駕崩信。闖謂二王

曰：「若父王何苦自縊，卽存孤將與分治江南，孤不忍有弑君之名，今卽死，非我弑也，今無傷，俟大定天下，孤將裂地而封爾無憂。」因發僞將軍劉宗敏府善養之。王既至宗敏第，尙衣亦謂監視軍士曰：「我當衣素，奈何衣紅，可爲我取素衣來。」軍士曰：「何處有素衣，將往取諸宮中可乎？」王曰：「不可。」遂罷。是日有僞旨，崇禎葬以帝禮，祭以王禮，其子仍封邊方小國，從例行。二十二日，王復入朝，闕語在廷者曰：「我將以祀宋之禮待之。」往來皆乘驢。四月初九日，復入朝，闕命之跪。王曰：「我豈爲汝輩屈節，何不殺我。」闕曰：「汝無罪，姑且免。」而吳三桂之兵，且至。十三日卯刻，自城東出。二王同坐一糧食大車中，有僞都司持黃蓋覆之，以飢餓在車上索食。至通州，駐馬，百姓皆叩頭。定王失一履，通州民趨與着之。旣東，自成與三桂戰於一片石，且敗。管王亦在闕營，躍馬馳入吳軍，曰：「我管王也。」三桂留之，以故管王得無恙，而人遂傳太子爲三桂奪去。於是都民引領望太子定王入矣。十六日，闕騎乍歸，部署盡亂，未有知太子定王入者。旣而三桂入京，亦不見所謂太子定王也。而或有言定王遇害於城南之空苑者，而太子永王終不知所之。冬十一月，忽有男子同太監常某者，投嘉定侯周奎府中，曰：「我太子也。」奎不能識，奎姪鐸以舊衛引與公主相見，公主與太子抱頭而哭，哭罷，奎飯之，舉家行君臣禮。因訊太子向匿何所，何由得存。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日夜，潛至東華門外投腐店中，店中市夫心知爲避難人，貸予以敝衣代之，司權居五日，腐店恐有敗露，潛送予崇文門外尼菴中，以貧兒投托爲名。尼僧不疑，留半月，而常某偶來見予，忽叩頭，尼僧始覺與常某謀之，竟日恐不能終，常遂携歸，藏余甚密，以故得存無恙。今問公主在故來，具言如此。旁晚與公主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前來

皇親以上下行禮進膳。頗生疑釁。可他去。慎勿再至。」痛哭而別。後十九日復至。奎便留宿。奎姪鐸與奎謀曰：「此男子不可久留。留卽自害。不如遣之。」二十一日。奎語之曰：「汝非太子也。何爲數至我家。今汝第曰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則向官府究論耳。」男子曰：「我悔不從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如此何不遣行。乃欲留我何意。」奎曰：「汝第言姓劉。是假太子卽已。」男子堅不肯從。既晚。奎令家人椎擊之。逐之門外。捕營健卒。遂以犯夜擒去。明日獻之刑部曰：「此假太子也。」卽日會訊。刑部山東主事錢鳳覽勘其事。訊內府舊臣。眞僞如何。內侍常某具言：「此眞太子。」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曰：「是眞太子。」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稱太子。鳳覽大叱周鐸云：「汝一白衣。食明朝大祿。今得見太子。反云是假。良心已絕。良狗彘不若也。」鐸無詞。以對覽。復下階罵之。怒塞揮鐸一拳。百姓前壅奮擊。鐸甚困。時刑部尙書某曰：「且入監再審。」遂擁去。百姓叩頭路中。哭聲大震。擁衆獄門不去。鳳覽步送之進獄。卽取衾褥。命家人入獄奉之。明晨周鐸具疏曰：「二十日有素不識內員。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朝皇太子。臣伯父奎曠。既不能辨。請前朝公主面之。始知假冒。卽以往事。都不能對。卽日根跡此人。潛往何處。至朱乙家。次日問之。其人姓劉。有一哥哥。有母年六十。說書生理。目不識丁。卽其間稍知一二宮名。皆平日竊聽尼僧之言。而尼僧實舊宮人。二十二日四鼓。先首於北城巡營參將。夫與滅繼絕。在於聖恩。何物奸人。謬稱皇子。臣不勝舉家憤惋。據此奏聞。」卽日送入殿中。廷勘之。男子言宮中事。頗同。歷訊之。兩監多不言。有一楊某在旁。男子曰：「此太監楊常侍我。訊之可知。」楊倉猝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侍者非我也。」因呼舊錦衣常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此眞太子。」復訊之。晉王。晉王執不似。訊之。舊司禮太

監曹化淳王之俊王德化皆言不似。獨高常侍太監曰：是。遂下常內監及錦衣十人同僞太子同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常內侍舊錦衣外無敢復言是者。尙書公問云：「爾的係何人來冒太子自何人主使？」男子曰：「我實太子。汝既以我爲假何必分辯。但我看公主豈圖甚事。以周奎賣我致有今日。若以如此待我何必再審真假。且我既至此豈復求榮貪生不必更煩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舊掌司禮。日侍太子初訊之言真。次日復不言。因擁至其家欲權壓之。且食其肉。而德化已暮夜空室潛逃矣。自是逆訊之不決。鳳覽因上疏力爭之。復與晉王廷質太子。晉王執不言。是鳳覽不悅。語侵晉王。時舊閣臣謝陞亦以爲非。是太子呼陞曰：「謝先生前時某日先生謀某書某事云云。先生猶憶之乎？」陞嘿然不復言。乃曲躬一揖。鳳覽叱陞不臣。復有內臣識太子者曰：「太子額上有癍。今何無？」太子曰：「闖入城之日我先逃至東廠門。腹且飢。有老人鬚眉皓白者。食于飯。且以手抹子額。老人因忽不見。後遂不復見此疤。」此其言近誕。廷讞皆不信。復下獄繫之。而正陽門各具疏請釋太子。其言謝陞悖逆無道禽獸也。宛平縣民楊時茂順天府內城民王博相繼上疏。並下獄。而太子每當廷讞未決。卽曰：「殺我可也。」一時廷臣有虞天下公論。乃諷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爲周奎既以太子爲假。何留宿兩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豈陌路能動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以籠楚。情事譎張。何其變幻。家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具在。而鐸奏不載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審之時日真假自見。若草草完事。衆口難防。信史可畏也。」而鳳覽復疏劾謝陞。十二日。初十日攝政王御殿諭羣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我自有着落。何必乃爾。」於是御史趙開心同錢鳳覽並面奏言太子甚

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眞僞皆無傷，言眞不過優以王爵，言僞必衆人識之，乃見獨晉王爲明朝皇子，謝陞爲明朝大臣，而鳳覽不遜，言晉王爲無君，百姓罵大臣爲無上，如此皆亂民也。除僞太子外，凡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皆斬之。時廷臣共乞生鳳覽開心，巡視北城御史陳叩頭爲請，開心而開心奏時無甚唐突，故寬恩免死。鳳覽言太子既眞，便當早爲着落，屢屢數百言，罔知進退。大觸攝政王怒，故有是命，而有救鳳覽者亦最力，因改絞死。」（中略）當鳳覽之就刑也，神氣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語刑者曰：「可矣。」刑者多故，役痛哭不忍舉手，百姓觀者塞巷，乘屋疊望，衆至十餘萬，哭聲若霆震。既死，明年正月元夕，謝陞早朝，出見鳳覽於前，陞拱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別來無恙。」忽不見，歸而臥病，數日病篤，脛忽漸腫，曰：「刑部錢老先生至，可獻茶。」遂死。四月初六日，東安縣鳳阿營富民祈八，忽聚徒劫騾騎，曰：「往救明太子。」香義村生員楊鳳鳴爲軍師，祈八自稱大將軍，張三爲先鋒，前將軍立竿標旗，地迫上林。上林尉請兵部發騎兵以勦之，初八日，兵下鳳阿，張三至軍門，曰：「若急還我太子。」騎兵奮刃趨之，急呼放砲，砲未燃而張三早死矣。遂擒祈八、楊鳳鳴入京斬之。時上林生員孫大壯以聚保來育城仇者，誣以與祈八通，初九日並繫至兵部訊之，孫曰：「我非祈黨，不必辯。然太子自眞，若輩何心。」一語侵諸大臣，遂腰斬之。乙酉四月，僞太子卒於太醫院中。

張獻忠記

張獻忠，陝西敷施人，陰謀多狡，父快屠沽而賤，母沈，並早死。獻忠依丐徐大爲活，竊鄰人雞，偶見，罵之。獻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雞焉。」其殘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長，益無賴，適流賊王嘉偕作亂，獻忠投

之號八大王。又號黃虎。崇禎四年。就撫於總督洪承疇。五年復叛。由河南掠江北。尋入楚。總理熊文燦撫之。未幾復叛。

與羣盜羅汝才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敗之。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陽府。執王坐之堂下。勸以卮酒。縛而殺之。投屍火中。未幾羅汝才忤獻忠。合李自成去。獻忠自拔郢西。拾獲益甚。蟻附之衆。至數十萬。左良玉又引兵擊之。獻忠敗而遁。因汝才以奔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以五百騎資之。他往。獻忠乃得東馳。復與羣盜合。陷亳州。廉州六合等處。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右。尋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廷佐聯破之。獻忠西入楚。黃劉旋師。獻忠復沿江而上。破武陽。直逼武昌。時壬午之五日。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輦載不盡。初三司左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王。沉之西湖。屠戮士民數百萬。浮屍蔽江而下。踰月。江上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鑄西王之寶。僞設六部五府。開科取士。分授府縣官。

獻忠之陷武昌也。殺楚王。驅平民三千餘人。溺之江中。又攻和州。知州黎弘慧死之。正月初四日。賊狂肆屠戮。天地爲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者。然後殺之。有驅其父淫其女爲戲。而後殺之。甚至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一試不已。至再至三。煎油於鍋。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哭爲樂。又縛人於地。生剝其腹。實以草豆。驅羊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飼馬。使之胆壯。注嬰兒於藥爲戲。每擄子女數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以蘆薪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燄薰逼城上。守兵立仆。已而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長沙造僞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左良玉次第恢復。獻忠遂奔長沙入蜀。瑞王

合室被難。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甲申十月。進陷成都。蜀王率宮人盡投於井。獻忠欲盡屠蜀人。孫可望力諫乃止。然蜀人亦十存一二。十一月十六日。卽僞位。稱成都爲西京。國號大西。僭元大順。尊文昌神爲始祖。高皇帝以樊某爲狀元。歷評古帝王。以項羽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懸榜試士。遠近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獻策而死。棄筆墨若丘塚。

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元屠民。後屠儒。並欲屠川民之爲兵者。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有都督劉進忠。獻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關者。一軍聞之。俱逃。於是將解體兵離散。

丙戌正月十日。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六千。又出僞令。令孫可望四將軍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便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稚手足不計。可望等屠戮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觀馬足。或擲空中。以刃迎之。爲戲。演出卯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而王尙禮在成都。以屠戮爲煩。乃取進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獻忠又將北行。入陝西。惡其黨猶多。嘗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輕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法之。則人人自輕。使所向無阻。」汪兆麟進曰。「恐兵知而先譟。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宜遷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尙未知。猶習故態。遷者至輒

收治自誣服誣及其家。是日所殺卽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於夜踰垣穴壁入伏。霑下及牀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卽躍出收斃。並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沈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自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斃。倘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又創立殺人名式。割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遊地。鎗其背於空中曰雪鐵。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號呼以爲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曰接寶。抽善走之筋曰起銃。碎人肝以飼馬。曰出料。張人皮以懸市曰扱亞。聚少婦百人縛之馬拴。驅兵數千淫之。婦死則割男子之勢。名曰尺雀。賊之狂殺天地爲昏。蜀人於此無子遺矣。

會天朝大兵至漢中。進忠歸命。因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川鋪。」導之至營。獻忠逃伏積薪下。偶中流矢聞聲。曳出斬之。或曰獻忠聞自成敗。逡巡不敢出。以病死於蜀。更爲謬傳。

圓圓傳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甚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勸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漠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關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

三桂賜上方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皆皇皇，颯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勿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颯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勿卻。」颯然之，遂躬迓吳視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颯陳列益甚，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颯屢易席，至邃室，出翠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颯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颯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聊變妙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颯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颯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颯揮細馬馳之去。颯悵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殉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洵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香。田颯進帝，而帝卻之。今聞颯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遵命歌，奏吳欲自成促額曰：「何貌甚佳，而聲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繁音激楚，執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遂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

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固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戍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但喜吾父奮拳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御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哭，乞王師以勦其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並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驢從。」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闖胆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悲喜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窮追，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台營，鄺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介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洪承疇紀略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人。明萬曆丙辰進士，由浙江督學轉陝西兵備道。時流寇猖獗，張獻忠、李自成其渠魁也。承疇能披堅執銳，躬冒矢石，賊望見旗幟即奔逃。所常無不披靡。懷宗聞其能，召對稱旨。以內閣兼兵部尚書，經略關東。承疇任事之後，欲屯田爲久計，有新安謝四新者，與承疇世誼，用爲參軍。不意四新墜馬傷臂，辭歸故里。值樵道文章論承疇老帥，賈餉於是承疇發兵渡遼陽，繞我兵之後，勦督盛軍爲犄角。我太祖崇德皇帝聞承疇兵盛，方思勝算，適遼水騰漲，承疇兵淹沒殆盡。太宗卽命別將取淹沒旗幟，假作洪軍，與大兵假戰。大兵佯敗，承疇諜知以爲得計，奮勇突前。至松山，山間大兵四合，承疇困甚。吳三桂告承疇曰：「內經餉草外無援救，豈可坐斃？桂欲冒矢突出，閣部可隨我來。」三桂沖圍而出，奔守山海關。承疇不能出，被擒。太宗愛其才，釋縛置食。承疇不食，請死。閉日，僮臥。凡九日，氣垂盡。以參湯灌始蘇。承疇張曰：「我明朝大臣家在福建不能降。」諸大臣曰：「我今許爾歸，然在營中十日矣，長途鞍馬不可不進飲食。」卽命進牛酒，食畢卽命軍士獲送將入關。承疇途遇家人，倉皇素服，驚問其故。家人亦驚問曰：「主人尙在乎？」皇上聞主人已死，城上遙祭招魂，命吾等至覓骸骨。今若回京師，所統三軍俱歿，地方俱失，縱然皇恩寬大，滿朝文武烏肯容納禍且不測。」承疇遂巡馬上，俛首慟哭。於是遂降。已而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社稷。適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京師勦賊，承疇言先入關，因大哭曰：「不意今日生入此關。」大兵入京師，闖賊已遁。三桂追至陝西，得陳沅而觀望之。當是時攝政王輔世祖章皇帝登大位，命承疇入關。至順治十一年，命承疇經略七省，征永歷於雲南。承疇奉命隨奏請大理寺卿闖鎮爲中軍，鎮年少勇力，且其父爲左良玉先鋒，鎮隨父在湖廣征勦流寇，屢立軍功，故承疇薦之。乃命鎮

從征渡洞庭。由帝德鎮出奇兵得寶慶府。承疇卽擢鎮爲寶慶總兵。時三桂駐師陝西。承疇檄三桂由漢中進四川攻黔陽。其將孫可望李定國彼此齟齬。次第倒戈。勢如破竹。永曆遁雲南。入緬甸。三桂追索緝殺之。滇黔大定。承疇因請封三桂爲平西親王。上允之。自出師至是已七易寒暑矣。初承疇爲經略。統滿漢兵數十萬。文武隨征候補官千員。至湖廣卽遣人請謝四新不至。答詩四首云。「孤城血戰苦睢陽。折臂書生枉斷腸。天地鬼神皆草草。君臣父子兩茫茫。南陽尙有劉文叔。博浪猶存張子房。當日共君渾是夢。夢中復夢夢何長。」餘三首未錄。承疇見書嗟嘆不已。又有淮北閩爾梅前壬子孝廉與洪有舊。赴楚謁見承疇。問其近狀。答曰。「一駝亡命三千里。四海無家十二年。」洪又問有近作否。曰有。曾閱李陵傳。有詩一絕。後二句云。「不引單于來入塞。李陵還是漢忠臣。」承疇嘿然良久。謂爾梅予欲因地設官。于子何如。爾梅亦嘿然。遂謝別。後承疇奏凱還京。仍居相位。數年而卒。家口俱入旗。世襲一等哈蕃。閩國元勛也。

鄭成功紀

鄭成功南安也。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爲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進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閩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曆年號。成功歸自南澳。七月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瀋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復寇泉州。九月我僉國

器等援之。成功乃退。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等寇漳浦，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守盤陀嶺。七月，永明王遣使封成功爲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州，敗我師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遂並聯軍，彩率所部遁于南中，已殺聯而復彩。十二月，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援之。八年辛卯，率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圍撫張舉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僞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誅芝莞，而得功已爲鄭鴻逵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日施琅來降，世祖以琅爲福建水師提督，駐海澄。琅有軍校犯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琅遂來歸。於是成功並憾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二月，寇彰浦。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澄。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飢死，鄰舍兒竊食之，腸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癸巳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不能破。一日，空炮遞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墜濠，爲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議撫，無順意，乃置芝龍於高俎。芝豹於寧固塔。十二月，寇漳州，遂略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二年乙未正月，寇仙游。五月，寇舟山，破之。六月，破安平鎮。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闔，成功遁回島中。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遣甘輝等攻寧海，殺我滿帥阿克襄，襄既墜馬，猶手刃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進成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

入寇金陵甲士十七萬。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陳於行省。聳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江。攻破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溺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僞材官張亮督善泗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僞兵部侍郎張焯言：「令僞水師提督羅蕪章候滾江龍。旣斷。進據瓜州上流。成功與甘肅翁天祐等直搗瓜州。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對岸夾擊。遂破雲龍陣。成功令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以步兵駐守銀山。夜引兵奪之。鎮江守將高謙降。屬邑皆下。率師薄金陵。諸將由儀鳳門登陸。甘輝以守禦旣固。恐難卒拔。爲諫不聽。大兵以千騎乘薄。僞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大兵前後夾攻。成功大敗。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十月。還烏哭。甘輝而復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祀之。十七年庚子五月。世祖命率兵大搜海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遏同安之師。鄧泰出梧州。遇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扼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旣至海門。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兵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僞閩安侯周瑞與陳堯美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甚。成功自手旗起。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水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紿降。僞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應其屬與僞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於渚。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台灣。台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周袤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羣盜出沒其地。後爲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

敗還。地盛兵弱。適紅夷甲螺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台灣富強。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遂上表永歷。聲言取地以奉。永歷答書。爾能滅此。卽以地畀之。成功三月入澎湖。次鹿耳門。水淺沙膠。海道迂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長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環七崑身以逼之。十月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人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台灣。制法律。興學校。改台灣爲安平鎮。府一縣二。曰天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台人以成功弟襲理台事。六月。詔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秦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遂入台。於是上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已而王師大集。兩島之民燭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俱來降。四年乙巳。施琅疏請攻台。不克。而還。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遣興化知府蔡天顏持書招諭。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馮錫賈取同安。請忠僞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未幾爲錫範所逐。七月。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命漳浦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爲將。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塗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州。與我師戰於北岡。十二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往經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五日。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狗窟邑之未下者。

我平南王尙可喜帥兵十萬來攻。佑死戰。可喜北。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平南王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五月。精忠汀州僞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經。往以應麟爲僞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當是時。經悉有泉州。潮漳。詔去汀郡八郡之地。十五年丙辰正月。我師圍興化。何祐。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經遁入島。四月。諸將入台。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王洲三。汶河等堡俱下。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建郎廷相以吳興祚爲閩撫。姚起聖爲總督。趨諸軍圍海澄。諸將高學自完。顧視不救。城破。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國軒洶河遁。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蕭井。養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以舟師伐島。經命林陞率陳諒。朱天貴禦之。不戰而潰。天貴來降。二月。遂陷兩島。經及諸將遁入台。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台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壘。向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壘。殺之。以克壘嗣。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官軍窺澎湖。縱火焚舟。澎水故鹹。及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澎湖破。國軒入台。奉克壘決計來降。七月。遣國軒等齎延平郡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繕土地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克壘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堧凡三世。三十八年。僞僞悉平。克壘至京師。授漢軍公。三十九年。命成功及子孫之喪歸葬南安。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據知不足齋本校正

余自壬午春伐賊薊。米人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果賊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馮入秦之語。會部咨甄別賢否，撫台列余薦劾，撫台又欲會題陞堡城廳。黨人懼，遂捏造單款，竭力傾陷。止蒙降處，報到之日，人老幼嗟泣，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懋快，謂得脫苦海，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津，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關賊破潼關，旋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余十一月自澤歸里，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台，迎賊圍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進跡以避。余撫然曰：「一身可隱，其如人口何？卽妻孥可捐，婦母何賴？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三月二十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杜天命。越四月二十三日，聞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興義師，中路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日月朔舉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挺身待之。頃有首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粟執余。余往見令，令卽將余付賊，使自姓吳姓者二役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斫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旁午，余長兄來視予，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澤守兄大順暨堂弟大任、大獮、姪銘瑄、銘錡，從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維隆俱寄倉圍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崩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諸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追兵且至，兄

但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頷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塞衛。僮僕逃散，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唏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遇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賊衆喧傳大駕將至，時賊黨滿街衢，見余咸擲揄口：「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傳吳賊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初出卽有賊來，傳馬帥卽出城發本候，吳賊遂帶余往見，及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俗行，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立數刻，吳姓復同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忽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吃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持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關賊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托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次日至回關，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關賊下馬，陳賊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齏粉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却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僞旨。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防關，其輜重先行。此時關賊已先上太原矣。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人，天明至壽陽南關，搜來覓水炊飯食訖，余臥而假寐，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索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

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乃進其後房。房有一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客房內。四顧不可敵。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梃，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窖中。比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日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憐光螢燄，殊非人境。至晚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再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金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循路而行。飢則丐食，晚宿山廟。凡經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但聞崗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且遇陡絕處，並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履平地，念余西行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自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福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始知弟瑩在其外。父王氏宅，傳語來見，相對淒其。留余宿，更丐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爲亂，圍鄉戒嚴。榜午始息，借余一窳僕，送至王家莊胡氏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曾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賢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歡獻。入見二妹，不勝悼慟。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當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

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嗚呼。是役也。始則入虎穴。探虎子。繼則履虎尾。持虎鬚。蓋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噬。以脫於難。吁。豈非天哉。願闔賊雖滅。社稷已墟。爲臣子者。僅區區自全其生。曾不能出一籌半策。以救滅亡。所不能不疾首而痛心也。然賴本朝震疊之威靈。使梟獍之徒。不遺噍類。吾知大明十四帝之靈。必有含笑於地下者。茲綴本部檄。謁選來京。行將戮力興朝。以圖報效。故歷叙始末。俾後之君子。得以論世知人。憫其志而悲其遇云爾。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原任米脂令任丘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鹿樵紀聞

梅村野史

兩疑獄

乙酉正月，明掌刑指揮許世藩奏會審僧人大悲事，略云：臣等奉旨於初九會審大悲，供云：「係休寧人，父朱世傑，母吳氏，悲初在蘇州出家，己卯歲先帝封悲爲齊王。壬午到鎮江銀山寺，得見潞王，甲申四月到無錫海會菴，潞王來與悲披紅認爲一家。秋間王使李承強恣探南京消息，十日悲至都，住芙蓉菴。臘月二十一日到清江灣，見王船，偶書活佛潞王欽差皇帝封條貼船頭。明日住張道人家，又明日被獲。若問詳悉，有悲自寫履歷冤單在芙蓉菴。」臣等隨移文關取，內稱聖僧大悲，年三十，封齊王，成活佛等語。又聞欺活佛洩天機等各款大罪，語同惡讎，狀類瘋顛。又奏：臣等續奉旨嚴刑覆訊，大悲復供云：潞王齊僧好道，施恩百姓，該與他做正位。故六月中有戶部中紹芳議保潞王，近又聞錢謙益在聖廟議保潞王。據此，該臣看得大悲雖似瘋顛，實係招徠，或爲前時報德，或爲後日居功。但潞王未必知其奏上，福王與士英皆不欲究申錢具疏自辨，卽奉俞旨。後法司擬悲照妖言律，於三日晦日棄市。論者謂世藩續奏全因阮輩欲羅織東林，不足信明矣。卽謂之瘋顛夢讎，猶有可疑。大悲旣下獄，知當時意旨得不託之瘋顛夢讎以冀免耶？且會審時以帕蒙首，所供語人皆不得聞，焉知不有不可使人聞見者？卽履歷冤單焉知不更有所云，而第謂之瘋顛夢讎也。更可異者，阮楊旣欲借以羅織東林，豈申錢一拜疏可免？且士英復何畏憚，而勸令中止？福王更何顧恤而不欲深究？然則此事在君相或心有所怯，而逆案諸人反未必

知也。三月丙申，下宮眷董氏於獄。福王娶妃黃氏，又娶妃李氏，皆早卒。董氏者，或云繼妃，或云司窈，亂離後，與太妃各依自活。福王既迎太妃，不復尋問董氏。久之，有詣劉良佐，自稱福王姬者，良佐具儀衛送之。江寧既下，獄氏細書某月日入宮成婚，某月日洛陽城破，妾自具膳，奉旨帕裏頭踰牆而走。諸情節，且言今已失身，何敢復偶至尊，但願一對天顏，訴明衷曲，死無所憾。福王見之，愈怒，命內臣屈尚忠會同錦衣馮可宗嚴訊，氏號呼咒詈，既加極刑，始供本周王妃，誤聞周王爲帝，故來耳。卒捕死於獄。論者謂凡人假冒，必有其可蒙飾，若妃匹之際，將何所蒙飾而假之。且求見之，乃董氏之求見愈切，而福王之大顏愈杳。卽曰：惡其失節，亦何妨明正其罪，以釋羣疑。曷爲而終斬此一見，卽太妃亦不召入一訊也。豈王不可見太妃，亦有不可見者耶。苟王與太妃俱不可見，董氏則大悲之來，歷愈可疑，而一死固其宜矣。

兩先生傳

野史氏曰：古來節烈之士，不欲使姓名落人間者，惟明永樂之世獨多。當其時，一人殉難，禍延九族，故往往匿跡晦名，以全其宗室。若申西鼎革之際，朝令不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居示人者，多有如所傳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噫！若畫網巾者，自謂一籌莫展，耻以死節節義名，其用心更何如哉。畫網巾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携二僕匿邵武山中，爲邏者所得，守將池鳳陽奪其網巾，置軍中。先生嘆曰：「衣冠歷代皆有定制，若網巾則高皇帝所創，我遭國變，卽死詎敢忘祖制乎。」每晨起，盥櫛畢，必令僕畫網巾於額，乃加冠，而二僕者亦必更相畫也。軍中皆譁笑之，因呼之曰：畫網巾已，而王師平諸山砦，鳳陽乃縛而獻之。提督詭稱陣俘，以邀功。提督某視其額，斑斑然，謂之

曰：「若爲誰，今降猶可以免。」先生曰：「我忠不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能致命，留姓名則辱身，且我不欲以一死博節義名，軍中呼我爲畫網巾，是卽我名矣。至欲我降，則我舊嘗識王之綱，當至彼決之之綱者，故高傑部將時爲福建總兵，卽平諸小砦者也。提督送之福建之綱見之曰：「我不識若也，今將就若衆死耳。」之綱委曲開諭，且指其髮曰：「種種者而不去，何迂也。」二僕曰：「中猶不忍去，忍去髮乎？」之綱命先斬之，卒欲引去，二僕瞑目叱曰：「我二人豈畏死者，願死亦有禮。」從容向先生拜辭曰：「奴等得侍掃除於地下矣。」皆欣然。刃之綱，又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乎？節義死卽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我何負負君耳。」出袖中詩一卷投之地，又出銀一封，謂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若。」遂戮於秦寧之杉津，秦寧謝生葬其骸於杉窩，出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一壺先生亦莫知其姓氏，爵里，破巾敝衣，徜徉登萊間，尤愛勞山之勝，結茅居之，性嗜酒，每出必以一壺自隨，人因稱爲一壺先生。卽舉黃生、萊陽、李生，心知其非常人也，皆敬事焉。或攜酒就先生，或延先生至家，然先生對此兩人無瞋目無語，欲有調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時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若胸中有甚不平者，聞一讀書，必歔歔流涕。二生竟不能測也。先生蹤跡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其所至，已而又來，亦不知其所自至。康熙壬子去卽墨已久，忽而復至，寓一僧舍，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形容憔悴，神情愴問之，俛而不答。夜半必哭，哭或徹旦，數日竟自縊也。李生云：先生是時年垂七十矣。

談資跋曰：余讀畫網巾先生傳，怪其不死於守將，不死於提督，而獨就之綱求死，觀兩不相知之語，意別

有不言而喻者乎。若一壺先生之蹤跡，則尤奇矣。昔宋中丞牧仲，賞言西戍間有夫婦傭其家，甚勤力。然每遇主人與客談詩文，輒徘徊竊聽，不能去。積數年，一日忽不知所至。視其室，留書千言，自叙悲憤詞義，博學博識，今古出人意表。不知爲誰何。余因思易代之際，山巔水涯，樵漁釋道，與夫耕牧傭販中，如一壺先生宋氏傭者多矣。迄於今稗官之筆，遺老之口，猶常流傳未絕。惜乎聞見所限，不獲因其軼事，以想見其人于姓名爵里之外也。

老神仙

張獻忠掠河南，俘一男子，自言有禁方能活人，賊姑置軍中。獻忠性殘暴，每以大槌撻左右至死，既死而慘，偶憶男子言，使治果立愈，始寵異焉。獻忠在長沙，一日忽下令曰：「人持一兒來，頃之得兒數萬，累爲台，高幾千尺，令將士執弓矢環其下。」曰：「吾有呼，卽全軍皆呼。」而召男子登之。男子登未半，股慄欲止，視台下皆引滿相擬，大懼，遂造於巔。於是獻忠揖而呼曰：「老神仙。」將士數十萬齊呼曰：「老神仙。」老神仙聲殷然動山谷。自此軍中皆稱爲老神仙。云老神仙者，鄧州人，姓陳，名士慶，少慕仙術，遍遊名山，無所遇。後至終南，見老人，禪冠羽衣，瞑坐石上，峒中士慶疑非常人，再拜自陳，求爲弟子。久之，老人拭目，徐視曰：「若豈神仙中人，去勿溷我。」士慶跪拜者累日，每餓則往山下乞食，老人乃與一物如飴，食之，腹中氣蒸蒸然，遂不復餓。士慶愈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出書一卷授之，始拜受而退。視其書多不省，唯末四頁頗能識之，則禁方也。歸遇洛陽有富家女，鞦韆墜地而折足，募能愈之者，予百金。試以其方治之，果愈，得金以歸。時盜賊蠶起，父母疑子素無賴，在外久，必從賊得金。士慶出書自明，父方怒，投之火，急起拾

取止存末四紙而已。士慶初匿其姓名。後蜀文士劉蒞與之善。許爲作傳。始爲蒞述之如此。其在賊中所全活甚衆。獻忠嬖楚府宮人老脚。偶以暴怒引刀刺之。洞腹潰腸。召士慶使治。士慶曰：「噓烏有人腸離體而可復活者。然大王有命不敢違。」昇置木屝以清永滌之。納其腸胃線紉而敷以藥。老脚越宿而呻吟。三日而思飲食。五日而起坐。不十日而仍侍左右矣。孫可望殺一愛妾。士慶度其必悔。卽持去治之。如老脚。衾裏置車中。閱數日見可望曰：「前夜將軍何自殺所愛乎。」可望撫膺嘆曰：「悔不求君治。」士慶曰：「毋過傷吾。今適得一美人願以奉將軍。」令人持車至。啟衾出之。則前所殺妾也。視其項紅痕環如縷。美麗乃倍於平時。白文選與官軍戰。礮中其頸。瀕死。士慶曰：「傷重矣。我無子。彼能父我。而養我以終身。當活之。然彼素反覆。書券來。」白卽書券如其言。乃以藥殮其痛處。鋸去傷骨。殺夫取脛骨。如其長合之。敷以藥。閱三日而文選持騎入官軍。斬發礮者以首歸。其奇驗多類此。獻忠死。士慶激遊諸將。問年老矣。猶日飲酒數斗。御數女人。或求其術。輒曰：「此非吾所能傳。有司之者。後從文選投誠。而病死於騰越。」

論曰。余覽世所傳老神仙事。洵奇怪。古方伎中不多見也。惜爲賊用。弗以其術活一忠義事。旣又聞降將王安言。在賊中嘗從老神仙求藥。見其從羣婦人剝取陰上肉方寸許。雜以藥。投爐中熬之。須臾火起。光滿一室。其火着物不燃。久之。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熄。若然。是其術非作賊者不忍試。且無由試也。

繡花針傳

王輿字電輝。廣東恩平人。方頰虎頂。目多白。閃爍有光。武力雄絕。一時恩平負山帶海。尙剽劫。輿初以殺人亡命。遂通羣盜。易姓名爲蕭嘉音。羣盜見其部伍整齊。刺剽精密。因目之曰知繡花針。推爲魁。久之。御史有以勤王師過新輿者。輿黨以爲捕已也。迎而擊之。殺傷五十餘人。輿聞大驚曰。此朝廷繡衣使者。若輩無知而犯之。今奈何。乃單騎見御史。伏地謝罪。請立功自贖。適他盜譚案。劫高雷餉數萬。輿率衆追及斬案。奪還所劫。督撫奇其才。札授武職。俾爲撫戢。輿自此不爲盜矣。輿目不知書。而大義根乎至性。去就之際。可否立斷。唐桂相持高峽。三水間無日不戰。紹武嘗使人說輿。襲永明。輿不應。及越西使至。卽開壁受命。孫可望以書幣招之。輿稱願耕海塗。及聞李定國破桂林。卽自出。請爲前驅。其間決類如此。廣海有城名文村。前後山海。地最低。去城五六里。四面皆涵田。田中惟一堤向城。敵若涉營山上。以礮擊之。則高下不相值。欲進攻之。則堤徑稍狹。止容兩騎。城上歷歷指數。稍近卽以小礮擊之。無所遺。而素保恩平。及李國西遁。始移兵據其地。熬海鑄山。務農積粟。旁定諸屯。誓明宗室。文武學家。托怒者以千數。滇中之通浙閩者。必藉輿爲東道主。朝廷聞而惡之。屢責平南王收剿。不能克。至順治戊戌。文村大饑。乃築長圍困之。自七月至明年之夏。城中食盡。斗粟二千一鼠五百。下無叛者。平南王以書堵諭。輿使人讀而聽之。嘆曰。此君言似長者。必能知烈士之心。卽使其子八人隨使者。先詣羊城。而約以中秋後出。見人皆謂輿必降矣。至十六日薄暮。輿諭將士嚴守陣。歸闔門。與妻張氏盟拜。服僞賜蟒。十五妾皆盛妝。幃月後園。共拜天地。然後使張氏自拜其母。又夫婦對拜。又同受衆妾之拜。拜畢。依次坐。桂下石牀。笑謂衆妾曰。今日之事憾乎。皆應曰。無憾。乃命酌三爵。旣周。張氏起曰。可以行矣。卽率衆妾歸房。輿亦

徐步出。張母隨而覘之。興至中堂。陳前後僞賜語勅。北面高呼謝恩。次拜祖先。次拜四面。視壁間懸所愛虎顧彪圖。亦就拜之。隨執銅叉。取下捲置勅書旁。釋公服。短衣至房。則衆妾皆赫然潔問矣。房中先積火藥。興升小几。下張氏屍。解鑲置藥上。次及衆妾。皆畢。復出中堂。服公服。右秉燭。左抱勅書圖畫。大步而入。張母方懼而走。而房中烈燄貫天。將士奔救。見十七人骸骨。禮然。乃取興平日所斷大棺。合而殮焉。尙王聞而義之。迎其柩至廣州。葬之城內。興有姪名茂公。文村破。復引殘兵據隔水文廳。久之方滅。

記新會婦事

順治壬辰。李定國攻新會。城中食盡。將士殺人以食。有莫氏婦。守者將食其姑。婦叩頭求代。守者曰。「孝婦能如是乎。」烹之而釋其姑。有李氏婦。守者將食其夫。婦泣曰。「夫未有子。若殺之。是絕翁姑後。卽余亦終無子也。請食我乎。」守者烹之。而歸其元。使葬焉。貧士梁某。被縛將烹。一女纔十歲。拜請代。守者憐之。父母得免。門初閉。鄉人求入者數百。縣令欲勿許。守者曰。「此事急時。十日糧也。」啟而納之。城圍凡八閱月。所食近萬人。有一家數口。被食者。事定後。遇守者於道。還拜不已。詰之。答曰。「我父母妻子俱葬公腹中。我他日無墳墓。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守者慚而去。某氏婦。居城圍時。家人皆發陣。一卒抽刃劫之。怒不從。斷首擲道旁。其姊之夫。見而欲收之。首重不可舉。嘆曰。「媿禮義人也。禮與我無相見。始爲是乎。」趨而告妻之。兄兄自往收之。應手起矣。

隸僕

順治乙酉五月。王師至江寧。明提督曹存性將出迎。使麾下卒前馬。卒問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

耳。」卒曰：「君降我不降。」存性曰：「若小人何知，勿復言。」卒大呼曰：「我真不降也。」撫膺號慟，立投中河橋下。安遠侯柳昌祚出迎，豫王惟恐不及，一卒哭止之曰：「侯世受國恩，此行可緩，願自愛。」昌祚叱之，卒猶牽衣力阻。昌祚手批其頰，行至中河橋，卒擗踊哭曰：「侯不聽我，我去侯死矣。」卽自投於河。

乞兒

甲申之變，江寧有乞人遇士人於路，問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曰：「哀詔已至，崇禎皇帝自縊矣。」乞兒咨蹙不已，市酒飲之，繞秦淮岸而走，人以爲醉，忽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果死耶？」擗踊數十里，望北叩頭赴水死。市人聞諸有司，祭而葬之，或曰：「此卽愧二先生也。」乙酉五月，福王出奔，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舉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題畢投水而死。

顧生曰：嗚呼！此殆不食嗟來以至斯極者耶？其死在王師未入時，故特止爲奔逃者嘆，不知後此文武求如一逃而不可得也。其時長干又有丐者，曳杖挈瓢，跛草屨，且哭且笑，行至通濟橋，植杖挂瓢，脫草屨投水死。人發其瓢，得二詩，痛傷國變，語甚激烈。三乞皆江寧人，而先是常熟有丐戶百雷者，勇悍善用槍，從指揮包文達援桐城，文達追賊於宿松，恃勇輕進，陷於伏電，單騎往救，手斬數十人，與文達俱死焉。頭已去，猶持兵作擊刺狀，逾時始仆。皖人念其功，奇其烈，招其魂而祭之，忠宣余公廟，嗚呼！何乞人之多忠義也。

揚州十日記

清王秀楚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踰踰奔揚州。閉城禦敵。至二十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千錢餘。將不能繼。不得已。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遽變。登城。予衆亦散去。越次早。督鎮排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州來。避與平伯逃兵。與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子婦縗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子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愈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韁緩步。仰而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不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下紛紛下窺。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窄。不得展城。塼設一坂。前置城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安置。至是王末畢。敵兵操弧充登者。自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坂。匍匐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鞠然。四響不絕。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

堂室內外深至寢闔。皆守城兵民綠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子應後面城牆。從牕隙外。覩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意則鄰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子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拂衆議。姑逕應曰。唯唯。于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子復至後牕窺。見上隊伍稍疎。或行或止。俄見有婦。衣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子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尙有不測。爾當自甚。婦曰。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贖。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子。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即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輒相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邏戶索金也。然意願不吝。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次及子。同一騎獨指余。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子已遁矣。後騎遂棄子。上馬去。子心計曰。我粗服類野人。何獨欲子。子弟至。子兄亦至。因回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貴。彼亦將富貴。視我奈何。遂急從僻徑。托伯兄弟扶婦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攻後肘腋。實貴居也。子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至。曰。中衢亂譏矣。留此待時。子伯仲死一處。亦可不恨。子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一姪一婦一子。二外甥。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數人共擁一毡。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懼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屏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劈拍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盡。相顧驚憂。淚下不能下箸。子婦取前金碎之。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

有婦又覓一破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簫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二十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縋牆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躡如飛。望見子衆。隨舍所追而奔。予遑迫卽下窺。兒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點卒恐避匿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兒謂子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其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書。江滿是也。搜子兄弟金皆盡。獨遺子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子香。視之。乃子友朱書兄之二妾也。子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胸。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卽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鞭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逸。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卽捶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繫繫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襁馬蹄。或稱人足。肝腸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相枕。血入水。碧枯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子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委運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宅。卽三卒巢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婦。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子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郡人。濃抹麗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並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

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澁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馬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手前。子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捉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子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子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干後面。盡駭駭馬。不能逃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下歷數駝馬。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駭宅數層。皆無路。惟旁有衙可通後門。而衙門已有長鐵釘鋼。子復由後衙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子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復再點而增人。必疑有詐。禍必及我。」子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子赴外。子乃出。心益急。視階前有架。架上有一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衙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草能動。擊以石。則漕達外庭。恐聲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屐。屐木棧也。濡雨而漲。其堅寒倍于錐。子迫甚。但力取屐。屐不能出。而門樞忽折。屐傾。垣頽。聲如雷震。子急盞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卽於喬宅左鄰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子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告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贖。」

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能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予幾不免焉。頃之，卒仍挾婦人而去。室有仰屏，以席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椳，予以兩手扳椳行條而上，下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搗，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日暮，思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子子不知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枕籍，大腹莫辨爲誰，俯尸遍呼，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自酉至亥，方達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默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予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於諸婦曰：『石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刎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婦，出卽遇洪媪，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媪者，仲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塚中樹木陰森，哭聲成籟，回至洪宅，婦欲覓死，子竟夜與語不得聞，東方白矣。」

二十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椽後，古瓦荒磚，久絕人跡。子蹲亂草中，置子於椽上，覆以蘆席，婦僂居其前，我曲附於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裏，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嚮處。

槍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晚，子等逡巡走出，彭兒酣臥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嫗又至，知子嫂又被劫去，吾姪在襁，報遺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相與覓餘米，不得，遂與伯兒枕股，忍饑達旦。是夜子婦寃死，夢魘賴洪嫗救免。二十八日子謂伯兒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嫗謂子婦曰：「我昨匿柩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柩後，同匿焉。未幾，數人破柩，劫嫗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子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惻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擲子足，子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而則熟而忘其姓。子向之乞憐，彼且索金，與以金，始釋子。尙曰：「使宜爾婦。」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揜長刀直抵子所，舉斧相向，獻以金，復索子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子給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墮，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敢腹視之，並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碎而死。換婦與女去，子謂此地人徑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子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並縊於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跌於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廊，子與婦急趨門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鄰間婦女留婦而却子。子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子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擲其下，子從

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入。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予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者倒扒而出。予復至婦所。婦同衆婦女皆伏臥積薪。以血塗體。薰其髮。烟灰飾面。形如鬼蜮。鑿別以聲。予乞衆婦得入草底。衆婦女擁臥其上。予閉氣不敢動。幾悶絕。婦以竹筒授予。口銜其末。出其端於上。氣方達。得不死。不旋顧。天漸黑。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次日則二十九日矣。

自二十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傳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絕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懼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予不思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余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哀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劫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予婦。婦僵塞以前語告之。不聽。迫使起立。婦旋轉於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潰透。先是婦戒予曰：「倘遇不幸。予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累子。」故予遠躲草中。爲不知焉。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於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突遇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予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

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子與婦子並往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幕中喬木燒着，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聲震胸，慘呼震心。回头看墻畔，則伯兒被獲，遙見兒與卒相持。兒力大，撤而得脫。卒遂趕去。此卒卽前日劫吾婦而復捨者也。半响不至，余心搖搖。伯兒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不得已向子索金救命。子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兒。兒輾轉地上，流血滿身。彭兒拉卒，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兒將死矣。旋拉子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余訴金盡曰：「必欲金卽甘死，他物可也。」卒牽子髮，至淇宅。子婦衣物置兩甕中，倒覆階上，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頂有銀鎖，將刀割去。去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入殺汝也。」知洗城之說已信，料必死矣。置兒於宅，令婦急出看兒。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子二人扶至淇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職忽甦，安置畢。子夫婦復至墳處，躲避隣人俱臥亂草叢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營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勸子行。余念伯兒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炮聲三往來。兵丁漸少。子婦抱兒坐糞窖中。淇婦亦來相依。有數卒擄四五個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時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對合。餘二婦亦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爲恥。十數人互爲姦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

起走矣。子認知爲焦氏之媳。其家所爲應至此。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秀。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子曰：「視爾非若儔輩中實言何等。」子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婦子問是誰。具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又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子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子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汝好好待此四人。」與子別去。時已暮。余內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子宅去。洪居不遠。子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子爲兄洗血拭髮。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衆心稍定。明日爲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烈。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是日與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數共八十餘萬人。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卽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擔。片時蕩然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刀痕滿面。搶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強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得一粒。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燼。屍氣薰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烟結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子燒棉及人骨成灰。以療兇瘡。

初五日。幽僻之人。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其粧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制槌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於杖下者。一遭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姨又不復論。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

秋思草堂遺集

女史陸莘行

老父雲遊始末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於一者自閩至浙寓昭慶寺忽疾作父亟爲調治晝夜不息王竟不起父爲斂資棺斂並出牀頭十金令其僕扶柩歸里偕同人送至江滸有爲父言湖州莊姓者所著穢史抵觸本朝兼有查陸范評定姓名大爲不便父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歸家自思范君文白遠隔海昌不及相問查君伊璜住居不遠何不一詢因往查查適他出父入書室見案頭果有此書查歸父謂之曰「此何物尙置是耶若不早圖禍將作矣」因卽具牒文宗行文湖郡教諭趙君宋查驗趙至莊始知作書者名龍係替目已故無子父某弟廷月卽碎其版計六十四叉口貯於府庫板雖碎而書已行矣有吳之榮者取貨於莊不獲父查有女樂吳欲觀之亦不得憾甚遂抱書擊登聞鼓以進六月燕人言籍籍母與伯兄甚愛之兄卽嘔血數升遣僕從長安迎吾父歸父曰「版碎矣悠悠之日何患焉」遂束裝往台州時七月十九日也十月四日邱嫂沈孺人卒父歸謂母曰「吾夢神人謂余曰「爾詩文之禍起矣將來不知何似」未幾風聲漸緊父母歛噓偶語余尙幼叩所以大人曰「爾何知以爾兄疾甚故耳」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晨同叔梯霞公出途遇一吏云「紀公相延視疾」父素善醫故駕言也父與叔逆知其意因曰「今望日須一奠吾母而往」於是叩辭大母靈哭聲甚哀叔急入內連呼仲兄速往隨父母與兩兄悲號趨出子亦大慟踵後父怡然隨吏而去見司李紀公元末第時卽與吾父有交此時惟

有揮涕而已。寄錢塘獄。錢令姓慕名天顏。亦與吾父有交。日遂供應。悉皆募辦。十二月。督撫差解官。隍姓者。將父與查范起解。進十一日。三人庭謁太守丁公。浴初。字咸池。係查好友。丁素重父才名。出席而迎。命寬刑具。役跪曰：「鎖已灌鉛。」丁怒叱曰：「彼無辜。何得如是。立命換鎖。」因謂父曰：「君等俱屬首人。到京。自白。爲今之計。速行爲妙。」父曰：「資斧缺如。寒衣未備。以此遷延。」丁卽遺十金。裘一襲。父又曰：「此行生死未卜。乞歸一辭母靈。」丁憐而許之。於是至家。舉家骨肉號哭震天。伯姊雙手舉父。銀鐺一。慟幾絕。十五日。長行。僕張煜。三叔父于別舟送父入都。僕褚禮。從吾母。將衣飾盡典得銀二百。親交餽送亦數十金。以四十金與叔父安家。餘作進京之費。子與伯姊送至關河。父背子揮淚。謂母曰：「此女素所鍾愛。且遠字龍山。可善視之。」又謂姊曰：「吾素知汝賢孝。母與弟妹全賴於汝。勿以吾爲念也。」子與伯姊吞聲而歸。母及庶母徐兩兄。送至嘉吾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於道左。贈金灑淚。鄭重而別。父謂母曰：「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行矣。毋亂我心曲爲也。我雖遭此橫禍。明歲值年。凡事悉依舊規。不可苟簡。爾係賢婦人。何煩瓊瓊。」命庶母曰：「汝當持身以正。上下和平。」戒兩兄曰：「汝等惟以孝母爲事。謹守禮義。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遂爾分手。一日泊金山下。聞鐘聲。聲曰：「荷得生還。所不祝髮空門者。有如大江。」癸卯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維揚信。十八日。母夢曾祖母沈太孺人。舉箸嗚咽。十九日。係沈亡辰。年例祀後。方始收新年所懸神像。子兄妹隨母至廳事。見諸像皆作愁苦狀。母心悸。命仲兒至。陳菴祈籤。諸嬪母陸續俱至。忽一吏持柬云：「紀爺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紀所知也。至何爲者。少頃。見百餘人隨一官到。伯兄出見。母於屏中窺之。非紀也。正疑慮間。二嬪母急告母曰：「京中事發。官來籍汝矣。」

一語未竟。數十人排闥而進。曰：「女眷請出外聽總捕毛爺一點無大害也。」母將子託於二嬸。冒稱拒石之女。名文姑。雜於諸姪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倉猝中卽以此名應之。故冊上有姪孫女文姑。年方七歲之語。近鄰許周父平日待之厚。此際手持粥一盃於門上。偏貼封條。且曰：「某某係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係某人僕。急宜追繫。」官喜其勤。卽取吾家米二石布疋與之。令爲嚮導。同捕役進京。逮三叔父與叔遇於紗帽衙。循爲褚禮所見。叔避之。不獲。許竟無功。後事解。此人惶愧欲死。是日拒嫂携贊姪歸。寧與姊婿沈穆如。伊兄德隅。二嬸母之庶母陳。早出門。吳姊以日疾不至。故皆得免於難。吾父爲長房。拒石兄卽忠毅公諱培子。爲二房。蓋同門出入者也。梯霞叔爲三房。紫綽叔爲五房。左城叔爲六房。是晚五房上下計三十口。俱押總捕理房。時禹川姪尙未書名。二嬸向一朱姓吏再三懇求。其人許之。與同伴用草荐捲出。亦高義也。吳姊聞之一慟而仆。於是伯姊翁錦雲。吳司李。仲姊翁甸華。沈文學。二父執手持火把。至窗外泣謂母曰：「事已如此。惶遽無益。」聞二郎尙未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修家。以延一脈。大舅父字台孫公。亦慟哭而至。謂母曰：「弟力微。不能脫姊。程嬰之事。當力任之。」母曰：「聞侵朱氏甚急。弟當令其就獄。勿以一子累親友也。」舅曰：「姊勿與知可也。」乃徧覓二舅。宙合家。暮夜挾同歸。捕至。密送梁姊母菴。兄慨然曰：「舉家爲戮。何以生爲。」遂自投繫所。持母兄而泣。吳姊肩輿至各家。踪跡聞已出。哭曰：「趙氏止此一塊肉。而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發按察司監獄。卒分給鐵鍊。所餘一輕一重。二兄以大兄病重。大兄以二兄年幼。爭取重者。卒爲之感動。遂得俱易輕者。女子發羈候所。內分七所。頭所二所。查氏居之。三所四所。陸氏居之。三所六所。范氏居之。吾大房被逮者。二嬸母拒兄。余與兩姪女。僕趙福元。

趙婦陳婦義孫阿壽義孫女阿滿漏網者拒嫂禹川姪贊姪僕佩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孀母復弟因代度兄故名誠夫僕陸書齋婦漏網者杜尙兄履真弟僕陸松陸元婦魯婦五房被逮者五叔父庶孀母賈魏休兄魏扶弟僕高成夫婦阿圓漏網者阿妹六房被逮者六孀母孀母胡夫人理扶兄僕馬星婦可成婦義女阿留漏網者桂彈弟僕馬星陸茂又被逮者二叔祖夢明公夢文三叔祖三叔祖母黃庶叔祖母僕文鼎又被逮者子長伯查陸范三姓共計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貢院點名是日人犯不齊仍令歸所二十六日清晨始點途路之人不論老少男女俱各垂淚曰「陸氏世世忠孝奈何遭此奇冤」進天開文運牌坊見兩叔祖子長伯五叔父諸兄僕從皆至延設三席中滿州大人左總督趙公右巡按朱公旁藩臬二司一應間人俱不許進止書吏二人三家唱名已畢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舉首在前發覺在後夫何使我三姓至於此極也」累皆泣下趙公曰「爾夫有辯且自安心」於是男婦仍各分散二月二十日上憲之意將各家男子亦歸羈候所七所對照一間獄官之堂又三間中供獄神內三姓男子所居查伊璜長子四一並二子三子暨姪漢回范係文白弟文元文清子輝公隱公鄭公吾家則二叔祖三叔祖族伯子長五叔父拒兄桂兄冠兄理兄也婦女止六所除七所三姓男僕共居之初三姓人惟給官糧勿食親戚饋恐以毒進賴劉妻吳公力願以身家保於是傳送不絕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各家親串亦得通餽餉焉子自父被逮後即斷葷與吾母諸孀僕婦日誦經不輟後得完聚人皆謂陸氏叫應神天也一夜莊廷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齡老嫗一人分六所之半間居之又一日趙教諭妻弟旃彩姪和官年十四孀一人子都官年十一長女十七次女十三兩僕婦分四所之半間居之又

朱右民者湖州人富倍於莊所生三子共第三媳蘇州申相國家女也莊索朱貨右民欲不與長子勸之再三父命中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復莊不遂意仇口誣報故右民見督撫之際以手自批其頰曰「老奴慳吝以至於此」謂長子曰「吾害汝」謂次子曰「汝自爲之勿吾怨也」

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與查范同入刑部行李使費悉被逆僕張煜席捲南還吾父焚焚無計幸見祖信甫妻父子在都三叔祖往見哭訴公曰「我已知之可草冤單一紙待吾相機而行於是出自疆五十關通要路褚禮又至父執顯亭嚴公署時公爲掖垣置褚於密室三餐禮爲傳途因致書浙省當道力爲暴白不數日命下回浙候審卽日出京三月初六抵杭入營監首全家被擊無人饋食姊姑吳母顧太君命人傳餐朝夕不缺爲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禮以密事往返南北止十五日少有就緒復隨三叔父回杭卽往羈候所投到時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貼半而以帽遮之暮夜見吳姊訴京中之事並言張煜逃歸卽至塔下村尋煜妻云不歸及見煜行李在始不能匿乃同至姊家張傳餐褚復入都探事同拘陳永泰每凌吾父一夜父夢三官大帝曰「事將釋矣明日當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暫鬆刑具陳將銀鐐盜去適查獄官至父惶遽別將一鎖鑰之以至無事及去偏訪諸人無失鎖者知爲大帝之靈也後數日陳以此鎖付獄卒易糠食之計營中所繫莊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茅氏前任文宗趙教諭陳永樣吾父及查范新任湖州太守談某尙有評文姓氏多人不能記憶當事知三家已有緩意且天氣漸熱四月十三日除吾父及伊璜文白外將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係所儲王元之屋屋近吳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下吾家與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劉君來云「一公等不日歸家矣」二十六

日果發還家。然所開祇三房五房六房之屋。父與二房合居。尙爾封錮。因與二嬸母同借三房之室居之。門前猶有役看守。桂兄病劇。吳公錦虔保出之。子長伯。愈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虎保出。可尋婦隨出。親友探候者。門庭如市。六叔父以事入。舉郡縣無不重其才名。繙騎至。令僞以俗著宴。叔席半執之。叔神色不變。且曰：「手足死於一處。幸也。」奮然就道。五月初九歸。亦羈小井巷。是月二十五日。吳姊處與人羅五忽忽至。云：「木下矣。木下矣。」伯兄亦與至。子長伯。胡夫人。可成婦。亦至。三姓上僕。復上刑具。兩卒共挾一人。此際神魂俱喪。母藏並剪於身。事急自刺。次日守卒正在午飯之際。府吏奉丁公之命。急來道喜。諸卒亦歡然而散。是日父在營。諸人每名依次點出。朱右民臨行。妻命婢進葷湯一盞飲之。出凌遲。三子斬妻。聞驚怖立死。三媳給邊。莊龍父服毒先死。弟庭月。凌遲。月妻潘氏給邊。幼子亦斬。教諭本擬從輕。因藏史一部於米棧中。故亦斬。妻孥得釋。花里茅某。亦皆滅門。都守譚公。莅任三月。以莊逃入太湖。論絞。後莊盡獲。赦到。譚已決矣。惜哉。陳永。檣。卽前盜鎖之人。口嘗吾父曰：「爾死囚也。吾罪不過笞耳。」亦竟斬首。凡刻書釘書送板者。一應俱斬。一刻字匠。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首滾至白門。忽然自斃。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發莊龍塚。塚前有坊曰：「才高馬。」棺內富麗之甚。衣壽字絳衣。顏色如生。削以刀碎其首。腦出。澀。喉中立死。是時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及末方點。吾父等至。明倫堂。三人此際魂已去身。督撫皆曰：「爾等不惟無罪。且有欽賞。」於是叩謝。出路各歸。凡開張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見父得釋。歡聲載道。拜賀於前。父亦答拜。途中泥濘。時尙復祖母之喪。素衣爲皂。歸骨肉重逢。渾如隔世。桂兄喉音已失。不能發聲。見父淚流滿目而已。入屋。當有塵埃。

滿目。青草盈庭。賴吳姊所携僕爲之洒掃。漏網之人相繼而至。二十九日。諸家犯婦發邊。角皆封釘。六月二日。桂兄卒。十月初。有旨將莊朱家產一半給首人吳之榮。一半給查陸范。父曰：「合家獲免。幸矣。反貪他人產耶。」盡歸查范。乙巳夏。之榮發惡疾。骨存於床。肉化於地。頸斷而死。嗚呼。天之報施。其誠不爽矣。是秋。姊翁吳公。以司李任粵東。延父偕往。每歲館穀二百金。九月三日。起程。丙午四月。至南。守孝山。叔署丁未。春辭叔至徽州。是歲祝髮齊雲。不肯背前誓也。十一月十五。褚僕婦歸。道所以。舉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父於山頂。見之曰：「冤業至矣。」兄哭拜於地。請父同歸。父不允。兄又稟曰：「大人縱不憐妻子。獨不念先人墳墓乎。」父曰：「汝先歸。吾當於來年仲春朔回杭掃墓。兼與弟姪一訣。」戊申正月。仲兄預於江干。覓一精舍。號曰草菴。至二月十七。吾父果至。十九。母嫂往見。二十余與吳姊往見。諸姊兄弟亦相繼往見。次第訣已。誓不入城。挈童子王保。法名透月。居江洛菴中。五月。三叔父病危。迎入城。父不忍辭。至叔家。醫藥並施。叔小愈。謂父曰：「弟命賴兄以生。健飯始任兄行。」父曰：「唯唯。余母子相隨。一頓父不顧也。九月。叔已平復。父召兄曰：「吾以叔疾。違約入城。吾之交廣。若使有疾。誰非當治者。是吾以逃禪爲名。而以醫僧終也。奚可哉。適丹霞金道隱師相招。且復往粵。避跡三年。然後結茅近地。爾若阻我。我必雉縊。」兄不敢拒。命褚禮隨行。時戊申九月二十六日也。己酉冬。褚禮從丹霞歸。庚戌歲。王保有稟札至。父抹其書。托足之地。是冬。兄曰：「今已三年。父將至矣。」壬子春。父已逾期。仍命褚禮從余舅翁郭臬入廣。至丹霞迎父。方知一月之前。已去武擔。僕追至武擔。不能蹤跡。蓋吾父意在棄家。不欲人知。每至即易姓名。無從察也。後值三藩之亂。往來不通。雖仲兄復歷險阻。徧爲尋覓。終不能得。兄幸成進士。竟以神

竭咯血而卒。吾父生於前明萬曆壬寅九月初五寅時。今康熙丁亥年九十有四。自五十五年棄家。不親親顏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慘。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略書所憶。以備家乘。採擇云。

莊史之禍。梯霞從外祖。拒石冠周兩舅氏。書之詳矣。癸卯正月。子方四齡。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余歸甯。予聞之甚喜。適母以口疾爲大母所阻。予甚怏怏。次日未刻。忽見母號泣仆地。予亦懼而啼。又見舉家。有雪涕者。有耳語者。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來。親友俱集。座爲之滿。母恐物色者聞於當事。倉猝株連。急與余至梁菴祖姨母所。予乍離母懷。泣不肯寐。天明從外祖到案。予亦歸家。外祖事釋。將欲展墓。時方盛暑。余瞰無人竊祭品中瓜瓢盡食之。母覺笞杖。予賴外王母勸得免。外大父祝髮。暫歸居郭外之草菴。以棗一把賜予。予皆拒不受。母曰：「長者之賜。其敢辭乎。」予曰：「母向言空門之物。不可食也。故却之。」其痛愚頑。眞堪捧腹。按首牒之累。外大父恐始禍。尙爾狐疑。母方勸曰：「需事之下也。」乃與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見機明決。皆爲戮矣。

吾里祖廟巷。共建閻帝祠。吳之榮亦捐金。後吳發難。所誅不下千人之榮。以慘報死。祠凡三燬。至不留一故地。然未嘗及傍舍。神人去惡之盡。誠若此也。外大父棄家。歷今凡三十九年。棄家十一年。而母安人卒。每念慈幃。潸然出涕。雖冠周拒石兩舅。父乞食尋親。足跡徧天下。而終不可得。在外大父遠引高蹈。不可及。第爲子若孫者。其果何以爲情耶。抑爲之女若外孫者。又果何以爲情耶。悲夫。時丁亥六月朔日。甥吳磊萃山謹跋。

右錄陸氏莘行遺書一卷。爲麗京先生女後適袁花祝氏。不知此外尙有箸述否。吳駕跋。

廣陽雜記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願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子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語。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

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秦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音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秦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秘。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清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箇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徵。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

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潴。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子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滯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並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益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

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應澗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於賈似道。

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龍安梁搏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於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於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

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爨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於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爲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亡已二十一年鄭氏歸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册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助賊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卽藏火藥於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於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囊藥鏡子銅盤等皆銘王金樵讀律佩觸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扇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有叩關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晉卻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藍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宋孝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於天啟辛酉年。允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颶夷。

三族始於秦孝公。五族始於北魏太武帝。九族始於隋煬帝。十族始於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爲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爲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暉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爲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爲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呢林明。住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揜而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踟躕垂眉久之。忽張口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麟。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二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凡泛水諸禽。其脚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脚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於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

餘株可採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考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吳三桂卽僞位於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糞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爲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字皆合又曰有姊幼爲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嚼姊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卽作學究語也。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

始爲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剝。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且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本兵。袖一稿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遜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與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輪計耶。聶艱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語。趣其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而輒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於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遠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縛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至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賊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於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玉帛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於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閻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本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馬。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士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昂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鳥附焉。雉鳥雞類也。皆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焉。獐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

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於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棋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與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於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於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口贊領鄉薦任與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審殿元焦弱侯竝朱之蕃蘭嶠今任與甫三人耳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祇鴉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千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千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僂之世科呼曰子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僂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

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陣。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轡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廳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大葵。出身行伍。道難拔爲都司。以好漢日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尙未之試。

以柚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在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

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卽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十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卽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卽偕之人。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於朝。方後爲遼東巡撫。卽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卽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婦人以箭桿橫簪於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榔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維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於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簡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

計則恥辱狼藉。更爲死者羞。力勸其主母並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滇南纏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是想結繩之制矣。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李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繩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彭秋水在蘇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於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卽位。光顯知不免。卽上疏劾奏。士英枷示於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潯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於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卽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於民。苟無大害於民。易於見惠。與民相安。人卽循良日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

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

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壬申春日於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旣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於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於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管領作準望，當作管裴願爲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卽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楊于雨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滿，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

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日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線，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腔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三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其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間。問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薙髮以免，而置敝篋故鞵於海濱渡口。若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賊賜

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爲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尙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於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旣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於兩日。惡是何言也。吾固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旣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盡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於兩云。衡山水月林。半僧靜。音餽。余聞林茶一包。蔞菜一瓶。聞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烏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蔞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蔞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

今日之謂矣。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邁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於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子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於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於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於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僞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爲第一上問滾被爲何物侯曰卽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爲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頷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於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寇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而前疾於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潭泉之人多善此者須赴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

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剌國阿克薩城。羅剌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梭倫之貂爲天下最，以羅剌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剌之過，上誦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剌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令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剌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旗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卽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導。初，羅剌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旣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途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侍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於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槩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於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

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於頂。持搨刀以進。羅利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鏑。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輿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輿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慮。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卽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雷陽。空騎而死者。一人。病死於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於敵也。陞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辭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旣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利已於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偷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並侯之功。亦不叙焉。

南岳絡絲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於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於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激。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於下。而縹諸嶺之水。抽爲銀絲。以下洩。不知化母於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於體物者矣。

絡絲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衍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

所不至爲闢。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於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峯麓。巖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軒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徧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武昌縣城甚小。卽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時也。雪景之奇。於斯極矣。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爲益於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酣寢於

茅屋之下之爲安且適矣。

禪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於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獠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於後園見此物於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爲之擊節。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薄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誓協力合剿不知其原爲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世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屯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渙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土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爲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並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上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約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

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卽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於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卽詩所謂遏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日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尙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旣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於息宰寺。候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宥。繼孟曰。余蒞任後。不卽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旣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諛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卽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於壁。見檐扁書。飯依寺。繼孟曰。汝旣歸順於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

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道。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而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賊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於何。兵已屯於鄉，而明聲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於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悶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方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遂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音事，已成曠臍。案滇姜君星夜遺札繼孟，令人阿迷解其禁，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於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卽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齟齬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卽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訴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矣。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磺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且賜姓拔以爲將丰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於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效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於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其口除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於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於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此蓋其婦夜有異

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卽賜姓之母也。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甲寅康熙十三年。僞周元年。三桂之變。椰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僞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爲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於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卽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澇陽河而止。使斥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於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撰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攞相持。馬寶自後並羅攞斬於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於七里山阿彌崙。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僞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僞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

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卽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爲平西戰象之所躡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僞順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利尙者。爲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十里。州與寧界。高壽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岔路口。至梯子嶺。阜角樹於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僞曆閏二月。清曆閏三月。是蓋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修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爲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爲僞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卽位。三桂於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卽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於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起伏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於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修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於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爲衡州牽制云。

錢唐江中之舟。類湖中之扒棹。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爲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卽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卽專家之事。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於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爲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於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卽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於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於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於推論者矣。

通天塔卽自鳴鐘也。其式坦然。舡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

與天偕連。日一周於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子。怨其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卽壞矣。其然未經師授。曾於崦谷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竅。竅然於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雙石峯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峯。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土橋。過此卽雙峯寺。遂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卽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想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卽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爲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爲水往也。此爲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卽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爲定南中軍。定南旣死國事。孔四貞尙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

入滿洲家。詢知爲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爲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爲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爲恥。不能爲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於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於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除皆免。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於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於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及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仲。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問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爲懷寧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爲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於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定。遂棄桂林。退守南寧。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爲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上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簡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十司中。相與結爲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士須一人爲我行。曉即請往。從問道走京。

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於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爲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寧。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僞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爲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爲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爲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於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爲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宏烈以歸。僞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爲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澤官流寓江南。池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旣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爲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遜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爲末。可盡二錢。能却

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卽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卽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爲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亦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卽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余聞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爲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爲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爲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於各國占地爲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於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於轉環處。皆有砲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於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於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爲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此後不取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爲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涵齋又云。向在辰

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爲。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爲不可耶。爲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鐔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並及賜姓。玄子歸。爲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爲之。何鄭自此爲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爲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話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枝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枝。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蒸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且舟中。有寵於且。且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卜。皆吉。遂立以爲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爲。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櫟。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

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園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爲朱欖。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欖音廢。郭璞云。欖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欖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爲欖。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爲枳。廣雅謂之檣柚。檣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僞請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啓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於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演。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爲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

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子疏卽上，上必不敢調子。其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剴出爲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二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螭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於臨安。美而艷，士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士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音，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尙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於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樗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於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撓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馳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卽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卽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爲榮矣。八王得罪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詢放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放。赦亦喜，俟其來，卽牽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傲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於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勸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筮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

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控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搆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上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往烏撒。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孟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軀。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倏忽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賂。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旣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賂。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賂。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翁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筯。暨空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人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鼻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

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聞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釀。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於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階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詭馬鶴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

因謂之曰。朕欲留女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箭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箭一轉。致張勇。不再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費逆書二通。僞箭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貞於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旣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別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

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妻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願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卽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於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卽歸耳。尙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賬目。悉火之。召諸將。率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旣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頤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

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有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嚥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疾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鬪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日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爲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曾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這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卽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

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於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於此者。亦皆置之高閣。况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於何僉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窩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藁。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童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督井一口。甃砌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透迤曲折。有路轉峰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芰。颯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爲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爲前番司李

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爛交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蹴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甃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考之舊册。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帥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廢之。正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坡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章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禋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尙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爲塗說矣。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暖自知。餘皆蜩螻耳。語云。鑑於水。不若鑑於人。予曰。鑑於人不

若鑑於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蹟，卽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於此矣。邁伯王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於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於鄉人，鄉人毀其居，並及李氏，遂復歸於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於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於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於霍公之客矣。旣脫籍爲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繼察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聞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者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西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考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數歷之數。卽揚字。古通用。今人僭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數歷。卽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數作剔。或寫數作剔者。何不考之甚耶。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爾疋釋親父之冢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冢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僭父之冢弟爲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冢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舅姑於廟者。則古人僭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僭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僭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尙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麩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脰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蠶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糯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池北偶談

清王士禛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管。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

李選侍

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

明熹宗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閣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國初明史

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補充格。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詹圖。賴等為副總裁。郎廷佐九人為纂修官。

四布衣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人。以布衣四人名。即富平李因篤。慈谿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薦舉。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為八韻詩。閣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

五十相

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

西園雜記之誣

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述嘉靖初議大禮，極言張桂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不勝其憤，不論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羣相力排之，非正公正當之論云云。又載慈壽皇太后飾美姬數十人，列左右以惑帝，尤爲悖誕，所謂不知世有廉恥事者矣。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江楫、中書舍人林麟焜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江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余爲祭酒，咨復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人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聲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

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等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懷德，寨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珩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祿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程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

官年

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眞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隨筆，宋時有眞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朝報

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塵錄，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又六科給事中，子號晚帖，以常晚卽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亦

有小報謂之小抄。

毀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湯以閣學遷巡撫過子邱舍子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常禁止湯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爲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起復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進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卽吉爲起復者誤

聯語

張忠定公一爲司空兩爲總憲以功名著兩朝又鄉會試得人最盛少時見公廳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先忠勤公家訓

先高祖灤川公登嘉靖辛丑進士爲貴州參議以王事歿於黔子六人教諸子最嚴家訓云「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

汝言也。諾之而已矣。今刻石祠中。先祖方伯公督不肖兄弟。恆舉此訓。廳事屏壁間亦皆書之。

方伯公遺事

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夏衣冠危坐。未嘗見其科跣。嘗揭一聯於廳事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齋中一聯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歲。作自祭文。有云。「不敢喪心。不求滿意。能甘淡泊。能忍閒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可借衆而同遊。可含笑而長逝。」蓋實錄云。公年雖大耋。時時夜夢侍先曾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或受。如過庭時云。

徐東癡

吾邑徐隱君夜。字東癡。又字稽菴。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臯。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爲構草堂。又遺書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所記中峯和上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吳人至今傳爲美談。明府能爲此盛舉。繼三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果。

忠勤君黔志列傳

先高祖太僕府君。死事於黔。明世廟諭祭。有忠勤報國之褒。黔記名宦傳云。王重光。濟南新城人。以進士爲司空曹郎。嘉靖中。貴州左叅政。會赤水黑白羿蠻叛。公與參將于某。衝風冒瘴。勤事以死。事聞。賜祭。贈太僕少卿。公嗣在永寧衛。有指揮王之屏。張朝者。委奉采木。不避險艱。水漲有巨木。閣灘頭。朝之屏率

徒入水。掀撥巨木。溺死。事聞。賜葬。今從祀公祠。蠶衣生曰。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與其嫗力田作苦。家羸。擔食之儲。有窮。措大夜穿其塙。叟覺。以戒嫗。是儉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顧穿窬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終不暴君之短。因出粟與之。庾人無知者。太僕蓋其先云。山太僕而後。益昌大。今所稱新城王是已。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錄相寄時曲沃衛少師有纂修一統志之請。滇黔告變。志未進呈。故其錄於此。

魏尙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尙書。象。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起爲御史。不五載。至尙書。所著有庸齋閑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樂。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至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爲仙爲佛。是死後地位。爲聖爲賢。是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吳芾云。一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一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世奇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鴛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成忠毅公德二柬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與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羨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東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爲其難乎。抑爲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字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士夫多有削髮爲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云。此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一填起。余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紳字雲翎。康熙壬子舉人。年少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余善。惜早卒。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一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因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

甘糲糲。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實。補庭。補庭問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效死勿去。」尚實嘆曰。足下子生平矣。天啟中。左浮丘。魏廓園。周蓼洲三公。以璫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善。繼之父。及其甥婿張於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沂。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若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猷吉在獄。何仲嘿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猷吉何次樞。敢望某一個書生。尙負慚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義。諒必激於中。豈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十。先生又與鹿太公醴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奉氏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菱。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爲人百歲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悠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諉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嘆。」先生孝友堂家規云。「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

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孰有大焉者乎？」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着力。」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爲己分。田多瘠。先生卽以己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仍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爲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諡議。予於纂修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諡議送史館。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氈。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功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強人。意處甚多。而爲宋齊愈効能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子

往讀名臣言行錄。恆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履。中張浚不當從祀。歷代人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爲閣筆。其略云。一建功於□□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嘿柔媚輸國於人。爲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爲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彥伯之徒。其尤也。非李綱秉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爲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其黜浚而陟綱。云云。鄧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誦。

朱子論蘇王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誘爲五鬼之魁。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與汪尙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若秦觀。李薦。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云。至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

康馬

武功康狀元德涵。三原馬光祿伯循。相友善。康詞鋒如雲。馬言不出口。或靳之。伯循曰。但聽德涵議論。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籍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閒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爲已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

年勿進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祥事。載宋人小說。何得架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也。

抱松女

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年始笄。遇兵亂。從姑避山中松下。兵獲姑將殺之。孫亟出。以身代。兵脅之去。孫抱松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遂見害。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爲抱松女。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立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夙通者。崇禎中。袁繼成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餽左右。伏闕上書。自其冤。馬君常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嘗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則子杖。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個歐九。可惜不讀書。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嘆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疎。」

張尙書

堂邑張蓬玄鳳翔自明時已爲尚書入國朝爲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階而仆世祖命內侍擁以行出長安門尙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爲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侍郎孫二如昌齡謂玄曰「其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其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甑破釜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嘆曰「豈意今日得觀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爲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視見者乃止」給事中徐曜使浙渡江來見先生辭之曜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曜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其爲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卽行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嘗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見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爲恨揭傒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可解

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無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楹。使至得政。而寧與趙思簡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至今稱爲正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履中著張浚不當從祀辨。語載前卷中。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秦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秦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杜君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慍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驪卒鬪。乘醉隨公與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爲善人。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爲米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颺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闕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斷黃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爲天下破賊訖」未幾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張猷忠黃巢

張猷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惟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過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跋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騰稚過賈誼宅三閩廟云「浮湘七澤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鷓鴣」重陽沙澗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與「露少客金陵遊阮太鍼之門嘗爲阮序其集

伏生光武二圖

王維畫伏生圖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吳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倩家

一絢絲

往在京師吳門文點爲予作讀書圖任茗文題詩云「借問鄰家競笙管一絢能絡幾多絲」後改作「一

絢絲絡幾多時。」一日讀馬永卿嬾真子云。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喻小人逐目前之樂也。絢字當作綸。太元經絡之次五日。「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綸音同。

御畫牛

戊申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觀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蹠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徧仄難度。其險處。士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是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觀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爲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爲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而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何也。」公嘿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

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常輪同音。閱墨莊漫錄前句乃張謙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尙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傳會。

艾軒用法語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呵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光朝在太學。日試兵勢策成。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爲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爲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曰：「此筆常與太史公爭衡。必實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賞嘆者。皆不知其本法語也。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尙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嘆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遜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啼。」姜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蠅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過吃檳榔。」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緘竹枝云：「句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鬥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謾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爲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西門，年八十矣。康熙乙巳，子過泉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髮被領，雙眸炯然，其果藪留子飯，尙盡數觴，與修禊，冒氏洗鉢池，尙能與子輩賦詩。陳其年撰墓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怡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子去廣陵，聞邵卽以是歲下世矣。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弈，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輟，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羅縣尉張涉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

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記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臬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之後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能改齋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君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工人善琴

萬曆末。詹懋舉者。守潁州。偶召木工。詹適彈琴。工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人卽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負薪入城。擔頭常囊此。因請觀之。聞其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卽老人所貽。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客氏刺

順治乙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敵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植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啟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啖石

仙人黃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烟火惟啖石爲飯渴卽飲溪澗中水遍身生毛長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二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巖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關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裏洞澈類晶玉旬日始消

謔語

王完虛中丞點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談諧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兒便是章丘一害」

姚康伯

崇禎時內殿石驪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如龍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見欲授以

官不受。

寶藥

江浦周西亦比部。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几。庭前有紅蓋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願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一周四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然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台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譏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閔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述稅繁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需要三十卷。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閔山中有人。劉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却走。老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飢食松柏。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飢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永貴云。又巴山中有白鬚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

石齋說。

南江野人

蜀張黨忠之亂。遣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爲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壁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爲予說。

銀瓦寺古鏡

謝郎中方山重輝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短人

田少司寇漪亭。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扁鑄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奧壁下。見一短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徧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前知

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尙書君弼先生宗。曾孫。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二十餘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一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令笑曰。一城旣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往。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卽途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

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尸骸於村西某樹下，即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梁尙書

鄆陵梁尙書，延棟，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即劾其父通外彝，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寺僧饒於貲，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尙書從孫曰緝，侍御，熙說。

王延喆

明尙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然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爲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聖泉

貴陽城西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郊縣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有欄。礮痕尙存。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爲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卽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穎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邳。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叫蛇

口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卽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卽徑去食蛇腦。已仍還篋中。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巳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絕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卽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兔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差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云。諸獠孃七月生。蓋獸種也。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圃菜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云。

響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過言。樂安縣有孫公者。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響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旣成實。卽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者。卽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無他術也。

鴛鴦鏡

楚人王蘭上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

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媪扶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願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吟釋之。王忽嗽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忽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輾轉問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卽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二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扁鐺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縱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其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停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

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取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日子三餐皆極豐腴。其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蒙蒙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傍徨達曙，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料跳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慟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並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鸞聞之，望江龍簡討云。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曾漫錄。又蔡下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爲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爲男子，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婉嫵，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敢盛，現爲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

亦化爲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承謨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云：「山頭大虫任打門內大虫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虫之語。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僮儂之類耶。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雜編載唐穆宗朝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爲節。凡龜鱉鰕魚之類。皆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榲栝諸木葉。繭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泚亭孫公廷銓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栝葉飼蠶於池。

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卽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級。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阜。置關。關吏備索。以挽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銅人

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許。海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湯氏備

宋中丞牧仲華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日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叙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愚。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巖。子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待御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袞。考終久矣。」僧歎歎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階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本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能道其平生遊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六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瑰玉如簪形。簪之髮。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鎊乃可。」賈卽與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鎊不可。」賈亦無難色。旣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錢。比部張蓮峯說。

李道甫妾

李尙書道甫三才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豔。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旣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怪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廨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癢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爲石。劉工部韜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爲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鏈重數十斤。鏈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鏈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鏈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鏈。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蠶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迎環針針心。察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爲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瀾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火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烟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往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烟霧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爲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又出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卽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婦。亦化爲虎。皆康熙二十年間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子同衍聖公翌辰。大學士李公鄴園之。芳兵部侍郎孫公忭庭。光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尙矍鑠。自云生母魏氏。年百有三歲。尙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歲。子全有五十十三孫。家樂山下。子孫有爲諸生者。羣嘆異之。又聞章丘堪輿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尙能紡績。忘其姓氏。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嬌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

於暗中手一杖。開門逕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至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人敢僭號王字。」王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爲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爲張俊升給事。登選劾罷。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粧。髻上加甌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忽忽。未暇躡其踪跡。或劍俠也。」從姪堯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囚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緇頭。狀貌甚獐。至尼菴。入門有廳廡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

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鏽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廨門已啟，視之，卽紅綃頭人也。徒手握東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惟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來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猶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取出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黠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綃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鏽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偕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貂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啟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貂參，孫答書云：貂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爲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尙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偶客過柳江者，揭一紙，卽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鉞嘗理

柳州爲子言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禎

河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請以其子程舉承襲。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尙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唐時升叔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徐僦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勣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宋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老耄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云。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辭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口開喚弟無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朮。香山居士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無且莫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秫酒。日奉杖履長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鑿與南幸年。魏學禮長林片葉集。有九峯書屋先生年一百二十一歲詩尤奇。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金鋼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在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鏤。無堅不破。右齊東野語所記。或云扶南國金剛能切玉。扣以殺角則判。張洪使緬錄云。緬蠻地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攔枝幹屈曲無葉。剝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羅泌路史云。巢父友許繇。樊監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頽。暨方飲其牛。乃歐而還。子莘注。暨字仲父。然則洗耳者巢父。飲牛者則樊暨。又別自一人。妄說紛紛。諸子識緯之書。杜撰大抵如此。可發一笑。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然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邾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氏。

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徐陵爲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子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子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營序。予門人汪蛟門集云。鈍翁性。愎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子二人梗概。願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廣州府佛山有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尙入省闈。自言吾今科且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尙有許多事業。出爲國家効力耳。聞近歲已死。其言無驗。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鄰琉球。暹

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追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敵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遂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國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也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士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江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會長陳濟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平安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卽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間謀除結傳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府屬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丘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俱嗤其

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内。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儂。形穢而情蕪。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疎躁。歐陽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儂浮的爲利口。譁獷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既脫衣裳。并除瓜髮。譬之獸鬻腊骨。至於老泉。穎濱。秦黃。晁張。則謂不足盡。及惟柳如冕裳。珮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論唐詩人。則尊太白爲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爲蒼古。惟魯爲典雅。粗獷爲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諍至於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論詩。餘則專祖太白。飛卿。稍許歐晏。周柳。以爲綴旒。謂東坡木強疎脫。少游魯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舉大端如右。所謂無忌憚者。不足置辨也。異物類苑云。山都人而黑長。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目。按諸書。言人都鳥。都豬。都皆不爾。此乃誤以狒狒爲山都耳。

錢武肅王曰。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敷衍。而姿致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湯調鼎。淮之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議論多發人神智。偶筆其記人參二則於此。隋高祖時。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求之。得人參一本。根五尺餘。其體人狀。古者謂竹王陰謀參宗。故怪草生。子曰。非妖也。人參如人形。著食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狀。蓋歲久神靈之物。而上黨又人參之出所。惜時無張華其人。故其物不著。而爲陰謀奪宗之應。文帝以丞相僭帝位。何嘗不以陰謀得哉。又元覽云。人參千歲爲小。

鼠枸杞子。載爲犬子。按參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爲犬。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卻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經。建木上有九欄。下有九枸。枸。盤錯也。與犬義絕不相涉。使枸杞而爲犬。天精卻老地骨皮。又何化字人參。讀鄞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爲僧。大成子。既書之。池北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詳志會於僧舍。屠亦鄞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前身亦僧也。嘗以鐵練鎖其。夢綠市中。通參之父戎翁者。嘗施齋供與之。善從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入其室。按宋相史彌遠。乃長老後身。即宗伯之先也。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左右軍皆用鼠鬚。歐陽蘭臺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毛爲柱。張茂先用鹿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狸毛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蝮蛇。龍角。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爲觀美耳。今吳興兔毫。佳者值百錢。羊毫僅二十分之一。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爲之。輔以兔毫。謂鍾王所用鼠鬚。必此也。然稍肥。舉落運用。不如人意。已上謝在杭所記備矣。近日湖州專用羊毛。殊輒無骨形。貌亦醜。貂鼠珍貴。專爲貴人裘帽之用。筆工當何從購之。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而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卽拔去葱。而以麵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卽所謂蔡姬典盡舊羅裙者也。

益都孫文定公沘亭廷。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簡核。然於建置設官緣起。猶未詳。按黃瓚雪洲集議。

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和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雖頗衆。其初實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郡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窰冶。四方商販羣聚於此。其中時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乎此。而遽遺於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鏞。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凱。分守左參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爲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爲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爲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二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兵備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子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龔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雁朱鸞。隋宦官劉繼詮獻芙蓉鷗。皆異物也。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田家種之。連畛頗獲厚利。考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菴。一名曰金絲。醺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

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見五侯鯖。

宋時武林唐睦藏花之法。紙糊密室。擊地作坎。設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房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料不能如舊。西湖志餘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颺。乃開。今與桃梅牡丹之屬。同置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醕。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人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耶。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名世。爲觀察。以携菹。後遂爲宴人。旣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旣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帥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簾抱努。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

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勝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貨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爲之營救。查遂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餘。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師。諡順恪。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醮金謀爲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鬢鬢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醮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緞衣中。當爲君易金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卷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爲遜思厚之報云。

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爲章淳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十人風範。問之。卽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舉意卽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一耶二耶。李庶常麗生。喧亭。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寇之難。大同殉難者五人。宗室二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案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什。河州人。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衛公本

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略而書之。永慶郡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雁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親藩。奈何降賊。何面目見太祖。列宗於地下乎。賊至。王介冑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死。賴左右曰。今日乃孤畢命時也。卿輩寧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瓖叛。出迎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殲焉。瓖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案被服儒雅。入分書。慷慨好談節義。賊偪城。聚弟姪謀曰。所不遣汝曹先生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去殷。伍員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闔房大書於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剄。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武衆僚。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遂巡不進。家仕獨義形於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諡曰簡。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秋滴。蘇公云。歲暮矣。風雪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遊觀之勝耶。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今日旗下子弟。競尙一書。書肆價值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

遊僧寺。隨僧齋粥。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安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戌。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卽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虞山錢宗伯石厓秋柳小景絕句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穉菴下。令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燒好伎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卽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劉考功公敵。董侍御玉虬。皆爲捧腹而避之。

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值。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螭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卽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螭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嶺南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幹類珊瑚。尾如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輒見風。則堅。初

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護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南國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茵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尙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亂世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困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驚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諾。乃始於江左諸王。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啟。與手簡。駢絨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叙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爲劄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曆中先達名人與諸祖

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啟。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爲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字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

錄之以示子孫。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閨閣名家。不以再嫁爲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婿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竦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爲之禁。尤不可解也。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爲氏。而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爲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以飛爲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漿。棗湯之爲愈也。

類濱樓賢志記。造詣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木平如白練。橫觸巨石。不匝爲大車輪。石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地。僧堂在焉。狂客怪石。胡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堂中的人。疑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板橋雜記

清余懷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翻翻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髻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迴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僞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髻畢妝。捧盃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純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姨。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姨。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外欲淫淫。蘭湯鬢灑。衣香滿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筍擲拳。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願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緜。水煙凝碧。迴光鷲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髮。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搗擊鼓。踢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豈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轎。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幘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謂王者之香油。召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飾。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鴛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廻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幾雲鳥。名酒佳茶。餽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託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是采。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江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擅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喜頓老琵琶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開開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妥娘。歲川朝詩選開集詩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

發。玉律拋殘作笛鉤。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界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以上紀雅游。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窟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曜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
閨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簾
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雲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
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視席磨除麝蘇都
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
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
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
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
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
清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友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哲髮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
媚亦知余愛嬌媚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園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
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棗桂園擁一姬曰姓李
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
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在否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
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

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人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爲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闖入閨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眸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門。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嚙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外。張全。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耀靈西匿。繼以草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妹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籠藥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閩園。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孃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濟焉出涕。眞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盞滿。

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通文史。善畫蘭。追步
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籠。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
香煙繚繞。簪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
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
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
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
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
云云。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罍庵堂中。願奪場演劇。爲
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
伴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練箋動盈篋。膏款所書橫
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
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
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
司任。逗遛屠樽下。窳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幣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
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

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娟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禱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阜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涉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瘵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紫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粧樓畫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柱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幕門深更阻侯門

本卷一曰窈窕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書蘭鼓琴喜作風枝媿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湖濱築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立歸秦淮波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簫樂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虛家泣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洛船剪就黃緇食人道攜來綠綺訴嬋娟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

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玉京有妹曰敏。順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摧琴斂手。而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纒橫枝葉淋漓墨漬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携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中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死。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范珪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巘。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顧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雖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雜歌三疊。清冷然神與之決。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佻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借往訪之。風鬢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鷓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剜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亦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按劄懷寧院。大賊梅黨煽擣。擾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南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離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陝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指墨痕。縱橫標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大小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蹠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尚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於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浚。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變。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而以爲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透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上月諸姬。並

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溼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二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暉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厨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帳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蕪。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尊以歸。武公愜愜。遂娶爲媵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蓄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擄。擄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媵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留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

寇涓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

門以千金子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啗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麗品。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純芮浪子。蕭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簾櫳絲管。以及鬢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轉。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盡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

稽婉賦。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簪帽。擲之於地。勿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闔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蒸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口。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逼求奇方。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口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鑿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賤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體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霄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頓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蒸爐香。洗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啟戶。出口。此張魁官。蕭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窶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如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晉盟。晉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

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阿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翠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有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頭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自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穿紙衣齒高跟履伴狂沉河壘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闖入梨園毘喻上爲參軍鵬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彈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

十餘友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南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掛闔張勢如賊盜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賦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時有之子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子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擯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游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曷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口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指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擊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蠖奄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葦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髮髮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籍惟三娘醺然猶不眠倚柱樹也蘭叢買

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遼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楊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闍黎阮大鹹欲納交於朝宗言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鹹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再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燈節以春槩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齋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鬥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槩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攪分櫬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裏鈔稗金走情友閨堂一月

自青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松下雜抄

清闕名

周玉繩之再相也。以丹陽賀監生虞城某共斂金屬太監某。乘間復相。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蓋辛巳之四月也。清兵入內地。特命周以閣部督師。畏不敢偏。適天氣炎熱。清兵大掠而去。遂報捷。晉進位太師。有山人題詩以譏之。敵畏炎歆。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馱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夜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延儒受賄。竊敵。至癸未四月始放回。七月著延儒聽勘。再召時。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舉措盡反前事。上亦虛己以聽之。後溥歿。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故至於敗。而罷廠衛。撤內監。尤爲諸璫所怒。至是行邊。諸璫盡發其奸。及昌時既誅。延儒以青衣入見。上令自陳。遂上疏引罪。奉旨。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匪營私。濫用匪人。封疆貽禍。姑念首輔著三法司堂上官於寓所勒令自裁。仍具棺殮。聽其回籍。該衙門知道。

吳昌時少受業於周忠毅宗建。故與清流通聲氣。然爲人墨而狡。旣通籍。日奔走權要。探刺機密。以炫粥市。重周延儒之再起也。昌時爲通關節。反爲首輔。其辛未所取士馬世奇。本延儒師。力勸以正。故初治事。頗有賢聲。而昌時則挾勢弄權。大啓倖門。延儒視師通州。一晨而昌時之啓入。至帝密刺之。知其交關狀。而未發。吏部舉行年例。先擇選司。故事副郎有調部者。正郎則不調。昌時欲持權。使人誑家宰鄭三俊曰。昌時持正。有風力。主年例爲宜。遂從儀制。正郎調文選。事爲破格。人皆側目。及舉行年例。出異己者十人於外。一時大譁。旣而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賊私巨萬。事多連延儒。並言內通中官。漏洩禁密。帝震怒。御中

左門親鞫之。遂下獄論死。且有誅延儒意。時魏藻德新入閣。有寵。謂其師薛觀國之死。昌時實致之。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掌錦衣者駱養性復騰蜚語。常命削延儒籍。勒其自盡。昌時棄市。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最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知。比燈下。騰真之際。有一楨在門旁立。而一步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爲國盡言。爾何物。么魔敢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怒。詔繫獄。羅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乃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由東籍貫。不可拘案。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既死。猶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稱冤。中外歎息。上亦感悟。憐之。特令勒碑拜祭焉。

竈頭房近侍十餘員。專習爲皇子女請髮留髮入囊整容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嬾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按期請髮者。如外之。每次剃頭者。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焉。皇子戴玄青縐紗。六齡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冠。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於後。冬用玄色紵。夏用玄色紗。作囊闊二寸許。長尺餘。垂於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許闊小頭箍。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

餘姚黃百家耳逆草。康熙癸丑某月。內閣學士哲爾肯等奉命撤藩。未至滇。吳三桂已叛。筆帖式黨古禮馳赴京師。十二月十九日。聞叛信。吳逆子應熊若罔聞者。二十日。執熊。廿一日。發兵部。京師洶洶。有鑲黃旗武監生郎廷樞家僕騷韃子。告以家人某某久蓄異志。約舉大事。今見事急。欲於一二日內。即起。主其圖之。於是執送兵部官。兵部官不爲意。次早。凡家奴出首。主人執送者不絕。始大駭。奉聞。奉旨窮究。方知

爲吳應熊之謀。據供。應熊遣人密約。凡京師滿洲漢軍之奴僕佃戶。能殺其主者。卽得其主之妻妾家當。能暗殺多人者。以差授職。授總兵官者。管姓名冊。總兵以上。給箭付紅布木印。錫印不等。總兵以下。給箭付紅布。在冊無職者。各給紅布二塊。八旗下無家不徧。約於甲寅元旦慶賀時。各奴之在家者。於各家積柴草處放火。殺家人之不在冊者。以分執其妻孥。其隨主人在朝者。見火起。則騎各官之馬。喊殺入朝。至期。凡頭裹紅布者。免難等語。於是張兵城上。閉九門。盡守城中欄柵。按冊排甲。牢搜。搜得。以黑絹蒙賊首面。城中不火食者三日。而各處火起者無數。白日昏黑。居人面皆土色。獲賊旣多。斬決無地。以中滿載出九門。斬之。尸積如山。如是者八日。乃奉上諭。殺戮過多。凡止有紅布無箭。付與印信者。皆免究。得釋者。猶數千人。先是吳逆未叛之前。京師哄傳。不日嘗有大難。凡頭裹紅布得免。愚人之暗蓄紅布而不知謀者。頗衆。至是雖不在冊。以搜得紅布。被斬亦無算。旣斬。應熊并其二子。議敍廷樞。以三等阿達哈哈番。廷樞不願就武。授黃承纘。嬰守瓜洲。例改授御史。又云。此得之友人宿州知州高韋之所述者。高爲漢軍。往城中東溝堰。東亦有奴在賊冊中。其兄驃騎將軍宜之。嘗奉命搜賊。信其信目也。

仙聲王先生居松陵。與虞山帶水。禧雖切景慕。從前實未識荆也。乙酉禧待罪豫章之昭武。五月。聞大兵渡江。六月。令民獻册。民亟欲降。因禧不忍。民遂反。劫逐官僚十三人。有死之者。禧卽挂冠。顛連萬狀。抵常山。遇方兵不得渡。常令彭章庵解衣推食。稅屋居停。苟棲而已。九月。望。有宗侯議縱者。重拜隆武閣部之命。聯絡江浙。勸諭掄材。先用後奏。侯係江右。素厚知信。幣聘禮徵。強必再出。同題六人。而先生居首。仲冬八日。溫旨齊下。卽勅同頒。先生御史督兵。援征恢復。祿亦拜命。衢州督餉監軍。同里同舟。重承推愛。比

之衢。宗藩則有樂安弋陽通成。伯則有永豐張文。則有直指彭兵部汪。武則有總戎陳大刀。更有原任地方文武本邦紳衿百姓義師。而兼有間道統兵來合者。人必有兵。兵必以數千計。鄭鴻逵。雄鎮馬金。黃石齋。屯兵廣郡。三衢一席。天塹屹然。衢有鳳凰山。乃金紹咽喉。麓多隱路。易匿私人。懷玉山。大寇相鄰。防不可少。先生獨率本部精騎三千。露宿林居。草營土食。且餒而譁。先生斬一二首者。餘則泣諭以君臣大義。而軍聲以振。方兵縱掠富陽桐廬。先生擒殺之。時方受唐魯兩藩寵命。謬恃功在。扼江聲勢。赫然。人皆爲先生危。而先生不顧。日與朱未孩中丞郵筒來往。商戰守固。無隔。六月北兵搗紹興。七月陷金華。尙懼兵將衆多。不敢輕進。先遣一閒姓者來說。聞蜀人原任粵撫。單騎入衢。投刺各官會。聞於兩院。而聞利口。昔言大時人事。厚祿酷威。娓娓千言。衆皆俯首。先生吐極毒雷。罵極噴血。先截其舌。後全磔之。莫敢仰視。丙戌八月初一日晚。北兵先驅泊城。衆謀於永豐。則曰。唾手可敗。何憂爲。衆方恃永豐一人。永豐意氣安閒。衆恃以無恐。從之飲。而永豐恃遼將七員。謂足以辦敵。不知七人素有叛志。計請開鑰。詭云城營。意藉變而降。伯府傳盃敵營收蘇矣。北兵雲梯入城。不滿二千人。雞鳴時。則通城皆洗矣。先生朱衣正冠。仗劍獨立。雷霆怒詈。兵不敢犯。擁至營。營愈甚。竟至授命。次日有素交僧覓尸衆中。顏面如生。殮寄西寺焉。嗚呼。衆皆俯首縮舌。先生獨裂眦悲呼。列祖列宗。衆皆尸雜首混。先生獨威儀不損。眉目如素。以身殉義。以分捐軀。節凜秋霜。光昭霽旭矣。禧先謝事。驚痛遙奠。已復流離數月。方歸故里。己丑重九。同陳枚臣。虞部。垂虹泊舫。得拜其尊公。振先老伯於堂下。識其哲嗣。復且書翊於書帷。句當有誤。知忠魂已歸虎阜。而兩世兄。慟詢始終。因僭筆錄其大略。豈敢曰傳耶。嗚呼。先生又豈待禧之傳耶。正直敍其經年共事。生死顛末。

然未能悉其什一也。若輩狐椽筆，綸綍玉音，則自有珥形簪筆者。在琴川徐錫禱，拜述於嘉禾舟次。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爲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親見者。」乃止。給事中徐階使浙，渡江求見，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洲，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經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卽行。」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靸屐，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矯雅，過費誼宅三閭廟云：「浮湘七澤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鷓鴣，重陽沙澗見江魚。大高未敢重相憶，年少何勞更上書。此去樊成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與。」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鬪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馬。常寓秦州，州守知其賢，爲除徭役。予見友人几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峯集。」

太倉吳梅村祭酒辛亥元日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除三章不具錄，先是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叢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歿。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洗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

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忠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帑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時浙西僧水月。年百歲。能前知。先生病亟。擊舟迎之。至則曰。公元且。惡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卒。

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爲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李木考功見之。爲賦詩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云。那太僕子。愿有與孫月峯。巡撫書云。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屣履素。取則古人。銘古錫今。蔚爲代寶。而今則五畝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甲。空標孟亭之名。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存遺孀。又復無母。纔離襁褓。寄命嫠媪。僦居窮巷。託跡浮萍。並飢無糲糲之食。渴渺漿汁之饋。伏願明公。下紀所司。略捐公帑。爲贖數椽之蔽。俾小夜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長養。壯髮綿延。後昆一線。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脈。其疇逆心。觀二事。滄溟清節。可知矣。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徹。居吳之中峯。常夜讀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山中。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皋過訪。說此。皋有句云。烏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宋御史斐始建議禁止。得俞允行。

嘉靖中議祀典。進后蒼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歐陽以濶議故。故字敬特進之也。予謂歐陽人品學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以此負謗。其歿也。以此從祀。所謂求全之毀。

不虞之譽也。雍正口年，世宗以朋黨論罷祀。

隆慶中，江西守臣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真人之號，以爲上清觀提點。萬曆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衍聖公公然並列，何哉？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學士方孝孺，當建文靖難之際，平居則闢道黜邪，臨難則成仁取義，能以理學倡，其所著遜志齋集，自程朱而後，未多見也。吏部尙書羅欽順，當正嘉之際，學者蔑棄淵源，談空好異，欽順作困知記，以正人心，斥雜學，似是之非，明心性毫釐之辨，萬曆啓禎間，聖道式微，異端益熾，賴有光祿少卿顧憲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倡學於東林，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倡正學於關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倡正學於浙東，皆能羽翼聖經，發揮賢傳，有功於理學名教，並當急議從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於忌諱，或扼於權奸，所以故明未及表章，實爲勝國之闕。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時，伏乞覃恩從祀，登之學宮兩廡，使天下知正學云云。

王文成公爲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皆警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謫時爲總裁，予與之辨論反覆，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講荆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容璽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吾邑徐隱君，字東癡，又字稽庵，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臬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爲構草堂，又遺縣令書，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

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所記中峯和上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泥壁。吳人至今傳爲美談。明府能爲此盛舉。繼三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然亦不果。

段復與陽穀人。明末爲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癸未冬。李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部瓦解。散至慶陽。公怒。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巴縣孝廉劉非。眼道閩作故大學士。公應熊傳。頗紀實。無諛詞。其贊云。立朝了了。居鄉赫赫。峻整方嚴。夏日冬雪。天資則美。聖學未克。責人無已。居已不洪。仗鉞秉旄。出將入相。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魚鱉。其何能淑。翰林有餘。宰相不足。應熊以崇禎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不出枚卜。在政府僅五月。攻之者衆。遂罷歸。歸後弟應熙與同邑倪戶侍斯。趙子天和。相札。遂成大獄。倪氏傾覆。殆盡。巴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罷相。與應熊自代。詔起田間。比至。周已賜死。陳演不欲其人。詔應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辭。上以問陳。陳對曰。此要君之術耳。上怒。遂勒歸。南渡時爲督師。專辦蜀寇。甫抵遵義。獻賊已據成都。口將會英。擁衆數萬。駐重慶。應熊無師可督。蟒衣玉帶。端坐受庭謁而已。丙戌冬。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凰山。假子孫可望。奔重慶。墮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應熊卒於永寧之土城。

駱養性字泰如。京師人。崇禎朝爲大金吾。熊魚山。姜如農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錦衣獄。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懷宗御筆。至云。諭駱某。卽取熊姜二犯。絕命繳駱。附奏繳旨。略云。言官果有罪。當明正典刑。

與天下共棄之。今昏夜以片紙付臣殺二諫官。臣不敢奉詔。奏上帝怒爲之霧。二公皆得不死。駱順治中尙在。宋荔裳嘗識之。

臥碑

明太祖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學。遂命禮部傳諭立石於學刻之後。再爲刊定。

一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主。今後務須頒降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歷代詩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徒誦習講解。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

一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其事不干己。輒使出入衙門。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打幫罵詈官長爲首者。問遣。除盡革爲民。

一習舉業卽窮理之一端。四書經文策論務要說理詳明。不須浮夸怪誕。記誦舊文。意圖僥倖。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未及六年發社。

一有司朔望行香。迎至明倫堂講書。

一各省廩膳科貢。各有定額。南北舉人名數。亦有定制。近來奸徒利他處寡少。詐冒籍貫。或原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僥倖出身。訪出舉問。

一歲貢正統六年定。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三年貢二人。縣學二年貢一人。

一應貢生員文理不通另取補貢不許但挨次濫補。

一選貢隆慶二年題准不拘食糧淺深務取文行兼優者府學二人州縣衛學各一人充以恩貢。

一補貢有缺查人文未經到部定限本年取文學優長者一人補。

一科舉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各直省皆試士於鄉初九日初場試四書義一道經義四道文限六百字冗長者不得中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表一道判語五條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

五道初場須醇實典雅二三場須明白條對空疏敷衍者不得中。

一學校無成皆因師道不立教官賢否不齊須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若學問疎淺怠於訓誨者一考

再考無成不必考其文學卽送按察司開理。

本朝順治九年禮部題奉欽依條約八款頒列學宮謂之新臥碑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徭

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

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條教開列於後。

一 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爲非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

於危亡。

一 生員立志當學爲忠直清官書記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 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

害人之事往往自殺其身當當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預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者亦當盡心教訓毋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按宋大觀元年詔布周官八行八刑之法於學宮令所在鐫刻淳祐六年御書白鹿洞教條頒天下學宮立石洪武二年令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三年定學校射儀十五年頒禁約於天下學宮刻石於明倫堂謂之臥碑成化三年令提學官躬歷各學督率教官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缺者列三等簿若平日囑託公事或捏造歌謠興滅詞訟及敗倫傷化過惡彰著不必品其文藝卽行革退嘉靖五年世宗御製敬一箴並著宋儒程氏視聽言動四箴於天下學校立碑

螢窗異草

清浩歌子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額曰天寶遺跡以石爲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有裂寬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胆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山隙而窺之其中窈杳而深黑一無所見怯者卽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人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燈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彷彿如有繪畫瑞五顧謂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爲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使得一門其扉以青玉爲之隸書數行墨迹猶新其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暮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灑灑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懽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聞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非石也未署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扉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尙無他奇左爲曉粧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一宮娥一捧匳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鬚微髻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

度宛然相親。衆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蕩漾如活。旁立二人。執巾捧帨。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玉爲體。帝自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狀。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麝臍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低黛雲顰。容如觸醴。且以纖手捫綉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山裳而下。雙彎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祕。而舉首遙睇。帷幙儼然。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凜乎不可羈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堂。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官訟。鞠瑞五其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泥封其洞。且鑿其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泊乎天啓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不知其處。

守一女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村有姪女。爲賊所得。悅其美。并其父母弱弟拘繫之。謂不從污。將舉一家盡殲之。無瞧類。其父母握手流涕。不敢默。亦不忍言也。女已有成竹在胸。獨慨然曰。兒之身。父母所生。辱兒身。卽辱父母。義固萬不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死。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是背罔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胥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爲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以生女爲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子卽事之。否則甯死不辱。無敢以父母爲念。其父母亟自於賊。主者實一渠魁。欣然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給已。堅不許。女乃太息曰。天乎。予非不死。實不能死也。徑趨賊幕。俟與成婚。絕不作兒女子態。賊既納女。以兼金贈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別。女言笑自若。惟以一布裹縫紉甚密。付

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爲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敗。俱駢首受戮。所掠子女。盡放之甯家。女亦歸其村墟。時賊已盡平。人皆旋里。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爲不可。父母笑曰。向特不得已。豈賊也。而爲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爲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與兒俱死。兒卽淫賤。亦不忍偷生。乃旣爲親而事賊。是猶奉命而嫁賊。一醮烏可再醮。重辱父母之遺乎。卽索布裹拆視之。則驪珠在焉。因號泣曰。以此還父母。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案。倩人題守一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父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歿猶嗟嘆曰。遲矣晚矣。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也。

白衣庵

貴陽有熟苗。其名曰亞九。姓辜氏。勇力善鬥。矯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苗。實爲江左名娼。有宦於黔者。買以隨任。冢室妒不能容。乘官他出。賜配於苗。生一子。卽亞九。故其貌不肖父。而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人某宦有名班。因啗其父。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爲優於滇。聲容並妙。名擅梨園。每一謳歌。座客爭爲纏頭。諸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演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爲假楚王所窘。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爲巾幗之態。旣已辱人。況復受狂且輕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道者見而愀然曰。子有大難臨身。何猶坦率如是。能從予往。或可以逃。亞九故勿信。又念黃冠者。鰥處。倘遇如玉之姿。必將染指而後已。遂不答。夷然自行。居無何。羣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共鬪之。亞九素有

戒心。因大怒。立斃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諸官。捕役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枵腹終日。病不能起。至夕月上。力疾而前。忽見向之道者。貿然而來。亞九不及避。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日即笑曰。忠言逆耳。反以見疑。今急而求我。無能爲矣。亞九益頓首。道者徐曰。與若良有緣。誠願固卻。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人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執炊。俟髮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即自去。亦不強之。亞九自思。勿人亦死。苟得容身之所。倖免一時。固愈於束手待斃耳。因俯躬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盥牀榻俱以土築成。衾褥亦具。旁有側戶。窺之。米麥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來。亞九心益安。惟冀其髮速長。年餘。幾盈尺。窟後固有池。因勤浴之。再越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游天下。乃可無患。即啓囊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墊。使從己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頤養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關。募於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心。行及睢陽。遣之曰。子精於風鑑。僅能知人。非有他異術也。前見子氣晦暗。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于於厄。今以子爲道侶。頗致驚疑。反將重爲子累。子盍行。亞九聞言大駭。流涕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當有奇逢。行矣。勿自誤。遂以千錢付之。使爲資斧。長出傳舍。卽割袂。亞九不能戀戀。亦自行。由南而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爲之一空。因效道者裝束而行。乞自朝。至於日昃。絕無一文相施者。而聚觀之人。且多頷指。而目瞻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叟蹣跚而行。步過其前。數數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色白。皙而頰下無寸髭。頰類宦豎。因前而求其施。捨叟微笑不言。惟以手相招。意使隨行。如肯布施者。亞九大喜。毅然從之。出邑東行。里許。天已昏暝。叟姑與之語。詰所自來。音雖蒼老。實近嫗然。自肩而前。辮髮頰白。又垂

垂於後。亞九亦莫辨雌雄。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抵其居。則非宅第。實蘭若。月下視之。榜曰白衣庵。乃優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叟卽延之同人中。廡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叟卽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長夜。汝曹竟坐而安享矣。說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說笑生第。以手脫叟之帽。曰。老不羞。自行覓漢。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乃頭光如瓠。嫩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知爲淫媾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衆曰。卽尙忍飢。可速具一殮來。衆皆噉應。紛然自去。老尼迓之入祕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肴羅列。亞九飯已。團坐。懽飲。睨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人獨艷絕。亞九爲之首肯。因計精力無多。禿媾尙更番迭進。子身將葬於庵中。何能生返。度必臨之以威。異日乃可以自立。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皆起而求歡。亞九姑從之。自覺慙甚。而決計倍啜。次日。老尼與衆謀。以亞九有髮。使更女裝。詭稱初來求度者。亞九亦聽之。且昔曾習此權。一迴思盡得其態。卽使人見之。亦不能料。諸尼大悅。益相慶幸。至夕。亞九已留意。預藏短挺置之袖中。將寢。忽大言曰。汝曹實賴媾母。而強思與子爲歡。子誠不願。必欲子留。惟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乃室俟。至旬日。略一波及。不用吾命。則擡之。語竟。獨挽艷者。壓衆使退。衆皆失色。大有醋意。而老尼尤不服。曉曉與爭。亞九出挺一擊。中其肩。仆地不能起。衆始知其武勇。股栗莫敢前。亞九又持挺驅之。命負老尼而去。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笑數聲。掩其扉。艷者忽嘆曰。妾與君。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此媼既妒且毒。其徒莫有違逆者。今旣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子。平明旣號召鄉鄰。誣妾背師行穢。有犯清規。其檀越之皆大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子過也。然以一身當衆淫妖。實有所不堪已。而晒曰。此尼有犯淫戒。誅之當無罪。徑起。周室巡

視有廚刀。適曾用以剖瓜者。即仗之。拔關以出。艷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矯啼號救。乃大驚。着衣而起。將出視。未踰門限。亞九早血刃而返。謂艷者曰。除子之患。可高枕無憂。艷者駭然詰其故。亞九言如牒所料。羣禿方聚而謀我。已有一尼啓外戶。似往馳報。子先刃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遺。至此始快人心。艷者聞言大怖。肌戰汗淫。良久始能言。謂亞九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事覺。將若何。亞九笑曰。與汝偕遁。夫復何慮。艷者搖首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踪詭異。何能行。亞九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人莫能識。今共具在。汝盍效之子。仍以女妝相隨。矯稱夫婦。其又孰能辨之。艷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笥出衣。盡更被服。亞九視之。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爲之鼓掌。惟髮色不類。亞九剪諸頂上。製而懸之。亟焚其舊者。曰。勿使人窺見底裏。已故不煩改易。草草梳裹。卽敢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攜以去。其庵中故有塞衛。艷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輜重。比出庵門。天僅昧爽。人皆寂無知者。途次。艷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汝甯人。幼失怙恃。遂入庵中。及笄。始披剃。初亦惡尼之淫穢。既而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衰不克自致。因遣我輩固結人。懽然必壓足其慾。而後分甘。其初誤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恆來。老尼又爲此譎習。喬扮暮出。遇有無籍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人。與君而十矣。非君知幾。當亦不免。遂與劉謀。日止一食。薄暮宿於途次。已故爲羞溫。先入室中。飯食皆自劉傳送。傭保者概不令人入。因竊笑。而不意其爲規避也。未明卽行。長裙蔽足。猶有所慮。乃命劉密製女鳥。盡夜而成之。已遂削木爲寸趾。裹以膝袴。盛以蓮鈎。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爲優時。熟習之長技也。劉故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然前進。且不由

徑而行。所過鎮市。追捕亦甚洵。言汝甯白衣庵殺女尼。其中有一尼竊貲而逃。必與兇身偕遁。勒限懸格。通省緝拿。見亞九與劉亦間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旣衣冠齊楚。烏髮拖巾。男又蟬鬢蛾眉。纖距宛若。遂無自究詰。山齋入管。謀所攸居。劉因使亞九爲堵。而已仍蓄髮返。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爲不法。今捕者無虛日。密邇接壤。未可以面目示人。況若髮亦難驟長。反敢人疑。何如子婦而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聽其言。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瑣也。日處閨中。絕類小婦。蓋旣柔媚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氍毹之嫵娜。作綉閣之妖嬈。不學而工。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劉又攜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緩帶峨冠。且幼時從師。遍歷閩閩。談笑素所擅長。故雖不勝衣。人反目爲書生本色。況已密留頂髮。直接弁髦。縱今落帽風前。而有目者。杳如無目矣。居管數年。產業饒裕。劉已生二子。惟臨蓐之月。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誕也。晉人故習於儉。亞九亦從不蓄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其踪跡可謂隱祕。乃貴陽汝審及陝之捕役。因亞九不獲。案莫能結。家屬多病。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追。忽於丙子歲。微露其形。蓋緣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又不能隨。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媼。使視其兒。適里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諫。不聽也。夜則使媼寢於外。而自闔重扉。不復令入。媼故有心人。頗爲疑訝。一夕。夜出使溺。瞥見中門失閉。乃竊喜。悄然徑入室中。猶秉燭。因前窺之。夫婦方嚙香交。懼兒宿於旁。時正海曙。初收。皆自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視焉。不禁駭而欲笑。於是春色盡洩。男婦攸分。媼之惑。因以頓解。趨出就室。深慮出疑。明日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媼後微有漏言。聞者或以爲誕。里某亦耳。

其異。偶向所親述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既居此地。不首將有害。里甲領之。果控諸官。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媼至。悉得其情。翌日遣役守候於村。俟劉出。卽繫之。來視其喉。無雜骨。褫衣驗之。嫩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罄吐其故。公念亞九必勇。非給之。當不可得。乃命役還詣其家。詭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娘子一面。吾曹當爲疏通。其意似索賂者。而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失措。竟自出。將細詢之。役承官命。各攜瓶油。見其來。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蹶。衆役遂直前擒之。戲探其襠。盈掬者。實非無物。皆噫驚以爲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還。逮至官。以事無證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公始加刑嚴鞫。亞九不能支。遂伏罪。公以罪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棄市。獄達上憲。俱色喜。公因獨騰卓異。亞九死。其子猶在官。官爲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惟汝甯白衣庵。迄今猶如故。行人每指以爲戒。

化冢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卽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貌綦美。術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爲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參達賴僧。適來前藏。與談禪機。故在座。侍衛入見。輒膜拜無算。遲久不起。達賴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子聞閩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艷絕者。因假和南以飽秀色。豈爲僕僕如是哉。問者笑而去。乃侍衛啓行未及半日程。馬逸墮於巖下。深且百尺。雖無所毀傷。苦無樵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爲僧故。亟反

見達賴哀之。僧故未去。達賴乃正色諍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蓋從人甫返轡。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塹絕無。抑且平沙一望。震驚其異。遂亦迴驂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異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雄健。無能禦者。前藏人衆。幾無子遺。後藏人情洵懼。咸謀奔竄。僧乃集衆語之曰。逋能免乎。有我在。必不使汝曹罹於兵燹。因率闔藏人衆至一山。聳峭摩天。中有隘口。僧盡麾之使入。已乃跌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舉喙嚙。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爲野豕。隘通百騎。豕以一身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鬚烏喙。又復醜惡駭人。敵衆辟易。適其渠酋亦至。競往白之。笑曰。此妖術也。以矢攢而射之。若屠豕然。何懼爲。衆領諾。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利那間百千萬億。舉如前豕。蠢蠢然。平川復無間隙。敵衆大潰。渠酋亦莫可如何。斂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收法趺跏。其人出視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巋然獨存。迨聖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某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懣。謂其子曰。吾寧得一晤王先生。雖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爲壽。秋泉飲大醉。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蚤踵躍解維。代搖櫓。至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謝暮夜。請得詰朝。櫛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爲。

強之人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還舟解衣臥。鷄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惰奴誤乃公事。某富人遲我久。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吾直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忽遽解維。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卽入報。須臾門啟。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爲。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怛怛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歸。呼爲醉先生云。

固安尼

固安小邑也。素無尼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爲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主婦。披剃爲尼。其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慶也。主婦喜其誠。爲築庵於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既闢法門。香火極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爲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庵。門戶且扃。自叟黃童。莫或能入。而壯夫無諱。且朝饗夕殮。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敢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人因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穢者。上元汪乘鐸。以孝廉來宰是邑。以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憫恍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士王許二。醉臥庵前。嫂罵不絕。語語

皆侵靜定。靜定亦閉門不敢答。幹人以爲疑。翌日。矯幸命。徧召木土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日五貫。今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怒曰。禿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虛爲人所蹤跡。乃以五十緡。挽予爲地道。自某家墳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丈。號爲方便門。諸僧乘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可定。禿娼又於朔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深恐子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欺聾聵耳。豈能欺子耶。幹人得實。卽以自注。注召許。以刺擬之。盡得其奸狀。乃於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既至。僧始知。亟奏所樂。出迎。宰官注給。主僧曰。汝寺之衆約幾何。可悉告予。予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注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藐我之職。有高枕不出者。命役徧索於各房。得諸尼於臥榻。繫之以串。皆裸如也。江笑謂主僧曰。阻汝佳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撥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江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之。則因病在庵。亦捕之至。實則私產坐蓐耳。江鞠之。僧尼皆伏罪。靜定不承。因出許。二與之質。兼掘其地道。乃虛招。旣而得二屍於隧畔。則諸僧以妬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尼於嶺表。而旣主作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貯以巨籠。積薪而焚之。江虛爲之傷。以送之曰。咄嗟二師。四大和依。聽我一語。携手歸西。由空入室。設想雖奇。刹那敗露。信有天知。借此三昧。急早脫離。莫沈慾海。永證菩提。生旣掌風流之教。死亦化連理之枝。噫。改換皮毛。如牝牡。秋風道上。每雙騎。誦訖。閩邑爲之粲然。俄頃。昆盧盡成灰燼。庵遂廢。迄今。固安之俗。緇流尙無雌伏者。注公肅清之力也。

遼東客

先大父宦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英氣。不類緇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落。嗒焉若喪其骨。怪而問之。僧亦不諱。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荏苒者。尙餘什一。僧固其間之巨魁也。聚黨十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劫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者。結伴十餘。來自海上。所携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敝榻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衆中一人。貌聳面神清。負一劍。斯須不釋。俯而窺此。因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至矣。衆未及詢。以爲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夕當有賊。諸君不可以不備。衆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啓扉。移去其榻。屋隅有巨穴。窺之深黑。其中洞然。並歛其榻而驗之。儼一無當之厄。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衆皆震驚。謀欲徙居。客曰。徙果能免乎。慎勿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寶。因命衆枕費而臥。即震響亦勿張皇。乃已。撥矮几。坐穴側。帷燈伏劍。屏息而伺之。衆亦股慄不能眠。假寐以待。覩其劍光。芒射一室。灑不可以相近。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爲表裏。奸見客即馳往。津。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勢卑下。兼有坑坎深丈餘。匿空旁出。疊土爲階。以上通其隧。蓋皆盜所預構者。於是盡入塹中。然後議進。其首賊以爲無患。毅然先登。約鑽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汚掌。已失其元。舉大駭。低噪有風。人心惶惑。而盜之舊規。長者亡。次者必繼。某居其次。義不容辭。逡巡而復登。未幾又墮。則頭顱亦棄於室內。盜者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而又甚恐。前車旣覆。後車仍往。其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趨起良久。彷彿有光。旣達穴口。不敢躁

進窺探倉皇。旋覺寒氣侵肌。毛髮仍豎。戰戰然欲返。而又慮爲人嗤笑。姑以首爲嘗試。甫露其頂。未及眉睫。恍若有物如冷雪。遽沃其腦。早已冥然無所知。而身墜矣。羣盜燭之。馳門以前。天庭以發。削去者三寸。而人尙微餘殘喘。後無繼者。從賊大潰。僮兒一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愾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孽矣。亟散其衆。出家於某寺中。後數年。邂逅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爲。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子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詎得夫子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僧爲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爲之生嘆。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僧遇先大父時。旣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虞。又何待問哉。

世異

湖商江仲鏞。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看屆秋。爛漫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燦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判以畛畦。一夕與友宿於鼻香亭。蓮漏已三。江鼾然。而友尙反側。忽聞闐聲。伊邇且。端細絕。類聞人心訝然。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君之上戲。君姑憑軾而觀之。又一人曰。不願散賦。敢請從者。幸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闐友從窗隙窺視。月色甚明。見有卒伍三隊。一樹赤幟。旗旆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幟。衣甲皆類霜雪。瞻之如茶。然詳觀之。兩軍皆束綠裳。修眉媚眼。色艷香肌。實屬閨中麗質。軍中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鑲子細鎧。內纔錦袍。亦分赤白色。冠乎一軍。執小號旂。指揮而進退之。其徒皆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鬥。園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覺其隘。友大駭。疑爲鬼狐。連詫奇事。外聞

有人聲。遂紛如鴛鳥各散。已而寂然。友呼汪與語。汪以爲妄。友遂寢。晨起。啓戶視之。園中之花。赤白各成一隊。無復燦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妄。相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陸廚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廚而已。煎熬燂炙。滋味深語。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廚又嗜酒。歸即酣臥。以是脫輻爲常。遂出之。然廚欲藉此出遊。祕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蹤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閒。廚又給假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母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爲汝重圓也。時廚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廚旣失口。不能諱。遂自其棄妻之由。某即不信。又詰之。廚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奈何耽麴蘖。而捐鸞鳳。因拉之如肆。與其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廚之妻。心頗艷之。今聞其離異。欲淹廚爲玉族。故假杯勺與之。讓酒數巡。遂以言挑之曰。阿嫂旣被兄出。以渠姿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破鏡未易圓矣。廚側首曰。子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村。風聞吳在奴。以子爲墜。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廚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其毋辭。廚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爲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況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爲子以成此好事。廚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旣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弟予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冰。非兄不可。否則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廚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餽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膠續乎。廚曰。然。子年正壯。詎能久。

鰥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設舊者固可耳。廚不能解。詰其故。某囁嚅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真於此。雖是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姑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爲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廚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况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爲不可。待其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即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爲賤役。不能常時歸家。恐虛令愛青春。故以之返璧。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虛令愛。仍適匪人。不免甚爲係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托終身。翁倘垂盼。某願執代。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婉。如領之。廚退。又漁人德惠。明日某鵲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喜。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諷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惟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蓋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言某負心。聞者爲之噴飯。某知之。乃大志指廚爲誣。已。廚益忿忿。閱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而被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即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爲。遂言於相國。聞是廚者。咸證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招。其實誣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

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相識。假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寢。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睹其形容。始疑廚爲枉。翌日見某爲述所聞。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冤。當復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廚不類。因謀與吏召某與婦之父母。並出廚於獄。同至葬處。啓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廚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縣。來即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臨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出衆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知者。遂皆日之。爲是宰以嚴刑鞫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彼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爲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遣歸。措辦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爲崑崙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即其醉後。冥婦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味爽始引刀斷喉。恐其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乘暗携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携金他適。向微冤鬼自白。竟無人爲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通邑哄傳爲笑談。此相國未入閣以前閣下艱時事也。

泊乎大拜廚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微跛亦受刑重之故云。

巨蠟

薊郡一石橋傳言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息一日有販生椒者驅二蹇衛馱椒遠來時正清和月杪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椒置諸石欄驢亦散斃於草際初不知其有毒也披襟偃息倦極熟眠夢中似有風聲又窸窣作嚮疑有人攘其椒而碎不能醒良久始晤起視之椒故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灰青色乃一蠟也大駭欲奔既而見其不動近之諦觀則已爲椒麻斃矣其人異之歸併其椒以一驢載蠟而行首尾皆拂地焉。

秦吉了

劍南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飲啄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姊哺我當得一好姊夫婢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答之或笑而詈之習以爲常婢亦不甚介意蓋婢獨居一室鳥即懸其闥嗚嗚小窗儼然伴侶人亦莫得聞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奴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欲死婢大恚自身往撲之適鳥亦新浴因馴未閉其籠竟振羽而出繞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鳥忽洞穿窗紙翺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卽籠移於檐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閉戶澡身不意爲人所中傷竟放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憐婢且悉衆有妬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譎矣旣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其子

名緒猶未婚。方書讀於齋中。俄有鳥飛集其案。作人語曰。爲君覓一佳配。盍往視諸。緒驚而諦觀。則一秦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八妖環。青衣紅裙。冉冉自外入。鳥忽失所在。緒睨女貌。美麗不羣。乃託故尾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語。始悉爲某巨家婢。而恣容態度。嫵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眷戀。但不能通片語。良久。婢自歸。既覆主命。言旋。其室空詭。故在牀側。瞥見前鳥。睨目。參是。懋息其上。大喜。如獲拱璧。將執之。復寘諸樊。鳥大噪曰。子爲姊奔波幾殆。幸得好姻緣。何猶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詰之。鳥一一編述。婢頓悟。遂斂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榻上。謂婢曰。子雖不能如崑崙出姊於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子莫與之傳。姊果有意乎。婢覲覲不答。鳥作笑聲曰。兒女之態。固如是。慮有人來。子且去。言已。振翅而飛。旋不見。婢故慕緒之丰采。且恥爲畫屏姬。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鳥瞞無人。又復爰止。婢招之。即下。因言曰。主人一愛子。必不忍以珠彈雀。況梁生青年才俊。縱慕少艾。詎屑以婢妾充好。迷費子苦心。恐事不諧。可奈何。鳥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見乎詞矣。因誦其所吟曰。不妨團扇白。祇喜玉顏紅。倘遂乘鸞願。終應跨鳳同。婢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侵晨復縉之去。乃緒在蕭齋。日夕注念於婢。朝起。仰視翔禽。頗似疇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可人乎。當爲汝立傳。俾與蘇武之雁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緒對語。致婢相思之意。並所慮之深。緒大悅。因詰婢知書。鳥答曰。頗識之。緒卽立草數行。備叙渴衷。兼矢永好。緘封而置之。地。鳥卽飛而啣之。徑飛去。緒益駭。歎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婢之音耗頓絕。正悵望間。忽傳巨家有婢死。旣已藁葬。緒心動。疑而詢之。果卽意中所慮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鳥啣箋去。婢見之。愧不能書。

乃撤玉璫一事。界烏覆之。並告以父母所在。浼汝物色之。嚼以重金。則蛾眉不難續。鸞儔可立效矣。烏唯唯。脚之高飛。至中途。突遭惡少。試以彈丸。中其頰。烏遂殞。越身命俱損。居無何。而婢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婢。將以列之。小星婢頗不願。退有後言。迨婢以失烏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箠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專房恃寵。行將長舌爲災。遂羣起而攻。聞其在室。與烏言。夜半不輟。乃誣以與人。有私播之主耳。主聞之。甚懷醋意。搜諸室內。得絡書。益爲勃然。毒加拷訊。婢以事涉荒唐。無能自明。徧體瘡痍。奄奄待斃。主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野。此婢之絕命本末。在緒亦未深知。惟有愴懷埋玉。坐而傷神。不禁隱几而臥。忽夢一女子。羽衣顰蹙。直前斂衽曰。妾卽秦吉了也。與某家姊本同類。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爲人。妾與之邂逅。復聚。慮其辱於庸夫。敬以先容於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竟遭燦金。負屈重泉。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君孰與援手。緒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戟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濤墳固不遠也。頓撲地化爲孤鶴。凌空而上。緒驚寤。即命僕馬訪諸邑外。偶憶北堡村名。似合隱語。徑詣之。果得婢之葬處。而未敢遽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啗僕。同往啟之。所瘞故不甚深。及棺靜伺。似聞呼吸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緒遂驚喜如狂。左近有尼菴。卑禮叩之。緬陳其故。尼亦樂於爲善。慨然許之。相與扶婢出穴。緒親負之以行。寄養菴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婢竟光采如初。緒乃浼尼爲撮合山。託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婢因泣訴其情。母素愛子。不拂其意。徑爲之迎娶於家。且因婢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絕往來。婢之蹤跡。因以祕。惟緒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獲者。必市而縱之。人咸疑訝。至巨家中。落尼乃洩其春光。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鍾鼎

寧波袁太守故明之循吏也。有二客昆季。長曰鍾鼎。次曰鍾鼎。舉司衙務人。因以大小鍾別之。方公爲某縣令。大鍾即從公。及公歷任承牧。小鍾適來省見。見其醇謹。亦留之。公任之如左右手。兩人事公以忠。待人以禮。苞苴不行於冷面。關說莫移其剛腸。公雖未以賓禮待之。而置腹推心。不啻骨肉。僚友咸慶。公得人時。郡中有疑獄久而不決。公將揭宰而不忍。因謀之於大鍾。對曰。上人攻苦十年。始克出宰百里。某令非無才者。但事屬曖昧。倉猝難明。請予爾旬日限。或可以白。公知其俠且才。笑而許之。大鍾故多髭。居近清溪。託言鑿池。引水入園。凡奴僕及佃人。有不適意者。輒生而納之溝中。旣斃。而後棄之溪內。急流迅下。瞬息數十里。人因莫測其致死之由。斃者且不一人矣。一日。主私美婢。主妻見而怒。乘外出。撻之無算。亦如其法。淹斃之。遠投諸清流。邑人見屍。投首於宰。宰驗之。有傷。無敢判爲自溺。且係外鄉人。絕無屍親。因榜於通衢。而行路皆知。於是前所受害諸家。咸疑死者之不明。羣赴懇起。又不知婢出豪家。莫敢指爲怨府。豪益自得。所爲愈暴。而獄吏經年不結。幸大鍾見及於此。出署即投豪家。以金賂其左右。爲之先容。使爲糞除之。隸暇與豪家羣兒戲。誘之使言。遂如屏燭。並悉婢之姓氏。由來遁歸。告公。公以他事。命役馳召婢家。旣至。躬親聽訊。婢之冤雪。衆之死。遂可類推。豪因盡伏其罪。案定。公以功歸宰。宰得無患。深感大鍾之德。餽以百金。義不受。乃自大鍾。以此室外出。小鍾代紀其事。署中人深嫉其寵。思以中傷。遂僞爲私書。瀆陳公。許有重賕。乘公將出。遽然投之於小鍾。蓋冀公見而訊之。使之無從置喙也。詎小鍾少年

持重見公出輒以獻之。公果一覽而笑曰：「此跖之妄思汚惠也。旣而熟觀其名，若不釋，然則其犢尾所署者爲某縣大尹，公素薄其人，因疑其有所干求，強以賂請。一時微有怒容，小鍾見公色動，謂公疑已，遂亦不敢有言。及公退休，卽長跪力辭，請以他人更易。公乃笑而曳之曰：「若勿爾爾，予之所惑者非在若某，貪濫素著，今竟以不義之物妄思嘗試耶？」小鍾始悟公意，復踣白曰：「鬼賊之奸旣已難逃，洞鑿豈能汚飾者，獨不能汚宰乎？盍以宰之粟贖比而報之，當悉其非出一手矣。」公如其言，驗之信然。更思窮治其事，小鍾又力求寢息，惟曰：「雋不疑且不自辯，公乃代爲辯之，是益樹魚之敵也。」公解其意，遂不問。及大鍾返署，公乃專任兩人，而郡中大治。如是者數年，而禍作。初，公以久任不遷，頗懷觀望。時值政在嚴氏，父子擅權，黜陟在其掌握。適浙西某令以卓薦入都，公之故吏實嚴氏之私人也。過郡謁公，公見之，語次頗以瓜期爲懼，令卽以彘線誑公，謂得萬金可以謀遷一秩。公時已熱中，將欲曲從而大鍾已側聞其論，不勝勃然，及令出卽而叱之曰：「誘吾主爲不義者汝也。」東樓父子走肉行屍，若輩恃此冰山，赤日一出，勢將壓覆，何更思煽惑正人耶？令聞言大慚，抑亦無如之何，抱恨而去。大鍾旣斥某令，又與弟力諍於公，公始悔，遂不致餼於令，令亦無顏再謁。揚帆北上，而心並銜公。至京藉嚴力，竟登烏臺，聞與世蕃述此言，世蕃大恚，致書浙撫以陰事劾公，奉詔解京，並逮大鍾兄弟，閹署倉皇，罔知所措。惟大鍾笑曰：「予已預知有此禍，然使吾公踵椒山之後，不致人目爲嚴黨，不亦榮乎？」因與小鍾謀曰：「今使吾兩人與公同人虎牢，固足以報公，但吾公老矣，而夫人年少，西地皆需人，不可以徒蹈湯火，竟置大事於不問也。遂乘緹騎未來，悄然夜出，不知所往。公覓之不得，旣已切齒痛心，而上而僚佐下而吏卒，亦莫不髮指。至於署以內之唾其負恩，郡以

外之詈其賣主。又復難更僕數矣。公因俛首就逮。囚服赴京。夫人亦幽於任所。奇慘深痛。莫可形容。公至錦衣毒加拷掠。亦不俟其誣服。輒以獄上。公論棄市。妻子流徙。勅下省如吏議。幸值大醜。公得緩死。須臾而夫人早已簽名贖配矣。惟時大鍾兄弟。慮人偵獲。匿跡山谷間。數日。大鍾謂弟曰。公事滅裂。予職其咎。向特留此身。以爲外援。非可理首不出也。今日之事。與弟分任之。其可乎。小鍾曰。諾。因請其真軍。大鍾曰。公之所重者在身命。而其次即在嗣續。吾將北行。以圖全吾公。而夫人勢將南去。實所隱憂。倘公才脫天牢。而不能復回鸞鏡。其如之何。小鍾卽慨然曰。此實重務。弟不敏。取請當之。大鍾不語。惟執視小鍾。色似愀然。小鍾疑而詢之。則曰。非兄疑弟。夫人小艾。而吾弟又在青年。倘成不世之業。翻抱不自之怨。弟亦何辜。吾將往從夫人。而公之事。非吾莫辦。是以不禁僛僛。蓋袁公久亡原配。夫人以閨媛新續。膠漆是時僅廿三耳。小鍾聞兄言及此。意亦躊躇良久。忽忿然作色。謂兄曰。父母與公孰重。答曰。父母生我。公固不啻生我也。又詰曰。公與身孰重。答曰。身有重輕。於公則身亦可輕也。小鍾乃觸然起。自拔佩刀。以手持其衣曰。弟嘗涉獵傳記。竊見豫讓聶政。皆僅以身報主。彼非無父母也。况弟幸有兄在。父母血食。可以無斬。今請以此身報公矣。於是自持其親。以左手執勢。以右手舉刀。儘力割下。義血而力猶血。血出如泉。小鍾早昏絕於地。大鍾悲且喜。急掬了爲之按捺。且祝曰。天不殄吾公。則吾弟可生。否則從此逝矣。言未絕。小鍾已呻吟復甦。絕無痛楚。遂自起。向兄頂禮。大鍾始授以策。且曰。公之獄。若成。勢不能庇妻子。夫人將遣戍。計時亦敢行。弟自北而南。卽得遭之於途。後事好爲之。兄固不煩多囑也。遂分其囊。奉訣。過征。絕無戀戀之容。其義烈。概可想見。小鍾已留髭。至此皆自落緝者。旣未易辨。誠況某令之意。在鍾。而嚴氏之

怒獨在袁公既身陷大辟法網遂亦少疎小鍾因得徑行無懼直抵黔楚之交始聞袁公之產已籍沒眷屬解配不日可止荆南遂備於傳舍以俟之夫人惟隨一嫗果於旬日顛沛而來暮宿逆旅適與小鍾遇幸解者數人欲於外肆乘間進謁哭拜於地夫人故不識惟嫗尚識之前訝其無髻小鍾一一緬數並請從行夫人疑而固辭嫗重其義代言於夫人請自贖之遂與小鍾如側室去衣一視嫗猶未脫嫗爲之太息亟白於夫人亦爲感動始與小鍾謀以重金啖之謂是母家因有遠行遣來服役者差因受公僚友託莫之敢拒遂許以偕行然猶僅司外事也及抵配所未三日嫗因暮年重染烟瘴以疾亡居惟斗室四無垣牆小鍾露宿於外夫人憐之曰汝猶婢也何姑共此室處小鍾初猶力辭乃盡出入由樞薪至夜復重冒風雨漸不能堪始肯入然心夫人分臥而後以束草置地枕藉而臥且事夫人如母下氣承順志惴惴焉惟恐少拂其意於時夫人幸有餘貲衣食糶給無慮匱乏無何歲饑歲饑則盜起滇南六詔以次稱兵居民遂不能安枕小鍾自於夫人將徙以置之未及而定來人咸奔竄夫人素嬌弱不能舉趾小鍾乃負之以行北走崇山且百餘里足踵盡裂夜宿空室中夫人安寢小鍾慮有不肖持械徼巡日不交睫者浹旬幸獲樂土小鍾乃伐竹營室草剝數椽奉夫人而居之夫人憫其勞呼使同榻則歸日形軀雖異然在上下之義猶不可廢明目之器具言避寇儼居之故蓋恐袁公侍生或有赦來無從偵訪也乃自此夫人之所携既薄小鍾又無敢遠出惟有書織蒲夜扃屨以供饕餮抑且滌釜炊食一切自任夫人倘助之即跪而謝曰有爺在而主母勞動不免罪戾究不使夫人勞居近三年祇如一日夫人得小鍾侍養雖甚念公幸猶安佚惟公自抵京師棘園深錮桎梏纏身而且百憂煎其中四肢傷於外詢詢傳播

不日即明正典刑。亦既心灰氣絕矣。忽一日。獄吏來視公。引與密語曰。某公主使人傳語謂君與粉侯爲中表之戚。囑余善視君。幸自寬慰。公茫然無以應。徐詰粉侯姓氏。獄吏乃自耳而白之。則亦實無瓜葛。然處急難之時。遂僞應曰。是誠葭莩。初不意猶念及予也。獄吏大悅。重與公爲禮。因曰。此地穢汚。不足以處。遂命隸粉除一室。密其鋪陳。狀若上賓之館。移公而居之。至夕。獄吏又來。具酒饌餉公。因與對飲。微酣。復屏人語公曰。君之事似有可爲。公主欲爲君乞恩。而礙於嚴老。昨已浼朝天宮法師。爲王言。象不言宜緩刑獄。其人實上所親信。已勅法司各加覆勘矣。公心竊喜。亦姑頷之。閱數日。獄吏復來報公。則公主已邀緩留詔獄。再當徐圖。今已定議。自嚴相嚴相無詞。法司且往覆公主。吏因此爲公賀。公益弛然於心。然自徙居以來。日恆有人以酒食餽。亦不言其所自。公問之。則以獄吏對。公乃深德獄吏。遂成莫逆交。這事局既定。又有人以成衣進。公長短直如身度。公頗訝之。由是鮮衣美食。逍遙獄邸。雖不克撥雲觀日。亦已身逸心安。罔固數年。而嚴氏忽棟折榱崩。藉其家得所。與浙撫各書。始悟公冤。以原秩出。諸獄中既已五閱寒暑矣。乃公甫出獄。卽有人乘堅策肥。舁一輿迎公。且直前俯伏。持公足。而號泣。公視之。其人雖眇一目。跛一足。而形狀宛然。實大鍾也。公在昔從未斥其名。今值盛怒。因吐之曰。燕爾猶來見予乎。泣而對曰。此地不敢稟白。請公至廂家。再當上告。公時無所歸。勉從之。而猶悵悵不已。初不知回天之力。舉皆出自大鍾也。蓋大鍾有內兄服役於公主府中。歷有年所。其妻又代主乳哺。積有勤勞。公主故厚遇之。夫婦每盛稱二鍾才智。公主以府事廢弛。每恨不得二鍾。而爲之代紀。其內兄曾以書召之。二鍾因從公久。不忍

捨之遽去。此其本末。大鍾已歷歷在胸。故當日毅然北行。實有所恃也。比至途中。深慮人識。乃以灰簪一
目石損一足。亦已備嘗奇苦。及至府中。見其內兄。又仿秦庭之痛。涕泣通宵。勺水不入於口。其內兄乃命
妻白主。悉公寃狀。并述二鍾自殘之苦。公主素重其能。且憐其義。遂許爲經畫。大鍾始肯爲主用。所有諸
務一切井然。益蒙公主寵任。公主本世宗胞姊。少而寡。晚年以郡主管封。世宗素敦手足。公主遂乘間用
事。朝紳多出其門。大鍾假主威力。營謀幹旋。半由己出。公主亦知之不問。故得出公於陷穽。公故無由得
知道。至其家。大鍾正位再拜。始泣訴其原委。公由悟生感。亦持之大慟。繼視其屋宇都類。素封。大鍾久無
室。公主以侍兒賁之。攀生二子。是年已遇歲矣。大鍾張筵賀公。公感主德。欲往謝。大鍾曰。祁奚不見叔向。
叔向獨可見祁奚乎。公乃止。鍾又言。弟事久已奉夫人南行。迄今魚雁隔絕。尙猶未遑存問。公聞小鍾自
闕。倍深感激。而意中猶未遽信。大鍾又以致仕勸公。公從其說。遂以病狀赴部。竟得冠帶錦旋。公之事既
已年湮。雖奉還產之詔。所償者百不及一。大鍾以千金命人爲公治第。更以數百鎰潤公行色。臨行送公
河干。跪而言曰。分宜從公。再効犬馬。但爲公事主之恩。尙有未酬。今請暫留爲借臣。抑更有請者。肅之弟
形體既殘。筋力亦瘁。願公放之北還。渠已不克誕育。肅以一子嗣之。繞膝牽裙。庶可以少慰其意。言已。哭
不能仰。公諾之。感觸心事。益更流涕不止。蓋公年六旬。因值多難。尙未誕有令嗣也。揮淚揚帆。至家。夫人
雖經過赦。以路遠。未至。又數月始達本籍。小鍾先驅入見。公一覩其形狀。面媪聲雌。儼然宦豎。始信大
鍾非謬言。心乃大動。返迎而拜之。曰。袁氏倘有嗣。實若鍾氏之賜也。小鍾亦泥首辭遜。及夫人至少。叙離
悰。卽極表小鍾之忠。蓋公更服膺呼之以弟。小鍾究不敢承。盡禮事公。公憶大鍾言爲之整裝。使其北上。

辭曰。所以歷難險。負羈絆。以從夫人者。實爲公也。以公盛德。必將有後。今夫人已歸。請俟公子誕生。少啖湯餅。即自行。公欲聽之。期年。夫人舉一子。公大悅。名之曰鼎錫。以誌小鍾之德。歡宴經旬。小鍾始束裝就道。及至京。見兄。引謁公。主。公主知其閎命。爲督監。總握邸中事。大鍾乃以家授弟。愾然曰。公之厲階。實敢於子。而累弟。至於虧體。子又安享妻子之奉。於今數年。弟所未有也。今汝旋反。吾子卽若子。叔嫂共處。教以義方。吾將往從。吾公圖報其未盡之德。幸勿我念。言訖。欲行。小鍾挽留之。卽不肯聽。遂往袁公處。公以老友待之。杖履追隨。益徵相德。惟小鍾撫育兩男及長。教以躬耕。誠曰。慎毋干預人事。汝父與若叔。良可嚙也。迄今數傳。子孫皆以農夫沒世焉。

虛京

虛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絕色。爲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悅之。恆流連不去。孝廉藜貧。囊空如洗。不能出纏頭費。惟於演劇處。所携百錢。日往一游。駕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爲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以班名揭於市。孝廉偵之。得其所。在輦場。頭物奔赴。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虛出則翹首以觀。虛入則曲肱以臥。且於其來也。若觀名畫。注目弗移。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嘖。孝廉亦爲之一嘖。場上一笑。孝廉亦爲之一笑。雖諸伶紛沓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耳之所聞。非虛若無聞也。目之所見。非虛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子烏能知。於是戲癡之名。同鄉人咸傳爲笑柄。乃虛以色藝擅長。自矜得意。日中初未有此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態則初終不易。日孜孜而神戀戀。祇專注於己身。虛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爲奇。益陰伺之。孝廉之

若送若迎。直將性命之不恤。盧亦不禁感動。旣而不得其名。叩之園主。則笑曰。此戲擬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未之知耶。盧深以爲異。更物色之得其詳。則雖登桂榜。實守寒甕。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心益憐之。躊躇數日。竟棄其業。席捲所有歸孝廉。見卽泣拜於地。請爲僕。孝廉雖鍾情有素。初不虞其自來。不禁駭然。力辭之。而並詰其故。對曰。非敢有他意。感君之青盼。使人不能自己耳。繼以號泣。卒不肯去。孝廉因留之。盧晝則青衣。若厮養。代孝廉執炊。夜則市斗酒。易女妝。歌舞於氍毹之上。以悅其意。及孝廉將寢。則辭出。曰。非愛此殘軀。深慮損公盛德。孝廉習之已久。亦愛而重之。而賦性聰明。倚之如左右手。迨選期將屆。盧又出已貲數百金。爲孝廉營幹。得銓大邑。孝廉素積蓄。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倍深感激。抵任命總衙務。輒辭不諳。曰。從公本以酬知。若如此。是以爲奇貨可居也。况優人用事。上憲將爲之寒心。竟不受。故從宦十年。翻不若綺筵數夕。及孝廉卒於官。代紀其家。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晚年至京。貧且老。以教歌爲活。有浙人知其事者。或以孝廉語之。輒流涕不止。以爲失生平第一知己。

淶水亭雜識

清納蘭性德

燕山寶下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幸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藥王廟。天啓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資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爲人所踏矣。

五台山僧修言婆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自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木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三株亦有十畝之勢。願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卽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爲寰宇城者也。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爲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爲三吳。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卽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舒爲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矣。安帝隆安二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

與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甯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輿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爲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爲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明都於燕。海運最爲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逋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爲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爲黃鍾。律短故樂高。最爲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倚之。簫亦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此。古之簫。卽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釋如今之簫。乃古之簫。名異而體同。王褒有洞

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卽籥否。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爲之耳。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聲高。音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無。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在三分之一。庶可易傳。攷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之膠爲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檠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麋飯塗羹也。獲麟。穠俗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獲俗實始於此。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酌酒者。自獲作而舞遂廢。

今所噉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于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噉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噉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笄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強幹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爲美談。劉隗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峻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絕重之。循名不責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卽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攷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宗卽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攷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旣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勅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爲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璠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遼曲宴宋使。酒一行。劈筴起歌。酒三行。伎人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擊架樂角。觚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金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已至六朝。乃兼尚。幽怪錄。神女習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豔豔時。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

黃蕊花鬢。宋彭汝礪詩。有女天孫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勝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爲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旣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庾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下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謾謾如松下風。此等標榜語。亦是當日習氣。

鄭銳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齊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爲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爲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十大夫爲異論者息矣。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膝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翠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爲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墻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窆。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旁石門。承以殮具。昇出。

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士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
塋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
悉內地中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
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投刃斫
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幸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經
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啓皇帝后也賊不敢
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于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視永壽而發頰旋閉口如不聞見者
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永壽生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
云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郭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今乃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韋微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
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纏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
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遺嗤千古

周禮注疏糝食菜餽蒸若今煮菜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爲餡此類是矣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文獻通攷止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愚嘗謂通攷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乎又攷唐書禮樂志並祈雨祈晴亦缺疏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爲宦官而黜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中國烏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烏銃之底不銜銜者有尖作螺旋鐵碯寒之不炸又可水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門與所擊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龍蟄而起其破牆屋穴如椀許大無風雷無雲水蛟蜃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爲神也釋典言龍有蛇形馬形蝦蟆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姪時噴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爲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卽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爲惡風以害物

海中夏秋間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裊裊而動海連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湛然

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定海有淮夜歸。目如雙炬。指揮萬姓者。不知以爲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甚衆。其後龍出。只見一炬。然於煙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與者所作。

龍以石爲食。擊攫所及。石卽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爲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記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詳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古人詠史。叙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句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已後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餘年。此亦一端。

今世之大爲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旣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人情好新。今日忽尙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樞。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唐人有寄托。故使事靈。後人無寄托。故使事版。

建安無偶句。西首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成五言唐律。長慶

集中尙有半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絕。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爲絕句。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爲詩體。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爲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通無一語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

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爲鑒戒。然古今碑

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竇儼。賈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降替。當亦效昌黎而作。

然於晏氏。亦有感激稱頌語。不似昌黎之漠然於李氏也。

明慈聖太后。生於灤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爲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爲其誕辰。百官率

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于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二年。古今太后稱全福者所未

有也。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爲旗。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化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以一藥徧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爲道之緒餘。

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旣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然唯絕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爲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藥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讀書堂西征隨筆

清汪景祺

按汪景祺原名曰祺，字無己，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霖之次子。禮部主事見祺之弟。康熙五十三年舉人。雍正二年遊陝西，以書干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著西征隨筆二卷。三年羹堯得罪抄沒，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搜得上之。世宗以書中有譏誚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爲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族刑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十二月辛巳奉旨：汪景祺作詩譏誚聖祖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擬斬立決，具奏始從其請。着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着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住及候選候補者，俱着查出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今於故宮懋勤殿封銅箱中檢得此稿存上卷一册，下卷僅功臣不可爲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世宗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四年冬因查嗣庭之案，諭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說有云：「進士館選一見豈能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爲用人之方，故必觀其相貌言動以爲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對，或年齒過老，或新進樛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皆顯而可見者。」又云：「居官自有資格，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量移。今則道官府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自首爲郎，十年不調，幾於禁錮終身。」又云：「翰林者侍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又云：「郎中旣不能升員外

何由得轉。主事尤爲絕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之知縣。更爲無望。」又云。「開方不拘資俸。詞臣終老玉堂。遂使屈膝強顏。仰求要人。希圖外轉。」又云。「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嘖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又云。「近科以來。考官俱看詩書文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台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皆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三嘆。」又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凡八條。五年三月。因蔡珽程如絲之案。諭旨又引程如絲貪橫一條。俱爲百卷中佚文。景祺於當時政治人物。輒加譏彈。未必全爲實錄。自序有云。意見偏頗。議論悖戾。亦可謂自知者矣。卒之以言召禍。身罹重辟。累及宗親。君子其知所鑑乎。至於游狎諸作。更不足論。茲彙爲一卷。刊之。許寶蘅識。又案景祺嘗僑居平湖縣城。得罪後。平湖竟有屠城之訛言。居民驚擾。經知縣楊克慧曉諭始定。乃雍正五年正月事。見浙江巡撫李衛奏報。戊辰四月。旣望再識。

自序

余今年五十有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問關歷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生平。都無是處。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罵坐之灌將軍。放狂之禰處士。一言不合。不難挺刃而鬥。其意以爲君輩未嘗讀破萬卷書。安敢向我鼓弄唇舌耶。所至之地。望風聞名。往往引避去。世人皆欲殺。其信然矣。五十歲漸知夙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因稍稍有與我友者。然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自邢州取道首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

談成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毀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議論悖戾。則心之所激而然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雍正二年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與胡別駕遵王字

別後大風。初更始至相鄉。卽往晤魯令張君。張君握手大慟。母妻兩喪。皆不能返故土。人口尚多。每日須啖小米石餘。他物稱是。已僱馱轎四頂。中四輔騾。十頭。先遣其子姪東歸。而不能起身。連夜往見韓六哥。韓付之一笑。索然而返。次日。張君未來。弟晨起獨坐。自先君捐館以來。宿昔之通門年誼。及數十年香火之交。待我如陌路。與張君從無半面。而顧蓋如故。今見其顛沛若此。竟不能稍効涓埃。汪某血性男子。肯與鼠輩爲伍乎。未幾張君來。叩其所需。非百金不可。急檢旅費。尙存百十金。僅留十金。以百金付張君。且曰。君速歸。寓料理。明晨我來。郭外送君。眷屬東歸。僕亦北發矣。張君方欲致詞。弟曰。一去無可將意。若作一世俗常語。是以狗彘相待也。張君咨嗟而去。韓六哥留至署晚飯。忽云。舊令眷屬斷不能歸去。此刻聞明晨就道。大是異事。弟亦不答。韓六哥問何時起行。弟云。明晨送張君弟姪去。卽北轅矣。次日往送張君弟姪子女。呼天痛哭。如永訣者。然弟亦不知涕淚之何從也。韓六哥來。以十六金相惠。弟甫接入手。卽送與張五兄。曰。以此爲從者盤殮之費。其家屬逕去。今日可宿隆平。弟此刻在趙州大石橋用飯。大約往欒城縣。囊中所存僅十金而已。無論不能到西安。卽平定州亦難捋腹而至。然自信無餓倒中途之理。與張君交六年。承其解推無算。計此一百十六金。尙不能報十分之一。然見其眷屬

飄然而去。甚以爲快。頗有笑我之謬者。人情至此。夫復何言。二月初六日午刻。趙州大石橋旅次。

步光小傳

余素好狹邪之遊。辛丑觸暑南還。避疾幾殆。遂不復爲之。但客室寂寞。藉此以解羈愁。錦衾爛然。其處其中。雖不敢云大程之心。中無妓。亦庶幾柳下之坐懷不亂。所謂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如若耶溪頭一面也。二月二十六日。次侯馬驛。日方卓午。索居無賴。問逆旅主人。此地校書有舉趾可觀。談笑有致者乎。主人曰。一有步光者。色冠一時。善騎射。能爲新聲。弟其人好酒。恣固奇女子也。余急呼之。入門。丰姿綽約。體不勝衣。如姑射山神人。光耀一室。然不平之氣。躍躍眉宇間。且其意不在客。余諷曰。卿旣失身風塵。宜少貶氣節。往來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步光僂而思。仰而笑曰。君似知我者。始稍稍款狎。顧見壁間弓矢。反唇曰。文人携此何爲。余曰。聞卿雅善此技。可一見乎。步光曰。諾。因臂弓抽矢。至屋後隙地。植鞭桿於數十步外。三發皆中。余曰。卿紅綠之儔。惜僕非薛節度。奈何。步光笑曰。君乃郵亭一夜之陶學士耳。若作風光好一閃。妾當爲君歌之。余心不測。其何如人。細叩之。不答一語。酒半強之歌。琵琶下面。其聲甚哀。聆其所歌之詞。則曰。你將這言語兒。語兒休。只管牢牢刀刀的問。有什麼方兒法兒。解得俺昏昏沉沉的悶。俺對着衾兒枕兒。怕與那臃臃臃的近。談什麼歌兒舞兒。鎮日價荒荒獐獐的混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俺只願剗兒布兒。出了這風風流流的陣。蓋正宮調之叨叨令也。余曰。此卿自製曲也。章台一枝。似有所屬。不妨爲我明言。僕不敢比薛節度。獨不能爲許處侯乎。陶學士因緣。老夫計不出此。步光置琵琶几上。頗有不樂之色。旣而曰。月白風清。如

此良夜何。」余益駭然。既就寢，余更以言挑之。步光雪涕曰：「妾將家女也，十歲父死，滇南宦所，嫡母携妾還大同，生母亦病亡。嫡母遂以妾付媒媼，遂失身娼家。假母延女師教之識字，且作北曲。頃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見笑。」余曰：「卿隸樂籍，有年，豈無風流儒雅可託終身者乎？」步光曰：「有江南進士某郎，以謁還北上，迂道至大同，其親知蒞任，茲土竟不禮焉。某郎流離失所，不免飢寒，邂逅相逢，情懷頗厚。妾時年十七，爲其所愚，遂有終身之約。留妾家者一年，選期已近，而貧不能行。妾傾囊爲千金之裝，某郎以詩扇一留贈。妾披玉簪遺之，約他日卽不自來，遣人相迎，以此爲信。居二載，音問杳然。後聞其宦河南，走一使，以手書責賤舊約。某郎已別納寵姬二人，頓乖夙好。呼妾使至，署曰：「身旣爲官，自惜名節，豈有堂堂縣令，而以倡爲妾者？歸語妖姬，不必更言前事。」焚妾所寄尺素，擲玉鈴於地，椎碎之。且扑妾使，械還大同。假母遇妾素厚，因爲某郎所負，費用乏絕，相待無復人理。常罵曰：「死奴曾語汝書生不可信，今竟何如？」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飛入向薄情郎索一錢耶？」頃所歌者，乃答某郎之曲，尙有二曲，請爲吾歌之。卽披衣授琵琶而歌。其望某郎信不至曰：「想當初香兒火兒，罰下了真真誠誠的誓，送他去向車兒馬兒，掉下些孤孤悽悽的淚，盼殺那魚兒雁兒，並沒有寒寒溫溫的寄，提起那輕兒薄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因得俺朝兒暮兒，受盡了烟烟花花的罪。」其某郎薄倖曰：「你聽那金兒鼓兒，每日裡丁丁東東的響，你和那姬兒妾兒，不住的呀呀啞啞的浪，不想着鞋兒襪兒，當日過寒寒酸酸的樣，也念我腸兒肚兒，可憐煞癡癡呆呆的望，兀的不氣殺我也。麼哥，兀的不氣殺我也。麼哥，爲甚的神兒聖兒，似這等糊糊塗塗的帳。」歌罷，擲琵琶慟哭。余窮途

失意聞之涕泗交頤止之曰。「是將江州司馬我也。」步光拭淚嗚咽曰。「妾安得爲商人婦哉。」挑燈起坐縱談至天大明惘惘作別步光亦將返雲中以樂戶之禁甚嚴也從茲分手後會何時某郎薄倖至此聞於去年丁內憂去官族以虧帑削籍矣嗚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贈金帛皆從床席間得來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贍其父母妻子以此別納寵姬二人而捐棄舊盟終不一顧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不欲言其姓名蓋居然賜進士出身者可勝慨哉。

遇紅石村三女記

二月二十九日天未明自聞喜縣啓行四十里至大水頭時方辰刻偶以曉寒痲微病飯罷僵臥不能起遣諸奴押馬車及行李徐行惟留洪昭隨侍少選偕洪昭二騎就道大風揚沙耳目鼻舌皆滿誤折而南所行非官道約二十餘里痲疾大作痞氣上升路東一里許有小村詢之途人曰紅石鎮勉強縱轡至村中痛不可忍見向南一室門半掩排闥而入向南屋五間其下東屋二間西則馬廄也廄有四馬向南之中廄有三女子在焉見客人則皆避入左屋譁曰「客何爲者」洪昭方欲致詞有老人年七十餘自門外至問之則主翁也其姓李洪昭曰「吾主人偶病不能行借此稍坐去追二馬車耳」老人熟視余久之曰「南方官人也」聞一女子曰「旣官人有病外邊風大速至正屋安寢片時」余據鞍不能下老人遽呼曰「娘子來扶官人」三女子者皆來扶余下馬掖余入中楹即欲眠炕上一女年長者曰「玉娃將汝枕褥來」一女曰「官人或嫌不潔奈何」年長者曰「恐污官人衣耳炕甚冷即枕褥不潔不猶愈於一床蘆蓆耶」枕褥至余方昏瞶三女扶余仰臥其上亦未暇諦視三女也腰背手足骨節俱痛

汗出如漿。方呻吟間，謂洪昭曰：「二馬車在何處？」洪昭曰：「車行甚遲，此間去官路不遠，往追之可頃刻至，但無人爲主人撫摩耳。」老人曰：「我常有腰腿俱痛之病，指二女年幼者，一令渠捏腰打腿，卽愈。我令渠伏侍官人，汝可速去。」余索茶飲。老人曰：「人言汝家有二騎，闖入，所以卽回。今官人要茶，我往借爐火茶餅來。」昭操吳音曰：「此處非冶坊濱度生橋也。良家麗人，主人宜慎言詞，恐西人村野。」余頷之。洪昭以所携武夷茶置几上，偕老人局外戶而去。余病勢略定，且聞洪昭麗人之語，始審視年長者，可四十二三，丰致楚楚，殊無俗韻。手抱一小兒，眉目如畫。一女子年可二十許，一女子年十六七，俱姣好白皙。幼者尤妖冶。三女子之雙鬢，皆不滿三寸。余見老人呼年長者曰「嫂」，卽以李嫂呼之。且問二女何人。李嫂指曰：「此名玉娃，吾子婦也。幼者名小雲娃，吾女也。」李嫂細問病狀，余但以瘡疾爲答。李嫂曰：「此非以手推之不得下。」因命二女伏侍官人。玉娃坐炕沿上，小雲娃自炕後上，倚西壁，跌坐。余方以手摩痞，二女皆執余一手，各以手爲余摩痛處，且互以巾爲余拭汗。老人推門入，則舉一鐵爐，燃炭甚熾，旁置大瓦餅一貯水其中。曰：「饑饉尙未賣完，我去。汝曹勿慢官人。」老人去後，李嫂置瓦餅爐上。余曰：「若大瓦餅何時得百沸耶？」李嫂笑曰：「官人無怪，此地男子無一人不蠱者。」余曰：「懷中小兒，是李嫂何人？」李嫂指玉娃曰：「是其所生。」余曰：「孫男耶？孫女耶？」李嫂嘆曰：「村中生男必醜，生女必妍，此女也。」昔時呂洞賓過此，索飲不得，咒曰：「生男如妖魔，生女如嫦娥。」所以至此，後有曹仙姑來，驚曰：「若然，則一村無一貞女矣。」亦咒曰：「嫦娥肯苦守，妖魔奈我何？」一村中數百年來，無失節之婦。」李嫂頗黠，洪昭出門時數語，雖不能解，然良家二字易辨，因曰：「頃從者所言，大誤我良家也。」

余以他語亂之。二女亦稍稍接洽聚談。余詢其子若婿若在。李嫂曰：「吾子在安邑縣城內傭工。越數日始一歸。吾婿偕其兄爲人趕車至亳州。我每見吾子，卽惡其醜。卽玉娃亦不欲與吾子相見。吾婿貌亦奇陋。小雲娃以其遠行爲幸，自婿往亳州，小雲娃至我家住已數月矣。」玉娃曰：「官人南方，曾有錯配者乎？」余曰：「三生一笑，五百年前事也。赤繩繫足，月下老主人主之。既有巧妻配拙夫之說，何嘗無巧夫配拙妻者？」李嫂曰：「官人言是。當時有南人沈生者，自平陽太守幕中來過此，我亦以是語問之。沈生曰：「巧妻不宜配拙夫，當思變計。」我至今以爲恨。官人言是。」二女忽相顧曰：「官人手何軟也。」各舉余一手示李嫂曰：「官人一雙好軟手。」余哂曰：「小娘子手亦未嘗硬也。」李嫂曰：「孩子村氣，爲官人所笑矣。」良久，洪昭來，二馬車已至。行李亦在村口。顧見二女，事余甚勤，謂曰：「此吾輩室，乃傾小娘子耶。」二女微笑不答。李嫂遽起，傾茶一甌，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款曲，問余爲何人，頗具賓主禮。余戲問二女曰：「巧妻配拙夫，小娘子旣不樂與之爲伴，遙遙長夜，不難爲情乎？」玉娃曰：「吾夫歸，我卽痛恨。無論其他，卽此一身泥汗，薰人欲死，茲地無足與語者。牀第事我二人，非所計也。吾姑常言南方人溫柔可愛，聞其聲，音見其笑貌，卽令人不忍捨。吾與小姑無由見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禱于天，求世願生南方。今日得見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謬。」余曰：「汝姑何處得見南方人？」小雲娃曰：「吾母常爲我二人言，昔有沈生嘉興人也，乃平陽太守幕下客，自平陽至西安，迷路至此，已初更矣。叩門寄宿，吾父留之，亦住此屋。沈生與吾母談頗熟，醉吾父以酒，就寢後，沈生至東楹叩戶，吾母心動，披衣啓門，見星光爛然，大悔而止。時時諭我二人，以此爲戒，否則喪名節矣。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餘年，猶念沈生不

置。」余曰：「汝母既與沈生無交，胡爲相念至此？」玉娃曰：「何必有交耶？卽如官人，我輩亦不能忘情也。」小雲娃自炕後下，啜茶。余戲弄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錯。」小雲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地，何錯之有？」語畢，仍至故處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雲娃之股，且掣其足，則堅如鐵石，不可動。余曰：「邂逅逢卿，豈有他念，不過以愛慕之切，聊以相戲。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雲娃卽引雙足置余膝上，余遽脫其鞵。小雲娃拂然曰：「官人不畏我嗚耶？」玉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視而嘻。余謂小雲娃曰：「玉娘子與小娘子求生南方果否？」小雲娃曰：「誠有之。」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小雲娃曰：「安敢望官人得爲官人所養之婢妾是矣。」余曰：「老夫鬚髮俱白，小娘子何所見而錯愛若此？」玉娃曰：「我輩遇本地人，視之如猪狗，今日得與官人相叙，自此以後，當思之不置矣。」小雲娃曰：「匪特我二人，官人去後，卽吾母亦必心思之，口道之也。」李嫂進曰：「官人日已晏矣，此非官人住處，官人病勢稍愈，何不登車而去乎？」余曰：「然。」女曰：「茶已盡矣，再取好水來。」官人喫茶去不遲。李嫂遂提瓦餅貯水置爐上，玉娃隨之出。余見止小雲娃在側，強之同臥，謔浪無所不至。小雲娃亦放誕風流，了不拒客，惟於私處則以手捍之曰：「此斷不可恐，手重得罪官人。」余曰：「汝母奈何逐我？」小雲娃附耳曰：「非逐官人也，此地旱魃海飢，多盜，官人有行李，若住此，恐不爲官人福。吾母亦欲留官人，所以不留者，爲官人計耳。」余以靴中金贈之。小雲娃遽起，以金納余懷曰：「吾婦人無所用之，恐爲人所窺，或生惡意。」撫余曰：「官人此別料不能再見矣。」面亦是夙緣，幸常以小雲娃爲念，庶可結再生緣。」語已嗚咽，若不勝情者。玉娃入視小雲娃曰：「小姑何

爲者不能捨官人耶。」小雲娃無語。玉娃愴然曰：「我頃語吾姑，欲留官人過宿。吾姑曰：『不可。萬一汝夫歸，恐有意外事。』」余曰：「汝夫歸則如何？」玉娃曰：「官人君子也，不妨爲官人言之。吾翁故放馬盜也，吾夫亦繼其業。村中女共九人，吾家居其三。少習武事，以譏歎家貧無以糊口，有勸其追贖買笑者。吾姑約村中女伴，不爲之。因時易丈夫衣冠，取人之財，然相戒遇南人則捨之而去。吾翁與吾夫恃有此助，不復劫人。吾姑非不欲留官人，恐吾夫見輜重必有妄想，倘禁之不止，不重貽官人害乎。」余聞之頗心悸，曰：「承小娘子指示，僕當卽行。然不忍與小娘子別，奈何？」小雲娃曰：「官人萬里前程，勿爲二女子留戀。」玉娃曰：「頃所喜官人若洩之於人，我二人駢首就戮矣。」李嫂人以茶飲余，謂玉娃曰：「以布包葡萄送官人於路上消閒。」曰小玉娃曰：「同去。」一女匿笑而出。李嫂曰：「渠二人皆欲留官人。官人似亦不欲去者，但此處住不得耳。我中年婦人，死灰槁木矣。聞官人哭語，尚不能自持。况渠二人皆少年耶。」余猶壓臥。李嫂抱余起坐，正色曰：「汝以渠二人爲斌婦乎？管殺人不眨眼女子也。脫與之有染，渠豈能忘情，或從中途刼取，具歸汝，自度力能拒之否？」余愧謝之。二女入，以布裹授李嫂。李嫂携之平庭中，交洪昭，且顧曰：「官人宜早行。」玉娃曰：「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官人戀戀於此，我二人必有薦枕席者。村中無失行之女，有之自吾家始，不可。誠知官人多情者，其如勢不能留何？」小雲娃曰：「官人速去。我二人當至車前送別。」余將出門，李嫂曰：「官人雖病，宜至牛都村宿，半途無善地，慎之慎之。」登車時，李嫂及二女皆於道左珍重而別。小雲娃牽車帷，謂余曰：「官人若再過此，定來喫茶。」余不能措一詞。聞李嫂曰：「向曾爲汝輩言南方人好，汝輩今旣一見，得不晝夜相念耶。」閉戶而入。余亦力疾

驅車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啓視布裏。見葡萄斤許。中有紅綢卷金手記一枚。不知何人所贈。挑燈倚枕。思之茫然。頗類槐安一夢。異哉。

余之所以作爲此記。委曲繁瑣。不厭其詳者。非以誇所遇之奇。實以悔持身之謬。疴疾爲患。而猶舍車而騎。一謬也。出門遇大風。不急避。坐追車。二謬也。不問途於人。而迷誤失道。三謬也。病軀委頓。不擇善地。而徑入險處。四謬也。見三女子。不急另投他所。五謬也。不應聽女子撫摩。六謬也。不合與女子接談。七謬也。二馬車來。不卽舍此而去。八謬也。旣曰良家。而豪放不羈。至此可疑。甚矣。猶以婉孌目之。九謬也。李嫂出戶。遂與二女諧謔。十謬也。二女明言不可留矣。而猶戀戀不去。十一謬也。李嫂諄諄言皆樂石。而故堅臥以持之。十二謬也。幸而李嫂以失行爲戒。小雲娃有手重之詞。原非擲果安仁。強作挑琴。同馬已陷不測之虎穴。猶望難訂之寢交。溫柔乃戎馬之軒。脂粉出風流之陣。殺機漸動。禍且隨之。而後胆落魄驚。驅車就道。非下愚而何。李嫂曰。「吾中年婦女。尙不能自持。」小雲娃曰。「庶可結再生緣。」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皆發乎情。止乎義。以禮自守者。且其言曰。「一懼不爲官人福。」又曰。「不重貽官人害乎。」又曰。「或從中途。刼取以歸。自度力能拒之否。」殷勤勸戒。惟恐客之欲留者。嗚呼。可謂賢婦人矣。向使李嫂不直致恫喝之語。二女或曲盡兒女之情。以孱弱之一身。飽妖豔之三女。拜死城中。不將增一癡鬼哉。少所見多所怪。然後知太平廣記之所載。非無稽之言也。西遊記西梁女國。以男子肉爲香薺。吾之肉得不爲香薺者。所爭止毫髮間耳。故記之。以此自戒。而並戒天下之好色不顧身者。

憶途中所見

素聞秦晉美女子天下所無。而游屐未歷太行以西。僅形之夢想而已。偶于畿南數郡。見校書自秦晉來者。較他處爲勝。以爲觀止矣。見聞稍廣者。則笑曰。「此橘之渡淮而化爲枳者也。」今年二月。赴西安。取道於平定州。壽陽縣。榆次縣。平遙縣。介休縣。霍州。洪洞縣。曲沃縣。安邑縣。蒲州。皆名倡所聚。近以嚴禁樂戶。率皆避匿不出。向逆旅百計索之。至者皆妖豔風流。目所未見。入潼關。凡宿處無一妓敢至。過客寓者。離宿處有保。近者一。二里。遠者七八里。星羅櫛比。俗所稱畫房也。日纔午。卽停車旅舍。易馬。募士人於各保訪之。如入花叢。滿目燦爛。如入酒肆。撲鼻馨香。意亂神搖。不能分其優劣。途間所見良家女子。騎駿馬。金勒花韉。以輕縠蔽面。大約足無至三寸者。面亦無施粉者。其顏色。其肢體。其風俗。其體度。其笑貌。其神情。非復人間妖冶。所謂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也。余老矣。如禪和子。忽遇華筵。山珍海錯。燦然雜陳。不敢下一箸。然大嚼屠門。正不必以得肉爲快耳。篝燈夜坐。四壁蕭然。書此以識一笑。

桌子山番人

桌子山。延袤數百里。西安至西甯必由之地。山中有番人甚夥。不下數十萬人。其人皆穴地而處。因名之爲狗西番。卽唐時所謂吐蕃狗種也。番人蠢而頑。無所知識。遇漢人。怒訶卽長跪叩首。後山道何廷珪。解糧至邊。御車者押糧者。皆不名一錢。例發帑金。盡入私囊。輓運者無所得食。潛以烏鎗。刀箭之番人。番人大喜。重價購之。而番人始有軍器。大兵過山。苦飢。番人以饌餼置道左。餓餼一枚。值白金一兩。而番人始有金錢。有守備某。領兵百人至此地。掠其衣裝。淫其妻女。番人不知其爲官兵也。盡殺之。大帥不敢上。

聞置之不問。番人覘知爲守備。因曰：殺官亦無事。且兵如此之弱耶。而番人始橫。大兵駐山外頗久。入山搜番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稍厭則棄舊而易新者。兵多每數人一騶女。不舍晝夜。番女有不勝其苦而死者。而番人始怨中國之貧者。又從而歸之。教其劫掠。於是莊涼之間無日不受其害。番人自由頭遙望。見行旅之單弱。皆殺之。取其輜重。官兵來卽一哄登山。官兵無如之何。番人益輕中國矣。涼州之民苦之。自結上團鄉勇二千人爲禦番人之計。其人皆驍勇善戰。而不能有軍裝。請於莊涼道蔣參議。蔣給以甲冑弓矢。烏鎗。親率之勦西番。所殺六千餘人。番人稍創。然隨散隨聚。且聞官兵至。先殺其妻女。然後出戰。恐爲官兵所掠。不忍妻女之受淫污也。每戰必致死於我。年大將軍曰：「事有緩急。不可分兵。分兵則前後受敵。非計也。俟平西域。回兵勦之。不難。」凱旋時。遣提督將軍岳公統兵征之。有誤入者。皆爲所害。遊擊某傷重。守備某陣亡。今聞西番有俘馘者。有就撫者。路稍甯謐。聞年大將軍將於此月十三日振旅歸。狗西番原非人類。中國待之不以理。又有文武官員之貪而淫者。以致梗塞者數千里。此其罪豈盡在狗種而已哉。

記台吉女自縊事

西夷爲邊陲患頗久。先帝赫然震怒。命將征之。或全軍覆沒。或互有殺傷。終不能有建寸尺之功。以慰朝廷宵旰者。轉餉半天下。所糜費金錢數千萬萬。中國之力已竭。而西夷之猖獗更甚。滿漢官兵死於鋒鏑者少。以凍餓枕尸者道相望也。在廷諸臣皆瞑目搖手。噤不敢言邊事。擁兵關外者。惟事粉白黛綠。管脆絃么。且聚斂黃白之貲。以苟且旦夕而已。撫遠大將軍年公夔堯。帷幄運籌。決機制勝。奮威將軍岳公鍾

琪。躬擐甲冑爲士卒先。皆有滅此朝食之心。不敢留一賊以遺君父。且飛芻輓粟。士飽馬騰。壁壘旌旗。煥然一變。於是西夷大創。臨陣斬獲者無算。有擄其全部者。除賊首三人。解京正罪。餘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斬之。所殺數十萬人。不但幕南無王庭。並無人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豈無冤死者乎。女子皆以賞軍士。各省協勦官兵歸伍者。咸擁夷女而去。西安府駐防八旗兵回鎮將士。除自獲者。年大將軍復賞以夷女五百人。有某台吉之女亦在焉。配與披甲某。某喜甚。拉之見主人主母。抑此女叩首。女憤甚。大言曰。「我在塞外時。汝輩安得見我。卽日日于帳外叩首。我亦不屑也。」主人主母曰。「若雖台吉女。旣配我奴。則一婢耳。不畏笞楚耶。」女曰。「我固台吉女。汝是何狗彘。敢辱我哉。」植吉媼罵不少屈。主人見其美麗。好語之曰。「汝父部落已殲。汝無所歸。強亦無益也。」令女出。女痛哭不絕聲。叩戶不許。披甲者入。披甲者愛其貌。且欲徐圖之。倦臥門外。夜深寂然。則已雉經死矣。年大將軍雖立奇功。銜冤地下者。豈獨此女一人而已。余向守土者。問披甲者姓名。台吉爲誰。咸畏大將軍無肯爲余言者。

張汧祖澤深之獄

祖澤深字仁淵。奉天人。以吏部漢軍主事。歷官蘇松常鎮糧道。下荆宜道。其爲人狡惡橫暴。官跡所歷。竭澤而漁。而頗善相人。在京時。至報國寺。吾鄉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師。秃筆破硯。坐報國寺廊下。賣字糊口。祖澤深見之。訝曰。「相應大貴。」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懼以飢寒死。安敢望大貴耶。」祖熟視久之。曰。「于相法宜至宰相。卽無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權。」挈之歸。善視之。高文恪因執弟子禮。大學士索額圖用事。某奴訪書算之人于祖。祖時將外任。卽薦高至某奴家。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偶以通賄爲

人所覺。某奴嘗甚商之於人。咸勸其雖嚴刑不承。主亦無如之何也。高曰：「不然。主倚毗若如左右。痛哭流涕。以負恩爲言。必得免。若不承。恐先死于嚴刑。且嚴刑而承。寧有活理。」某奴然之。索盛怒詰責。奴泣曰：「實有之。」因叩頭請死。索意解。叱之去。越數日。索思奴誠負我。然他人必諱其事。奴竟承之。何也。問之子奴。奴曰：「此門館高士奇教我。」索立呼高人見。且喜其字畫端楷。知人意。指留之。幕中高遂爲權貴。客矣。居無何。先帝思得書生。可以備顧問者。索欲薦高。而未決。祖偶入謁。卽曰：「此人于相宜。位極人臣。」某奴亦曰：「高某誠實。必不負主。卽前日教奴認罪。可知其無欺矣。」高遂得侍帷幄。不逾年。權傾天下。是時崑山徐尙書乾學。爲光帝所厚。祖復引高北面焉。高以泥塗入嘗。漢感祖甚。思爲之死。祖後爲荆南監司。與巡撫都御史張汧忤。一日。張汧延總督某飲酒。半屏左右密語。僂人皆出。惟且兒某以病臥。戲箱中不能起。同儕固其蓋而去。督撫言劾祖荆南事。歷數其賊私款證。爲且兒所竊。聽素與祖有餘桃之愛。奔告之。祖急遣人訐巡撫陰事。且囑徐與高爲之地。徐與高先以上聞。越半月。巡撫疏始至。遂成撫道互訐之局。先帝命學士色某至楚審鞠。有兩罷之議。色未歸。高奏曰：「色某得撫臣賄。」先帝革色某職。不許入京城。充發烏喇。色在途聞之。驚墜馬。折其股。抵郭外。妻子皆逐出城。同至烏喇去。高因奏應遣親信大臣往審。其意在徐尙書。而命下則直隸巡撫于成龍也。徐高大驚訝。無足制于者。巡道胡獻徵于之所最親愛者。外舅大司寇胡公。時爲中允。徐之門下士也。與巡道有昆弟之分。囑司寇公致巡道。聞之直撫。巡道駭曰：「此君烏可干以私者。且徐高其平日所痛惡也。」司寇公不敢明言其故。曰：「已致之也。」于至京。請聖訓。大學士明珠亦以祖托之。于不答。張汧祖澤深。皆貪吏之尤者。于至楚。二

人皆擬實重典。人以爲快。徐與高無所發怒。則切齒于胡獻徵。獻徵升江蘇藩司。楚人洪之傑。由鴻臚卿擢江蘇巡撫。徐尙書之私人也。徐授意于洪。必欲去胡。胡又執縉。不甚整飭。長謁巡撫。方入轅門。遽發礮。胡出不意。幾仆地。責發礮者。仆之二十。即乘輿徑歸。洪大憤。百計厄之。胡遂告病去。色學士審後。祖繫于獄。聞色有烏喇之命。譁曰。「我何罪而入狂狴。徑出獄。以項鎖。乃國法不可去。遂銀鑰纏頭。坐四人轎。鳴鑼呵殿。其威。伍伯而出。通城之人。一時傳笑。後入西衙門。豪輿如故。總漕慕公天顏。下獄。崇公常令余入視。諸貴人皆不入監。寓板房中。祖所居與慕頗近。余以常至其處。則薰爐茗碗。陳名人書畫。芙蓉菜菔。蕙蘭芍藥。其中香風馥郁。狎客狡童。挾絲竹。高歌快飲。陳叔寶全無心肝。可以移贈矣。戊寅年六七月間。事祖竟死獄中。張溥幸得出。高受恩處頗多。後皆因終隙末。惟于祖則始終以師禮待之。高是年解官。蓋亦爲祖所累云。

高文恪遺事

高文恪之與索額圖。固有德而無怨者也。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貲財。全家受禍。皆高爲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向不以禮。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願指氣使。以奴視之。高方苦飢寒。得遇權相。拜跪惟謹。殊以爲榮。後高受知先帝。洊歷顯官。而見索猶長跪。啓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尙稱爲高相公。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而思割刃于其腹中矣。癸未年。高隨駕北上。時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往謁索於其家。索袒褐南向坐。高叩頭問起居。索切齒大罵。辱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顙。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滿額。總兵曹日璋。在京候補。先帝命索飲食之。高見索

時曹侍立簾外。思曰：高知我見其情狀，必遷怒於我矣。遽引疾歸。索有門客曰江黃者，紹興人。索之委任十倍於高。高雖攬重權，江視之蔑如也。其時儀同開府於高稱門生者，指不勝屈。而江僅以弟畜之。高不殺憤，欲殺江以除索。而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歸。方渡江，忽曰：江某且至矣。口中喃喃若與人暗對而謝過者。即日不見一物。抵平湖不數日死。或曰：大學士明旣與定計殺江以除索，然于高仇頗深。因餞而毒之。如俗之所謂慢樂者。高始也因索以得高。旋合明珠。索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朋于鴻緒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軒冕。烏知所謂禮廉耻哉。又有所謂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於張留侯。李鄴侯。萬衣芒屨，袖口皆喪身滅族之言。果得奇禍。江多髯偉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殺其軀者。徐委頭齷齪不類人形，而惟利是圖。又江所羞與同傳者。徐居碧山堂。士大夫相見必稱碧山先生。常開筵召客，以得與者爲榮。梁園小山未嘗不徵歌命酒於碧山堂上也。江徐橫時，朝貴爭候其門。有因之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鶴沙蟲。君子與小人俱化。此時之草木俱拱。數十年恩怨榮枯，不過留爲後人話柄而已。嗚呼！五月十七日。

西安吏治

吏治之壞，莫甚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洲人爲之。日不知書，凡案牘批答第書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雖判日亦假手于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斂爲恆舞酣歌之計而已。卽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款犯。督臣與妓女同跪于庭，爲千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上官旣無善類，俗吏朘民以奉之，加徵雜派苛政日增。間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爲餽遺，卽不能保其

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災荒。有發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寧張鵬翮者。奉命至陝西。飽索而歸。帑金皆爲貪吏瓜分。而責災黎償還。其禍較旱魃尤烈。繼以西陲用兵。本省貢賦不足。供軍需。協餉銜尾而至。每至必以數百十萬計。督撫以下。又從而侵蝕之。州縣更以軍儲名派之。里地兵飢於外。民困於內。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總督鄂海去官。年羹堯來。深知其弊。於是布政按察監司之不法者。皆劾去之。知府如西安之徐延容。延安之孫川。鳳翔之甘某。同知如榆林之汪元什。神木之周涌。靖邊之胡昌期。州縣如耀州之王文熙。鄜州之張雲鶴。長安之陳昂。咸寧之賈懋實。府施之于永熹。或以虧空。或以貪婪。皆以自簡從事。西土之官。幾於盡易之矣。州縣火耗。但許加二。皆解藩庫。佐軍興。視州縣之大小。撥還銀若干兩。爲養廉之資。而耗羨加二。解藩庫外。尚有贏餘。名曰積頭。州縣上司。概不餽遺。差足自給。兩年以來。雨暘時若。雖西陲未罷戰。而民不知兵。元氣爲之稍復。猶有不肖州縣。如邠州之趙學泗。澄城之崔輔鼎。淳化之汪碧。皆參革之。制府在西寧中丞范時捷。坐鎮雅俗而已。胡方伯每於揭報時。則咨嗟嘆息曰。「此大身家立碎矣。」既而曰。「范文正公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竟去之。嗚呼。上官既不誅求。瘡痍尙未盡起。爲民父母者。得免於飢寒。已屬非分。乃橫征苛派。公堂日事敲扑。編戶相率流亡。烏能怨大吏之參揭哉。雖尙有漏網之魚。然吞舟者鮮矣。全秦吏治。頓改舊觀。大僚與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貪官。幾至屏跡。制府洗刷數十年之陋習。整頓數千里之封疆。風雨以時。婦子相保。可謂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屬吏。下不愧民生者矣。余今年過山西。吏治亦非昔比。然以逢迎爲循卓。以刻薄爲才能。耗羨盡歸藩庫。而養廉之所給甚少。不能餬其口。又啓百姓告訐之門。有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萬泉令

瞿某常熟人以私派擾民聚數千人圍城斬關而入焚其公堂瞿某與幕客家奴踰垣遁惟留婦女於署亂民至署盡褫其裏衣並綉鞋羅襪去之寸絲不挂張其四肢向外縛於樹巔手足皆寸寸縛之而散次日擢令至署始令吏人家奴升樹解縛樹既高門外行人聚觀有慨嘆者有嘲笑者有詬罵者巡撫諾敏立拜疏劾去下檄平陽府擒治亂民之爲首者太守董紳調守城參將兵及民壯二百人往捕治之亂民開堡門以火器弓刀傷之幾盡太守自至其地指天誓日出印文如俗所謂伏辨者亂民收其印文出三人交太守且約不得令之死太守以三人歸斃其一其二人則薄責縱去今調臨縣杜庭珠于萬泉余二月間在洪洞令孔傅忠衛齋杜自萬泉至太原路經洪洞孔留之飯杜嘉興人肇余宗伯之子也知余在署請與相見留二日始去深夜聚談因道翟令婦女受辱事杜愀然曰「某聞調萬泉卽遣家累南還皆有難色」某告之曰「若輩亦欲以私處向外赤身縛樹上耶」余謂令以貪殘激變宜罷官但須少緩其刑請之以謝百姓若以此斥逐刁風不可長也亂民聚至數千人城門天子之城門也可毀乎公堂天子之公堂也可燒乎急擒首惡肆之於市以爲亂民之戒若拒捕傷人雖梁保屠之亦不爲過婦女何罪而辱之若是其甚乎邵陽縣囑引民運民銷者已久西安太守金啓勳劄官運官銷之說百姓以爲不便邵陽令高佩奉行甚力鄉紳范光宗爲首遣家人李德率衆人毀城而入堂門闔皆破碎胡方伯原不主官運官銷之說太守以民變聞方伯曰「我久知其不可女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卑府可保無事今竟如何」金俛首而已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澤至邵陽幾爲百姓所擊周至城隍廟與邵陽令皆以印文伏辨與民聽民運民銷其事得解胡欲揭高令之激變余曰「此何與知縣事」高至今不知余爲解

紛也。圍城事近頗屢見。有謂州縣不可爲者。余曰：「民雖凶頑。然至聚衆爲變。皆有司之自取。若減刑薄斂。休戚相關。民安得變。卽有不逞之徒。號召聚衆。衆亦不爲聚也。臨汾令宮懋言。在縣時。百姓碎門入。裸其脊。屈縛之於柱。跪宮於堂上。使觀焉。至有以手麾之。問宮曰：「此何物耶？」今宮已爲平陽通判。不知尙憶前事否。近聞山東火耗。每兩加八錢。民不聊生。河南亦然。齊豫二省連歲大旱。且蝗蝻爲災。野無青草。余去年過山東。所親見者。江南浙江辛丑壬寅癸卯旱三年矣。今歲自故鄉至者。皆云久不得雨。大河無水。不甚通舟楫。而督撫無以上聞者。有司莫以告。徒切杞人之憂而已。

遂寧人品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庚戌進士。館選。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癸丑散館。先帝曰：「張某竟似戲且。」一改爲主事。張素輕邪。甚至與人家奴博。且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以天語有戲且之言。大慚。遂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矣。入椒房幕。有傳其爲椒房傾溺器者。由郎中。外轉蘇州知府。未出國門。丁內艱。例未抵新任者。服闋仍補原官。遂不發喪。蓋吉服坐黃堂者七日。而解官去。補兗州府。陞河東。連使。旋內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皆椒房之力也。時北門明方與椒房傾軋。憎人及其儲胥。以遂寧私穢阿椒房事。上聞。奉張某永遠停其陞轉之旨。戊辰年。遣椒房北門等六人。至鄂羅斯定疆界。遂寧與海寧。荆垣。陳西。安隨行。所以困苦之也。椒房勢稍振。思爲遂寧量移一官。而吏部既奉停陞之旨。不能爲之地。遂寧遂以重賄結銓曹之好貨者。適大理寺少卿員缺。吏部巧于立言。云除張某係奉旨停陞之員。不行開列。外奉旨。張某補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人品可知。未幾擢浙江巡撫。改兵部侍郎。督學江南。陞左都

御史刑部尙書江南總督。即有河道總督之命。其家富可敵國。遂寧巧於取。又所歷皆美官。先帝頗信任之。如張志棟、張伯行、趙世顯、蔣陳錫等。皆由遂寧薦之。於造膝時。俱得開府餽謝。動十萬計。然未幾皆叛。成不共之仇。蓋苦於遂寧之無厭也。籍椒房家。有遂寧所書字扇。沐恩門下小子張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書。先帝問視河工。遂寧迎謁。入御舟。先帝責其治河無狀。用人多私。遂寧免冠長跪叩首曰：「臣孤踪求皇上銜全。」先帝曰：「跪上來。」去御座咫尺。先帝出遂寧所書字扇。以字向遂寧。遂寧魂魄俱喪。先帝益輕其爲人。命內監擠之於河。侍衛唾其面。後入爲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尤貪婪。而更佐之以刻薄。丁外艱。先帝慰留之。遂寧竟不具疏辭。先帝謂左都御史揆叙曰：「朕雖云奪情。張某並不疏辭。是無情可奪也。近來九卿居高官。即不復知有父母。如張者甚多。」遂寧始以求給假治喪爲言。而終不去。先帝無微不燭。深知大僚皆戀位忘親者。而上氣屢爛。不可收拾矣。大行宴駕。今上尙未踐昨虛。已以聽而政府禮臣無當上意者。遂寧時爲六卿之長。大禮皆定於其手。顧不學無術。性又剛愎悍戾。大行去郊。天僅二日。祝文已繕寫矣。上傳問九卿祝文將何如。遂寧曰：「應書嗣皇帝名。」上曰：「猶未御極。奈何。」遂寧曰：「父作子述。誰敢有異議者？」上又傳問德妃尙未上尊號。即位向德妃行禮。宜何稱。遂寧曰：「宜稱皇太后。」上云：「大行初歿。猶然德妃也。」遂寧曰：「世祖升遐。先皇繼體。大書曰：至皇太后。前行禮。毋以子貴。誰敢有異議者？」蓋世祖時所謂皇太后。即太宗文皇后。而先帝之太皇太后也。先帝即位。即下詔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遂寧不通文理。又不虛心延訪。遂致皇太后竟無上尊號之詔。皇太后薨。人駭然。不聞有詔上皇太后尊號。而忽有皇太后哀詔。何也。上集九卿以下六品以上。上大行諡。有謂宜稱

祖有謂宜稱宗者。議未決。禮臣有主世宗之說者。衆頗以爲然。而未敢昌言之。禮臣書二紙。一書祖字。一書宗字。至遂寧前。遂寧奮筆于祖字紙上。書曰。「吏部尙書張鵬翮。」附之者。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左副都御史金應璧。兵部郎中盧弘熹三人而已。宗字紙上。則戶部尙書田從典以下。皆書有微言。世宗者。遂寧曰。「世宗非美諡也。」禮部左侍郎景日昫曰。「世字不美。何以處世祖。宗字不美。何以處太宗。」遂寧曰。「明日再議。」皆散去。次日復集。遂寧謂衆臣曰。「已定聖祖仁皇帝矣。」諸九卿有囁嚅者。遂寧曰。「謂先帝不足當此數字耶。是誹謗也。誰敢有異議者。」遂寧旋入政府。奏誓不可不看。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其夫人妬悍之至。遂寧爲部郎時。一日早朝歸。夫人訝其久不進內室。出戶私窺之。遂寧朝衣未脫。立於僕夫之床前。僕婦雙足長尺架披肩。上裸而淫之。夫人持皮鞭直入。遂寧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僕婦。跪受責。又夫人未至京時。遂寧娶妾已生女。其夫人來。俟遂寧出門。即呼媒媪賣妾。並令携女去。至今不知所之。夫人之性最貪。爲浙撫河督時。賣獄鬻官。幾於對開幕府。如廣西之孫延齡。孔四貞也。長子張懋誠。丁卯舉人。官給諫。次子張延齡。爲河工同知。暴虐妄亂。過於乃父。孫張勤望。以任子補順天通判。庸惡陋劣。實爲家宰。日與書辦香火定盟。凡吏部事無不關通受賄。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余嘗謂宜以刻薄寡恩。頑鈍無耻二句爲對聯贈遂寧。有云。猶未足以盡其爲人。

談諧之語

談諧之語。頗足解頤。王尙書世貞。訪嚴侍郎世蕃。聞人辭以傷風。王舉琵琶記牛氏所唱曲曰。「爺居相位。怎說得傷風。」嚴恨甚。遂成世仇。此因談諧而得奇禍者也。李文正東陽過其子兆先所。兆先不在焉。

李題其几上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他日李人朝兆先至其書室亦題其几上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子戲其父狂也而近於悖矣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良朋相聚何嘗不可以談諧見雅人深致耶程少司空正揆漢陽人性滑稽有科員某以小嫌劾其太老師廷質時某科執之甚力且稱之曰「他」旁人有恨之者曰「太老師而稱之曰他可乎」程曰「此非公之他也」某科恚甚即劾程門葉子及祭告時挾妓亦下九卿諸公薄某科爲人因與程約但堅不承即以言事不實黜之某科厲聲責程賂錢度日程曰「藉此獲利始可謂之賂錢今我無日不敗而足下指爲以賂度日冤哉」又詰奉旨祭告而宿娼何也諸公駁曰「有何憑據」某科曰「地名某妓名某某年某月某日事」程笑曰「此等事生平所爲甚多即祭告時亦不僅此一人我已忘之矣而足下尙能記憶乎」因以不謹罷官居鄉談嘲彌甚有戚屬延新親席間推程行令程視其人非雅士也曰「凡飲酒者照所飲第幾杯或詩或諺說一成語」至其人第五杯應說五字其人持盃而奔無地自容有困耳教之者曰「五夜漏聲催曉箭」其人喜甚遽引滿曰「五夜漏聲催草薦」座客以其爲主人上賓也匿笑而已未幾酒至程恰第九杯程大聲曰「九重春色醉氈條」賓主無不狂笑程職方周量字有隴南海人嗜檳榔一日早朝新城王尙書士禎占口號嘲之曰「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天未啟轎中端坐喫檳榔」任御史弘嘉字葵尊宜興人疏定朝服等級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舍利猴冬夜入朝雪夜寒甚新城戲爲詩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新城官大司寇時徐家宰潮爲刑右侍閱爰書囚有名螃蟹者徐曰「今年津門蟹甚

多而賤。」新城曰：「公以紙上郭索遠思，朱顧耶？」薛戶部奮生，字大武，河陽人，豪邁任俠，與同年飲，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居我幕下。」新城曰：「恨子非嚴鄭公。」家鈍翁先生挽賦詩云：「少日詞場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長洲文黠，字與也，衡山裔孫，常爲鄆陵梁熙字曰，搢作江村讀書圖，新城題詩云：「門外漁航箇箇輕，春流滑笏穀粒平。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鈍翁題詩云：「約取春江入畫圖，亂紅殘絮擁菰蒲。鄆陵野色平于掌，也有江南此景無。」漁詳見之，詞曰：「吳子乃爾輕薄。」鈍翁笑曰：「勿多言，行且及子。」又賦一絕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捲卷費沉吟。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新城有江花江鳥之句也。毛檢詩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不喜蘇詩，偶于座上嘗毀之家，蛟門先生懋齡起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如此詩亦可道弗佳否？毛拂然曰：「鵝也先知，如何只說鴨耶？」工部郎官有管理街道之差，出則二黑鞭前導，而一隸肩獨板在馬後，仁和汪郎中璽字樊榭，以啓賀其僚友某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大噱。陸御史祖修字孝武，松江人，東海尚書門下士也。東海方與比門構釁，有傳臘塔者，北門之甥，爲旗員武職，頗貪怙，陸思借之以傾北門，誤糾吏部侍郎之傳臘塔，在銓曹有狼籍名，遂去官。而武職之傳臘塔固無恙也。傳恨甚，遂假依北門，北門憐之，而知其切齒于東海，遂奏復其官，旋擢兩江總督，叢刃於東海，致東海發憤死。傳請所屬曰：「東海已處之頗暢矣，我有怨家，尚思所以處之也。」屬吏解其意，遣人至松江偵陸所爲，陸窘甚，挈家避南海去。吳諭德廷楨自蘇州來，下榻余家，偶言陸御史避仇南海，吳曰：「所謂君處東海，寡人處

南海也。」詞林諸公分曹轟飲。先公與大宗伯韓慕廬先生居西曹。觴政大勝。宗伯曰：「東曹屢敗，豈無有志之士，欲雪三北之耻者乎？」吾輩宜預飲數白爵以待之。因浪吟曰：「江東子弟皆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先公笑曰：「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一時哄堂。先君司成時置酒召客，德清胡先生居上坐。先生名渭，字肫明，外舅。大司寇蒼山胡公之從叔也。嘗年宿學，而性頗方嚴，面折人過。酒間偶令各舉打油詩。或曰：「大道禿龍無四爪。」或曰：「月迸山頭獨眼睛。」或曰：「星飛天放彈，日出海拋球。」或曰：「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或曰：「板側尿流急，坑深糞落遲。」或曰：「寬扯包頭圍綠野，倒排牙齒嚼青天。」有某沉思良久曰：「粗材一所包男女。」胡先生曰：「諸句皆有意致，獨此語索然無味，必足下杜撰矣。」人問其故，胡先生曰：「我看此句與渠平日所作不爭多也。」坐客爲之捧腹。癸未八月，余出都門，宗人份字武曹，上鉉字文升，澂字荇洲，絳字玉綸，棧字安公，釀分相，饒家無元，兄庚戌生，玉輪兄辛亥生，安公兄與余俱壬子生，而月份稍長於余。玉輪指余曰：「無己壬子生，安公似小一歲。余拊安公背曰：「此亦壬人子也。」宗人皆絕倒。僧某作詞云：「髮挽吳綾幅，裙拖蜀錦綢，新妝纔罷下危樓，手挽青絲騎馬射城頭。」有無錫輕薄子某，喜爲俚鄙詩者，嘲之曰：「從來蜀錦不名綢，旗下人家絕少樓，可惜纖纖好雙手，硬差排去射磚頭。」某無錫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無錫杜詔字紫綸，方爲諸生於道左獻詩。先帝頗許可之，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啓視則「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絕句云：「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五月二十三日。

周鍾項煜之死

福王僭立南都。生殺子奪。無一不乖謬者。惟於周鍾。項煜之死。至今人以為允當。余意獨謂不然。周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為人頗敦篤。倫理欠崇。積一死。大負生平。律以不忠之臣。雖百喙無可置辯。乃元宋紅巾。堯湯高等語。見載輟耕錄。遂引入爰書。棄市。此何說哉。聞悍帥劉澤清。曾全幣聘之。不應。有季弟曰鎔。曾同阮大鐵家。環坐大罵。鍾不為謝。以此兩人切齒。傅成其獄。李舒章。虔為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鄧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一項煜居家。簞篋不飭。為公論所殯棄。在朝屢以詭激市。抗直聲。闖賊於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於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稱僞號時。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毀形。易服狀。為陳侍御所糾。其日月可考也。當時竟以污僞署殺之。以彼棄妻子南還。三千餘里之遙。不一月重繭而至。即使曾從闖賊。偷旦夕之生。辛苦賊中來。亦直留其殘喘。以勸來者。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諸臣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技去之。若水心者何罪。嗚呼。亡國之帷幄重臣。有為新朝之佐命者。介生水心。皆小臣耳。罪宜未滅。况又間阻南返耶。大約更玉改步之時。傳聞異詞。是非失實。馬上英雄。阮大鐵。小人中之最不堪者。蚍蜉螻蛄。不過槐國君臣。如周如項。一死本不足惜。尙論者。應詳加考核。無左袒貴陽懷寧也。五月二十八日。

女子之禍

明末流賊之起。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官京師。娶妾甚嬖之。其妻乘傳至。立遣去。迅電不及掩耳。羽健恨甚。遂遷怒於驛遞。倡為裁驛卒之說。而懋附和成之。一時游手十餘萬人。倚驛遞糊口者。無以為生。相率為盜。張獻忠亦驛卒也。淫毒中原。顛覆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

贖也。吳三桂飲田皇親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陳沅者。色藝冠倫。三桂醉。長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謝世後。當以持贈。」李自成陷京師。三桂方鎮山海關。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納款矣。時嘉遇已死。遺命家人送陳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載道未遑也。三桂偵知陳沅爲劉宗敏所得。聞之。自成諭宗敏以陳沅還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滅。女子之能禍人家國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功臣不可爲

烏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咸請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爲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昧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吁食。舉酬助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乘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爲槌心而泣血者也。彼夫猜忌之主。其才庸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剪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旣而閱所上紀功册。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胆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旣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爲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叙功則撼其

詐僞。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呈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盡爲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徵。而愛暱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終。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末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之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爲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僂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二月十七日。

秦中凱歌十三首

軍聲鼎沸米川城。帝簡元戎詰五兵。班劍袞衣龍節至。岩疆赤子慶更生。
寵命初登上將壇。相公自出逐呼韓。錦衣驄馬親臨陣。士卒慍騰敵胆寒。
詞臣舊賜繡宮袍。肘縮金章擁白旄。賞遍三軍溫挾纊。恩加萬帳飲投醪。
指揮克敵戰河湟。紀律嚴明舉九章。內府新承盧矢賜。令公引滿射天狼。
陣前金甲繡蛟螭。五色雲開玉帳旗。青海已聞傳箭去。天山又見掛弓時。
畏威而縛出千群。手把旌旄掃惡氛。朝野競誇新戰績。破羌不數趙將軍。
大纛高牙五等崇。身騎御馬佩彤弓。元和天子原神武。收復淮西賴首公。
連營鼓吹凱歌回。接壤歡呼喜氣開。聞道千官陪綵仗。君王親待捷書來。

昇平嘉宴舉金觴。露布星馳奏未央。道左褰帷皆大將。望塵迎拜郭汾陽。
邊燧消時戰鼓閒。戈戈解甲入重關。揮兵已奪狼頭纛。胆落名王慟哭還。
運籌決勝洞庭空。麟閣威名破遠戎。却笑龔霄稱兀卒。當年獨說范韓功。
飲至元功竹帛名。至尊頒賞遍行營。一時下馬聽明詔。遠近同呼萬歲聲。
黃金堂印鎖三秦。鐘鼎旂常社稷臣。萬里穹廡歸聖化。窮邊影絕射鵰人。

觚臚

清鈕琇

布囊焚餘

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僧寺。抗守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運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近體二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間位在於演桐江。空繁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秦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意思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髯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青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生穉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巔。有覩此面目。難爲父老言。智者以爲辱。愚者笑我頑。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旄。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焉。

虎林軍營唱和

吳愧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繹綫過。睡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遶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選名。無端世網忽相嬰。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潭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園士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繫維身。流螢夜度緇袍冷。採蕨朝供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佩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爲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錡鼎。不聞有夢召行塵。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殲。法過緡略陣雲明。運移宋歷終江海。功就蘄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國云。聞闔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抉眼衰年看越人。羅刹江頭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簫鼓樓船春復秋。謾請每摺丞相怒。何書常應老翁求。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喙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南牧。緡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輪輿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

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籠燈爲鱗甲。蜿蜒垂虹。鈞雪間。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英自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徧。插竹懸毬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履擬畫圖。燦燦遊人齊祛服。盈盈艷女特當鑪。豪門得賞鰲山景。深夜甯愁涼露冷。鈞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橋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寶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鼉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女牆弔月啼寒螿。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樂。每事還嫌舊日疏。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雲流。舞罷朱欄叢綺綵。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堵烏。步月爭看鸞艦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擁香車。競梳高髻稱浮瀆。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儂玉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情疑。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有揚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閒吟聊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願

英白名偉以字行。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崑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爲工。故微傷於氣。然秋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愧爲風人也。

酒芝

江右李太虛爲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岫雲備兵九江。按上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願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三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者。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其晨夕甚歡。梅村亦隨謀。王氏孳孳。李奇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讌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伯酒。李辭曰。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請讀。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闕。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賈舶歸。然所贈費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器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覓薪。李即發器。器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呼酒。敗不可飲。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罍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爲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爲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爲疎財敦友之報。而岫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募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埘豕圈。小有萎妖。輒曰：五聖爲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蕭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闌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諭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俑。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子遺。

扁舟訪隱

徐俟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鶴跡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怨鶴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沒。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生方沉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悶絕。欬仆書床。旣而鳴咽。爲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蘇。鶴亦飛去。董若雨爲之賦。怨鶴行云：白鶴復白鶴。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一解不鳴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許。三解白鶴長鳴。行客沾裳。白鶴淚垂。一何琅琅。鶴鳴尙自可。鶴淚愁殺我。三解呼郎來。前念郎愁苦。儂不願封侯。願君還故宇。欲知

腸斷絕。衣上錢塘雨四解。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用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臆膊三纏。柱忽開裂。跳出一縷衣。纏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遶地疾走。衆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嗔然有聲。以漆盒緘投。移時聞寂。敢視則化爲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禾郡已改服。雍髮矣。而人情搖搖。猶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顰蹙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雍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禾。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闕返旅。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益都高義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問新名在逆籍。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啟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嬰兒。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爲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擁兒於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宗與己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聞者傳爲美談。今協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孥。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娶骨肉。仍享廡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僕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後。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齷齪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倪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僧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讌招提。是僧隅坐。酬飲。商聲覩視大怒。亟辭之。又不能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月。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來而泣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面加嫺侮。則晒而置之。其腐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蚩蚩然。肩負擔而口吟哦。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咏相示。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云。吟思自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鏗金露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耳。

事類翁子

孫天閑名階。曠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子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白洙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為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瘵。改適於孫。不半載而病瘵者愈。孫

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下斛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臯。臯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蹁躑。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爲鶴固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錢者。亦許以蛇贖。由是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狸奴。見其面空撲蝶。俛仰可觀。遂令百姓捉蝶。因此置史議罷去。

借臥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爲絕類。桑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爲伴。家貧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後爲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臥。客路清惟有鶴隨。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五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去。琤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除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請朝常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若無人。蓋尸解矣。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潛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執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日照詩人衆圍問此係誰作能誦其上句否遂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續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奉畫像凌晨必焚香誦咒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伯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踊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呼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吾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瀾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几案食物爲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手拈豆一顆問子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子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雞卵問寅旭曰先有雞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雞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也潘曰西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白鷓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鶴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遭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蛟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羴。殺已五六歲。因爲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纍纍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爲搜取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沉蕩。浮木桶七十人爭取之。即沉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瓦瓶各二。質甚粗碎之表裏。整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青葱倍常。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飈。村落之家。漂牀沉竈。人盡露處。繞郭衆所。罹禍尤烈。枕屍大

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日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皆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熒惑入筮。與南斗祇差一度。筮主風。故風力益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雨益狂。狂。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頹牆將屋者十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孽。熊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翩翩若驚鴻。性獯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嬰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携至虹橋。終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壙。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舊縷雲集。當梁紉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吟嘯。倖竊科第者。皆僧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僧之藪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臥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隣。覲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市交於伊維。赤羽迫於淮徐。

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微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魏科瞻學。又於陳爲先。因昌言於人口。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惡夢。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吟褻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美辛巳初夏。結褵於芙蓉舫中。蕭鼓遏雲。麝蘭襲岸。齊宰合卺。九十其儀。於是三柳薦紳。噴焉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磚彩鷁。投礮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曰。爲終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鑄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繁。惟柳是問。每於晝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緲浮棟。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一失。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著色。宗伯赴召。旋置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齊至高閭。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肩筇。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彥。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蒂。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爲柳儒士。越十年。

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爲仙其中秋日携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窺簾缺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澹暮愁船牕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麝尾風牀書亂鏡搔頭五洲烟水長如此願逐鸕夷泛急流其他詩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數生一女嫁毘陵趙緝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婿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誑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宋亡人奩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兒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噴集如舊柳遣問曰今將奚爲宗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贖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爲富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言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盛親及門人女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用懸軍端以致辭曰妾之貲盡矣誠不足爲贈則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吝惜也衆始解散其夕執豕烹羊肆筵設席申旦而祭宗嚙至柳諭使列坐喪次酒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遂遠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子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縛絳之風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縶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老從容

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給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鬚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雲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醮。終身以之。即奉雁素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誚鄭

潘稼堂未遇時。常游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裕。少年善諫。以潘夙有高尙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薇。云。潘即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每句隱一事。誚鄭子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李侍御

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作置不問。一日。錢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覲生乎。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義門尙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

頃霧散。驢踰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猶人云。乘熱取置麥廂。經宿尙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傾而勇力絕人。沈鷺多謀。弱冠中魁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爲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任宦當作執金吾。娶妾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說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甚。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顴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嫺崑伎。令侍櫺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一道者縉互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縈縈。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圍鎖鑰。尤稱重任。天下尙隆推轂之儀。將車獨當受腹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憾。石侯以田資之親。坐膺紱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

諾延陵降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賸。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縶。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狹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爲。卽詐書與襄。訣勒軍入闖。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郿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茀之服。從以香鑿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鬚風鬢。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泫。嬌態逾增。自此山秦入蜀。迄於垂鐵瀝雲。重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飯依。上將匹合。大藩。憶當年。秦羅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茲。且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盛有咳吐九天之羨。柳村太史。有圓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雷瑤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衣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賊里篋。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生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自誓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携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

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峨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官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灑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徵詞也。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山向有永歷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連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綿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絕。以從園囿之好。延陵旣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彩。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昨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譜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帶弱絮於繡綉。培輕塵於玉几。旣蹈非偶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妾中間。而後婦悍妒絕倫。翠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媿。如圓圓之養姥。曰陳姑。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

齒暮請爲女道上霞帔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耶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遣逆丁已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碑蕙嬌鶯。聯轡接軫。俱入禁掖。耶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碧血

膠城黃陶庵先生。爲諸生時。卽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郡邑試。是夜家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歎息者。已未歲余於都門。遇陸翼玉元輔。卽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儒召試。試時忽有風掣其卷。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爲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慚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丹。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

唯西漢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漢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訓史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爲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爲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爲治。要實有與民痾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更名言。凡爲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除夜觀上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燄然。色甚淒慘。夜向午夜。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窳無朔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迪爲留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朶。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大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翫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爲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黃者。寂焉無聞。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爲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家。比屋而居。金銅大欄。瓊橋而集。花時則錦幃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携觴。微歌嘖茗。一椽之饌。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洩旬暗讌。以爲常。士人以是殫其蕪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幹。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詩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頃與亳接壤。余日躡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游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糕

斗口銀紅

花紅鬚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閔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蕙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鱗金

金玉交輝

紫羅欄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貌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大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鳥

屑綺

蜀錦

臙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鳥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撻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市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蠕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疋馬色紅有以疋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士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爲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爲之無其巧幻出鱸金娟娟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爲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爲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

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塲然支家新紫嬌賦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買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爲今日之雉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子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憺然不能言但兩目睜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膊悉用密釘竟成人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爲拔一針僧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卽駭走市人檢僧鳴縣押取解藥爲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帖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滃然瀾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爲雲蟲

產龍

資四者沈丘槐店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晚期夢黑丈夫頤而髻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

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鬃。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窆焉。不三日。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鯛陽之門。僱而力乃得人。醫所穫。種程於市。每擔四十緡。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膝。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筋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標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蔣山儲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它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秦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筍倦倦。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爲無緣。正未知緜人甲子。鄰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

之間。國步跼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人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觀。國維入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鑑之獻也。闕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頓武略。飛芻挽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雞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容居斯上。飲溘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賁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此。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楚柴。忽樹頭睨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囀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並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旱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齊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

謂羨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羨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唯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獻羨藜爲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蝥蟻螟特生，必以漸，故可攘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餘，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蓄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語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閒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爲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餘。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嘖聞聲，卽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卽納口咀嚼，無異藕蔗、菓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曠日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羣嘖噪而聚觀焉。

雪蓮

浙江海甯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過雪廬。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乎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啣枚。徹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廬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懼。觀其衣極縐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被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僧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見性好博遊。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磨舳艦相銜。旌

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郡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上，斥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僉蘇之會，豪傑効用之秋。苟假奇以遊，荷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戎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背江順流而下。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賂，綺綺寶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駿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費，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君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牘，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奇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

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

粵社以榕

學者曰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卽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爲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士壯俱在南牖下。伯牛臥床。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嘆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霽。然後徒杠輿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馬褰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管越秦。豈識厲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烈。塵鄉遂無不有。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般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話。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衆感。伏籲嚴鈴。其詞曰。陳爲密雲。鋼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惻隱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尙遠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癡說夢。無非附

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蔀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倭草。環生柴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婚思競獻。吠籬之犬。詔欲爭行。蚨射潛飛。中含沙而誰郵。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上。更逢織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隣緩視。盡思錫子人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顛。靡中慘捐生而列頸。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僅凝香於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業於空庭。如謂探訪宜真。何處無渣川之口。如謂譎言多妄。徧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熟語遂鎔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矣歲將改籥。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召對楓宸。丹鳳銜綸。敕還蒲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瀆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僞贖諭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兩跛。其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僞命爲將軍。聚眾邵武山間。蔓延衢信。其所領卒皆裹首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擄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爲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僞牘。旣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僞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陸

輕山鬪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千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書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僞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剡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貫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下。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賸爲請。蕙攜謁焉。羽扇風流。令人欽揖。揖蕙而言曰。予卽粵觚中所載僞牘諭降之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爲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旣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朝關。委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彭城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鶴首不數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殺戰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貞月。令予跨蹇驅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以資餉武備。戮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參戎。量移副帥。此粵之于城所由寄也。寒雁北征。嶺鴻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觚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微之遂意。蕙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爲惜。詎公建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辯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海曙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鈴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瑊玕。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閎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巖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鏡。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鑿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眞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睛。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聖殿劍。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臂。豬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船。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寶石工裸身。盤膝。鬚膏。燃火。

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鏡。日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繩一人。捧火三洞。正洞石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蛙。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積青花。及眼牛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綉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黠然黑色曰鐵捺。如蜩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純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州明。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烏目石嫩。眼侵上氣者。若象牙。其眸分明。亦是貴。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眸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倩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互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緇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

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其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微其說各獲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慮。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於眞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書掩。蠟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而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砢。堆牀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爲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神珠。明珠文具。沉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紈。辟雨之毳。子曾不是求。而耽情於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豈奈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爲已多。而繁縟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忻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三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爲石。在天爲星。石之爲質。頑然粗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錯。發墨華之滂蔥。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於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萬里滄江。一峽東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有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遂古草啓。誰鑿鴻濛。剗剗端紫。唐斲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謀。傳瓢澗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剗剗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瑤。其質則膩若搏粉。縝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

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黝然而翠。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暉，蒸爲紫雲。馬肝純色，火瘖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酩酊，顏天孫七襄而錦紋。水月清華，凝爲焦白。平鋪鮫綃，樓截崑崙。雲霏其巖林，河耽耿以洪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青花最貴，隱起石膚。乍沉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於遙天，魚兒戲於清渠。綺縠之理，瑩香蘋藻之影。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暈重重。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爲丹砂，黃爲象牙。圖爲鸚鵡，長者爲鴉。或孤標而雙映，或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鷓鴣之斑，鱗血之邊。各綯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顏武。留精純，去苦澀。因圓成規，遇方爲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爲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腹，或壁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鳳唼而鶴鶴。風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銘於是，鏤以散粟之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阿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掖。其受舉也，差差鱗鱗。融洽停勻，石與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醇磨之無聲，浣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留。連轉無滯，墨飽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敝，使心忘手。使手忘器，故當妾視龍尾，膝蒼金星。澄泥斂色，雀瓦銷英。彼洮河與溫磯，迥莫敢於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涅不藏滯，滌不留垢。幽人之潔也，廉芒內舍，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瑕不掩瑜，膺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爲真色。無味之味，是爲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之，浴之

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穫不虛傳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士者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鳧唯此硤硤與吾爲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詫奇珍於鄉里而壓風濤於江湖也客乃惴惴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硯林不知日之既暮夫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爲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爲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爲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爲鞋都下傳之以資噓噓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煙亦可笑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官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爵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真

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資於秋澤錢氏錢以嚮腐爲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遊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噉如雪蛆遠餽於蜀山荔漿徧嘗於閩海紫蟹一夕五百盤擘嘗於瓜步黃魚一頭六百斤割脆於江陵其目之所覩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園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婁江老梅一株虬枝遠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瓣重樓大於盤盂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觀者晚年倦游歸嚴墓築堂村中曰蠶螟寄東偏芙蓉閣爲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易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敕大臣製青詞一聯懸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爲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爲山人諱也

英豪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擺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取一口。手操不律。一日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舞劍一週。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也。夢龍文多游戲。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率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傾。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踖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授之音。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日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常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匕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授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僂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真不令人易測如此。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曉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閩。十三年。中德參軍陝西。攜家入秦。秩滿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妻非妾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盪櫛於鞍馬之間。炊紉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獲升斗祿。承菽水歡。方以團圓爲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於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焚焚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誼。適於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爲師位於堂。列坐諸弟。誦誦無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裘葛以時。寒燠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襟微纒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款迎。或匿章而潛竄。貽辱含汗。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况問之巾幗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

臨遠不數里。貞順手掣長歌。題爲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勳臣。蚤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踞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鰲龍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月涵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閔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縑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入其中。如風行破絮。恆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蒔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爲之

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緘爲履，較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杖頭置牆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共呼爲阿顛。其腰間懷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燒火燒之。見人來，卽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尙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臥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啣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爲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持持己之道宜然。」卽此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汪陰，僦一樓爲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效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諸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筮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爲同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爲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卽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關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爲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留別也。」余以藁呈，中有滌字訛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

細楷改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疎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於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多何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求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皮於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啞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有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其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象聲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即墮王啓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

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騰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吳南村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日者有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蓋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畜盡散歸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林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塞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香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漫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爲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爲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專以暄紅咎西崖也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而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爲之背穹而旁毅四周加以鑿茨前後多穿小隙爲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曰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煖之熱則鼓翅以涼之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惰則刺

而昇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出。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群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余因歎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

核桃舫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核桃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翥。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偶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魴。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之玉面狸。比諸佳人。西子以浣紗始。以泛扁舟終。蓋其性樂水。而一人吳宮。便能亡國。河魴於桃花春漲時。盛鬻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致殺人。似之。趙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枝初擘。絳囊狀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似之。楊太真。翠體豐豔。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所獨。玉面狸以果爲糧。至秋乃肥。麩裹蒸食。脂凝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寧波江瑤柱。洞庭楊梅。宜興柿。狐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頃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獠獠部落也。中國有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盆水席中。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裹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而頰發頰。皆酪酎而散。謂之頃刻酒。

豕蛻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約五十餘斤。晚臥牆下。飼之不食。捶之不起。視其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割而鬻之。而日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徧體作粉紅色。委皮於地。若蠶之脫殼者。然口嚙嚙有聲。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并攜所褪之皮。送於福田禪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光堅。而舊皮連蛇。尙挂於壁。

